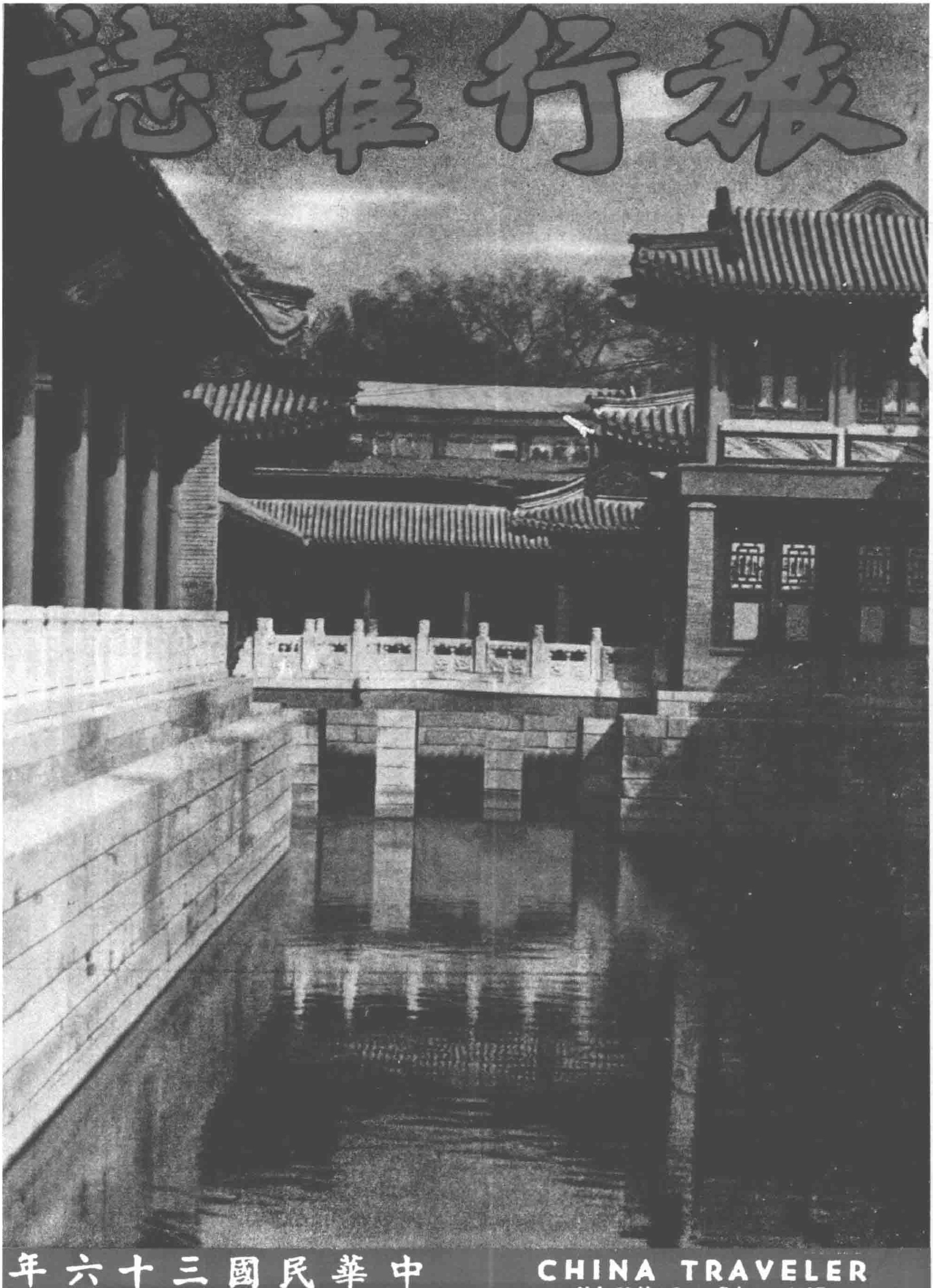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第二十一卷・二月號

CHINA TRAVELER

Vol. 21, No. 2 - February 1947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紅金牌
茶前小坐人如玉
午睡剛剛足
起來雲髻不曾梳
先吸紅金最樂
PROSPERITY
紅金
FOOK SHING TOBACCO CO
OF CHINA LIMITED
20 CIGRETTES
中國
福新煙公司出品

五七一一二八



Int. Cop. Res. Cop. 1942 Borden Co.

民生實業公司

宗旨
輔助社會
便利人羣
開發產業

總公司 重慶第一模範市場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上海分公司 上海中山東一路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各地分公司 漢口 宜昌 萬縣

辦事處 南京 沙市 忠縣 涪陵 長壽
江津 瀘縣 宜賓 樂山 北碚
合川 成都 香港 台北 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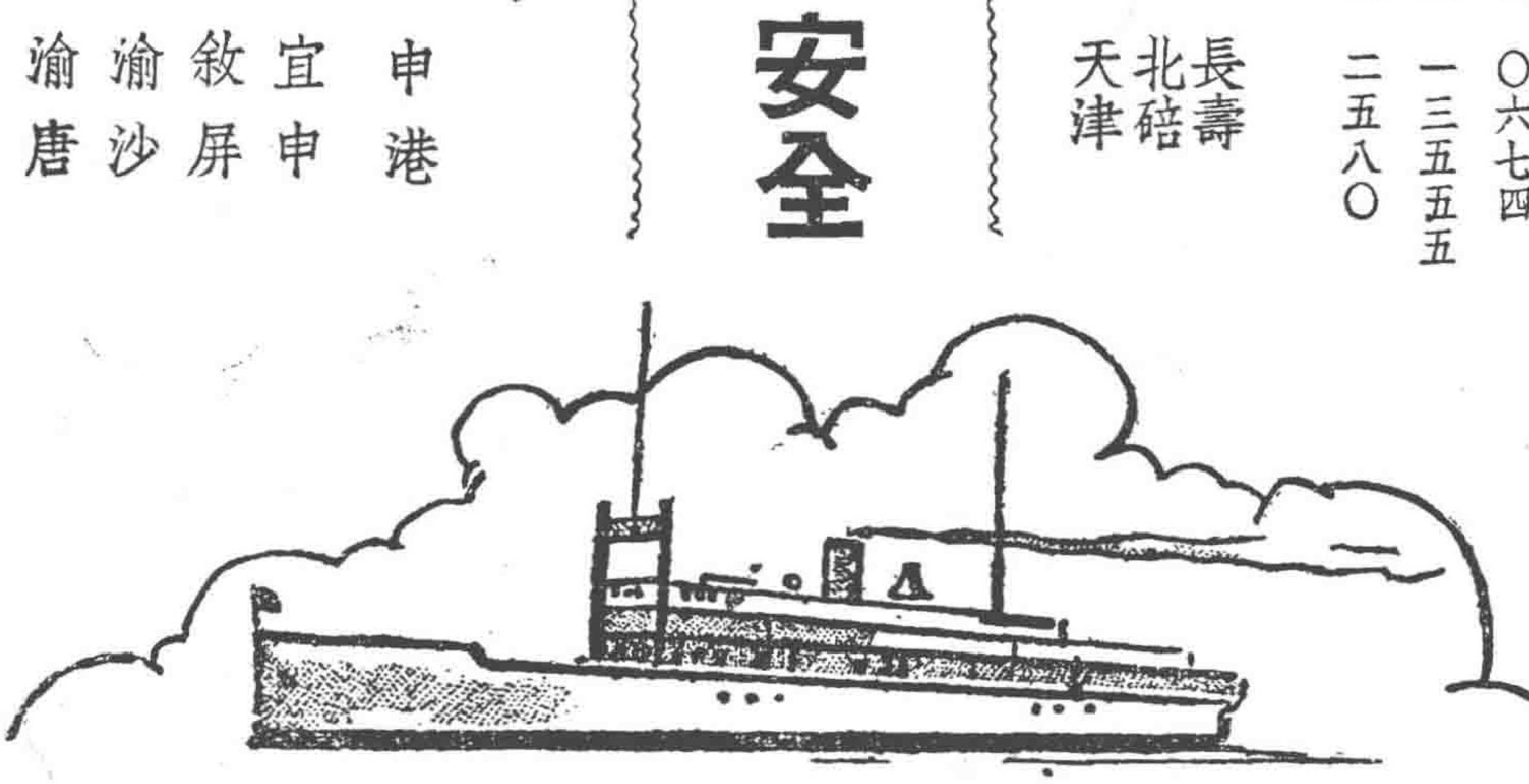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業務
機器 電水 物產 投資

航業——現有輪船九十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沿海：申台 申津 台津 申港
長江：渝申 渝宜 渝萬 宜申
渝瀘 渝敘 渝嘉 敘屏
敘嘉 渝長 渝涪 渝沙
渝磁 渝碚 渝合 渝唐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及儲蓄信託業務

宗旨：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發展國際貿易。

總行：上海寧波路五十號

本埠分行：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北四川路　上海東大名路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宜賓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鷄　長沙　長沙北城　南昌　屯溪　漢口　漢口漢正街　蕪湖　南京　南京珠江路　南京下關　鎮江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廣州漢民路　北平　北平東城　北平西城　天津　天津黃家花園　天津梨棧　青島　濟南　蚌埠

中國旅行社經辦招待所一覽表

自辦

首都飯店	南京中山路
洪都招待所	南昌陽明路
北平招待所	西交民巷
青島招待所	中山路
成都招待所	驟馬市街
西京招待所	西安尚仁路
貴陽招待所	科學路
商務酒店	昆明巡津街
黃山招待所	黃山紫雲集
九江招待所	大中路

與中國橋樑公司合辦

重慶招待所	兩路口

與鐵路局合辦

鄭州招待所	紹興里
寶雞招待所	二馬路

東北行營交通組委辦

瀋陽鐵路賓館	中山路
長春鐵路賓館	中山路

公路局委辦

桐梓招待所	車站內
馬場坪招待所	中正路
晴隆招待所	民生路
安江招待所	中山路
衡陽招待所	鐵爐門橫街
晃縣招待所	東岸正街
黃平招待所	中山路
褒城招待所	車站旁
廟台子招待所	張良廟內
邠縣招待所	汽車站
平涼招待所	牛市巷
華家嶺招待所	車站旁
天水招待所	中正門外

地方政府委辦

台北招待所	中山區圓山里
蘭州西北大廈	左公西路
華清池管理處	臨潼南門外

事業機關委辦

北平第二招待所	前府胡同
哈密招待所	鎮番街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一卷　二月號　目次

北平中南海聽鴻樓……費能勉……封面
還都散記……戴文賽……一
六天環游世界……張蔭槐……七
漢皋酬唱（補白）……九
松江懷古記……袁道冲……一一
長江行……張蔭祥……一五
流徙到岷山……洪文瀚……二五
水秀山明多麗人……修竹……三一
夜航機中……魏文翰……三三
蔦瘦西湖……朱偰……三五
美國最新式豪華遊覽輪（美術圖景）……明志……三七
倫敦小景（美術圖景）……淘金……三八
倫敦的街道……銅駝……四一
山光水色佛里堡……趙爾謙……四四
阿京旖旎風光……伍蠡甫……四七
可羅拉多高原獵奇……丁挹文……五三
美麗玲瓏的諒山……陳樾……五七
新疆文史溯源……陳澄之……六一
中國有多少溫泉……陳炎冰……六六
美國人要旅行……張德乾……六九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葉勁風……七一
交通消息……記者……七六
平漢路各段行車時刻表……七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五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叁萬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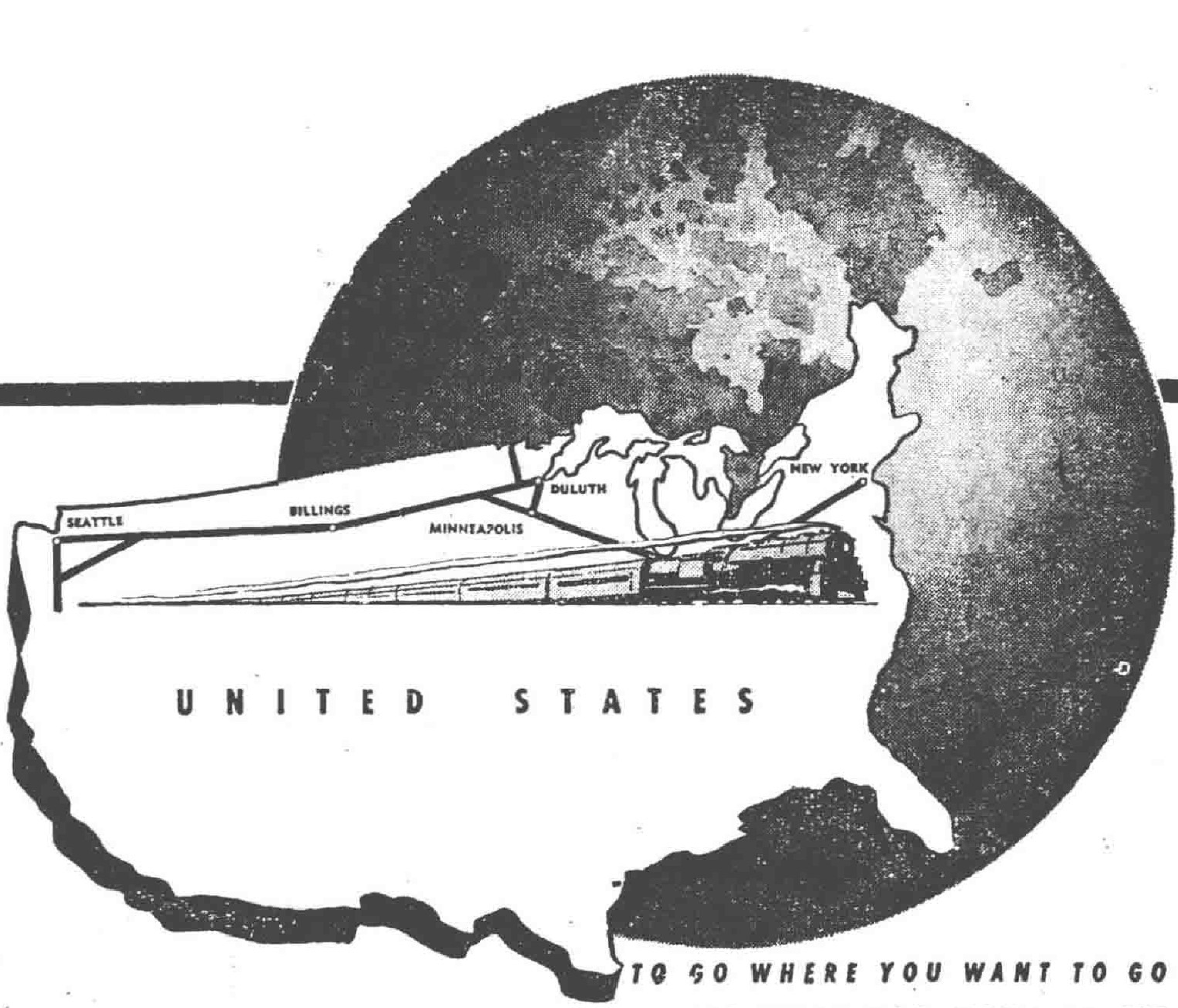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爲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　圓



TO GO WHERE YOU WANT TO GO
TO SEE WHAT YOU WANT TO SEE

IN AMERICA

TRAVEL THE NORTHERN PACIFIC

Across the continent or to any poi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and its connecting lines will take you in comfort and luxury.

Accommodations for every purse, fine dining car service, modern conveniences and equipment—all these are yours on the route of the famous

NORTH COAST LIMITED
daily from the North Pacific Coast to Chicago

The Northern Pacific takes you through magnificent mountain scenery, along rushing streams, by beautiful lakes, across wide areas of agricultural land, with stops in busy cities—a succession of thrills and enjoyment. Inquire about routings and reservations to any point in North America. Northern Pacific representatives will help you.

C. R. Throckmorton, *Gen. Agt.*, Passenger Dept.
1401 Fourth Ave., Seattle 1, Washington
A. C. Stickley, *Gen. Agt.*, Passenger Dept.
707 American Bank Bldg., Portland 5, Oregon
Daniel Tinney, *General Agent*
657 Market St., San Francisco 5, California
D. F. Walker, *General Agent*
510 West 6th St., Los Angeles 14, California

Ask about One-Way and Round-Trip Fares with long limits and liberal stop-over privileges. Accommodations to suit every purse.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G. W. Rodine,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Smith Tower, Seattle, Washington

NORTHERN PACIFIC
YELLOWSTONE PARK LINE

春在昆明・夏在重慶・秋在南京・冬在北平

還都散記

戴文賽

民國三十五年是值得紀念的一年，是還都的一年。五月底離開西南的中心昆明，先到陪都，繼到首都，最後到這一別九年的故都來了。這九年間世界的變動太多了。個人也走了不少地方。離開故都是在六月中，過三星期盧溝橋事變就發生了。於烽火中別祖國到歐洲去求學。在英國剛住兩年，第二次歐戰也發生了。勉强完成了學業，又於戰時狀態之下踏上歸途。經過了充滿危險的大西洋，經過了美洲、檀島、澳洲、南洋、緬甸；由後門進入祖國。在後方又過了幾年戰時的生活。鞭炮聲一響，勝利終於來臨了，不久可以還都了，我永遠忘記不了那一個晚上（三十四年八月八日）。那晚上我到昆明南屏戲院去看電影。做到一半，銀幕旁邊忽然出現了幻燈映出來的幾個字『日本已無條件投降』。觀衆不約而同地鼓起掌來。大家都無心看戲了。有些人跑出去了。留下來的人也頻頻鼓掌；並不是電影裏有甚麼精彩的地方，而是這大家所已經期待八年了的偉大的消息太精彩了，太使人興奮了。那一夜盟國各地民衆自動慶祝的熱鬧情形不必再詳述了。我到現在還保留着那一晚的報紙號外。

以爲就可以向昆明告別了，就可以還都了；沒想到交通的困難和國內外的種種問題又把我留在昆明九個半月，到三十五年五月底才離開昆明。交通的困難又迫我留在炎熱的陪都過夏，也沒想到在重慶太熱了一陣之後，現在又留在寒冷的北國大冷一陣。

春在昆明，　夏在重慶。
秋在南京，　冬在北平。
地名的押韻可是偶然的？
大觀樓中漫步聞花香，
嘉陵江畔揮扇求爽涼。
玄武湖上泛舟賞秋月，
頤和園裏履冰戲白雪。

我的打油詩不好意思再做下去了，太不像樣了。

一年來記還都經過的文章已經發表不少了。這一篇是從我這個角度所得的觀感：

昆明之春

昆明冬天不冷，夏天不熱。眞是『四季皆春』。全世界不容易找到幾個天氣像昆明那樣好的地方。勝利後的第一個春天尤其是春光明媚，萬物更新。紅色的門聯多添了許多慶祝勝利的句子。昆明人都儘量地玩一下，發洩發洩鬱積了多年的悶氣。娛樂場所生意興隆，茶樓飯館舞場都擁擠不堪。電影院場場滿座。話劇一個又一個地公演出來。

二月四日是立春，又是陰曆的正月初三。那天早上作者在報上看到一段關於雞蛋可以在立春日直立的記載，當時未加以注意。那天下午回到住所，看見同住的幾個人都在洋灰地板上站雞蛋，已經有八個鷄蛋站起來了。作者馬上就想到在中學時代念過的哥倫布站鷄蛋的故事。不過哥倫布是先把鷄蛋的一端敲破才站起來。現在站在我面前的却是完整的雞蛋，而且是普通的雞蛋。這眞是令人難以置信；不過事實排在眼前，怎能够不相信呢？比我後進來的一位黃君也和我一樣地驚寄。他馬上再取出五個鷄蛋到另外一個房間去，跨脚坐在地板上試站鷄蛋。像他那樣一個第一次看見鷄蛋站起來的人竟於十五分鐘之內把五個雞蛋都站起來。作者也參加，站起了兩個。最要緊是需要一點耐性。用手指把鷄蛋輕輕地移，移到那個適當的位置，手指離開，雞蛋也可以站住。還需要很平又不會震動的平面。此外，別無任何神秘的地方。那天幾個人一共站了二十六個鷄蛋，有大部分直立，有的則稍爲傾斜，好像義大利比薩的斜塔。

以後三個月中間，作者又站幾次鷄蛋給朋友看，同時證明不一定得在立春日，任何時候都可以站。三十四年立春日，重慶有個人站鷄蛋給外國記者看，許多在重慶的中外人士都跟着以站鷄蛋爲遊戲，又在外國的雜誌上發表了許多關於這件事的文章。以前以爲不可能或很難的了，現在證明是可能的，不難的。

抗戰最後兩三年，昆明有許多盟國的官兵。勝利之後他們陸續回去。沒想到他們走快完了的時候，昆明跳社交舞的風氣才大盛起來。不只年青人，四十五十的男女也都請老師教起跳舞來。春節的時候，許多人都以邀請參加舞

會代替請酒席。有時候同一天晚上可以數到十幾個私人的舞會。公共舞場也一間一間開設起來，醉心於這種西洋式娛樂的人越來越多。

昆明人最常看到的抗戰勝利品是一頭大象，是從駐緬的日軍接收過來的。常在翠湖裏供衆觀賞，有時候看守的人竟把它牽到大街上走。

翠湖公園是昆明的一個好去處。湖被許多堤分成好幾個部分。有些部分蓋滿荷葉，有些部分只見浮萍。有些部分則如冰清，如鏡平。每逢月明人靜，楊柳影裏隱約呈現一對對的牽牛星織女星。語輕輕，笑盈盈。亂世飄泊無定，萍踪相逢如夢醒。欣賞自然美景，享受人間溫情。把一切煩惱暫時忘個乾淨。

有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和幾位朋友到西山去玩。華亭寺大殿前的院子裏充滿盛開的桃花、李花、櫻花，茶花，和海棠，互相爭豔，互相輝映。昆明的春光全在這院子裏表現出來了。遍山的樹木也蒼綠得很可愛。「繞寺千章，松蒼竹翠；出門一笑，海闊天空。」海指那在西山下的滇池。在昆明的西山想到北平的西山。我國每一個名山裏總有幾間寺院。

「超世方知城俗累，入山不覺道心生」

離開昆明的前幾天，被約到西山太華寺住一夜，在一個大學生夏令會裏演講。可惜那天天氣不好，陰雲罩天，又下點雨，不能到外面去玩。夜裏風很大，相當冷。

五月中才決定於月底動身，和幾位同事押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圖書儀器及各種公物回南京。聽說重慶到南京的船已經接頭好了；所以要儘早從公路趕到重慶去搭船。

在住下了四年半的地方，臨走的時候難免有許多事情得結束處理。在兩星期內還得收拾行李，向朋友辭行，承朋友餞行。在餞別宴上又好幾次吃到雲南特產的鷄棕、大頭菜、乳餅，宣威火腿，和汽鍋鷄，喝了不少的普洱茶和蒙自雜果酒。

離別的日子終於來到了。享受了四年半的幾乎不斷的春天，現在到了向這春城花都唱驪歌的時候了。雖然向許多留昆的朋友擘言，也許不久會再回昆明來，心裏却很明白這種可能性是不很大的。五月廿七日整日忙着辭行，和買幾樣路上應用的東西。又在走過了幾百次的南屏街、正義路、華山南路重復走一次。很奇怪，在一地住久了，那地方的人物，街道，等等都成了一個人的一部分，在一個人的生命裏佔據了不可消滅的地位。

中央研究院在昆明有三個研究所，天文、化學，和工程。天文搬回南京，其他兩所搬回上海。這次復員也決定天文所先搬，包了五部大卡車把公物及私人行李由西南公路運到重慶，然後從重慶搭船沿長江下南京。由五個職員和一個工友押運；另外還有眷屬四個人也一同走，所以一共十個人。巧得很，卡車的老板從前就在天文研究所担任司機，幾位舊同事都和他很熟。他離所之後努力經營，現在做起老板來了。他人很和氣，很靠得住；也就是爲了這個原故，我們才租他的車。每部車裝三噸公物；早幾天就裝好了。車停在西郊潘家灣中央研究院裏頭，同事們也都於五月廿七日晚上搬到那邊去住。

五月廿八日天一亮大家就起來準備。七點半動身，經過環城西路、金碧路、拓東路，停在東站檢查。在這段路上作者心裏充滿强烈的情感，眞是難以文字形容的。這段路上兩旁有幾個作者四年來最常到的地方，此時揮手告別，未知何年何日才能再回來。金馬碧鷄兩個牌坊下已有許多行人熙熙攘攘地過着；近日樓前的園場向東的一半已經排滿新鮮可愛各色各樣的花在陽光下爭奇鬥豔了。春深了；雨季快開始了。我們在雨季來臨之前走，似乎表示我們所留戀的只是昆明的春天。春走了，我們也走了。實際上，春並沒有完全離開昆明，因爲這可愛的小都市是「一年皆春；」而我也沒有完全離開昆明，我好像也把「我」的一部分永遠留在這地方，沒法子帶走它。因此我永遠和昆明有點連繫。永遠不會忘記它。

在東站就擱了一小時，買了一份當天的報紙留爲紀念。八時三刻又動身。別矣，昆明！別矣，鳳凰山。別矣，那留下來的「我」的一個小部分！

滇黔道上

走公路有三種危險：（一）被搶，（二）翻車，（三）因車拋錨或食宿不衞生不規則而生出病來。抗戰了八年，窮的人很多。有些人只想搶點財物來做自己還鄉的旅費。有些人認爲還鄉的人身邊總帶不少錢，所以便大胆地做出搶刼的犯法行爲來。我們應付這三種困難的方法如下，少帶現欵在身邊，需用的欵子預先或託人匯到貴陽重慶去；把重要的個人行李也裝在大木箱裏；合帶了一箱藥品。作者個人還帶了三種殺蟲滅蝨的藥品（其中一種就是DDT）。臨走之前，也買了一把鐵鎚和一包鐵釘，預備路上到處可以把蚊帳掛起來。這些東西以後證明是非常重要的。每人也都帶些罐頭食品；預備車子在山間拋錨的時候用。

五部車子緊跟着往前走。每部車子有一個司機和一個助手，所以連我們一共二十個人。老板自己開第五部車，他的助手是隊中最好的機匠。一有車子機器發生損壞，第五部車就停

下來幫忙他們。

十點半到小新街，停下來吃午飯。下午開了不少路，經過曲靖和霑益只停下來辦登記手續就繼續往前走。路上看見了不少巡邏的兵士。聽說楊林和霑益附近都發生過不少次刼車的案子。霑益是個新興的小鎮，目前是川滇鐵路已成部分的終點，所以鎮裏充滿旅館和飯館。六時左右五部車先後到平彝縣，選了一間旅館住進去，晚飯也在裏頭吃。飯倒不錯，房間却很不乾淨。大家都不發怨言，因為早明白走公路是非吃苦不可的。那一夜幾乎沒有睡着，整夜被臭蟲咬。我們都自己帶行軍牀，舖蓋，蚊帳等，又施用各種殺蟲藥，還是敵不過這些討厭的小東西。這裏的臭蟲都很小，能穿過蚊帳的洞。

第二天一早就起來，可是為了下大雨，所以等到八點鐘才動身。當地守軍的一個營長和八名兵士附搭我們的車到盤縣。他們是負責巡邏這段路的。得到他們的保護，被搶的危險便減少很多了。天雨路滑，所以每部車都有一個輪子掛上鐵鍊。沿途車子發生小毛病好些次，常停下來修理。這些車是商車，所以司機都很小心開車，不隨便冒險。一部車子遇到困難，剩下的車子都停下來幫忙。今天所走的路比昨天的崎嶇得多。進貴州境之後，路更不平。人家說貴州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眞是名實相符。沿途風景很好，樹木葱翠，山峯呈現各種不同的形狀。

下午一點鐘到盤縣，住在揚子大飯店。司機們在這裏有事，天氣又不好，所以今天不預備再往前走。昨天走二百四十公里，今天只走八十公里。吃過午飯，大家都整理牀舖睡覺，因為前一晚大家都睡得不好。睡到五點鐘才起來出去街上逛逛。所有的旅館都住滿了走公路的人；有些車子到很晚才到。

五月三十日淸晨四時半就被叫醒起來準備動身。同事中有一位陳君，他幾乎和拿破崙愛迪生一樣利害，一年到頭每天都在四點鐘以前自己醒，一醒就起來。所以我們要起早可以不必再準備鬧鐘。昨夜睡得很好，大概是「滴滴涕」發生效力了。天還沒有亮就動身，在大霧中爬山越嶺，向朝霞的方向行駛。在大霧中只能看到六七丈內的東西，上坡還好，下坡眞是太危險了，不過霧景眞好看，眞值得欣賞。到這個淸晨作者才明白了我國的山水畫不是專靠幻想，憑空描出來的，才相信了我國果然有很多險峻起伏的山峯，它們常被濃霧所籠罩。

到高安縣稍為休息喝茶。該縣趙縣長和一位姓張的科長和兩個侍從搭我們的車到晴隆（就是安南）。開車之後又休息一次才攀上那有名的二十四盤（公路急轉了二十四個彎才達到一個高山的頂上）。現在只剩二十盤，聽說是美軍當局為要便利軍運，提議修築，把路線稍為伸長，消去掉四個轉彎。平彝到晴隆這一段是昆明和貴陽之間風景最美的一段路，路旁有不少的楊槐樹，山坡多半種玉蜀黍。眼睛和心靈不停地欣賞這些絕美的自然圖畫，把旅途的勞頓全忘記了。

中午在晴隆被趙縣長招待午飯。飯後又往前走，又爬過了幾個大坡，不過下午所經過的多半是荒山。天很熱，在兩個小地方和永寧鎮停下來休息喝水，也讓車子休息一下，不然輪胎和機器都要太熱了。六點鐘到了關嶺縣屬的關索鎮，住在集羣賢旅社裏。晚飯之後，在街上散散步。這個小鎮四面全是高山，鎮裏只有一條馬路，就是西南公路的一段。旅社很多。這裏沒有電燈，蚊子又多，所以很早就上床休息了。

五月三十一日早上六點鐘就動身。到黃菓樹停車喝茶，並欣賞那西南公路上唯一的瀑布。過了黃菓樹就幾乎全是平路，路的兩旁則還有好些山。過鎮寧縣和安順縣都沒有停，公路繞城過去，沒穿過城。中午停在平壩縣吃飯。一點鐘就到貴陽市西四公里的汽車檢查站。辦好手續之後才進城，住在中國旅行社所辦的貴陽招待所，在貴陽一共休息了三個晚上。

貴陽比作者所想像的大得多，漂亮得多。招待所和省立科學館，藝術館，陳列館，圖書館在一起。環境很淸靜。中華路的寬宏熱鬧超過了昆明的正義路。

剛到貴陽天氣相當熱，第一晚正在請司機們吃飯的時候忽然下了一陣大雨，天氣馬上涼爽得多。在貴陽找了幾位人家寫信介紹的朋友，被人招待幾次。在城內到處跑跑。六月二日上午還冒雨和同事們雇馬車到有名的花溪去玩。

六月三日淸晨別了貴陽再往前走。路上常有兵士來搭車。中午在息烽縣午飯。下午又趕路。有一段公路是沿烏江鑿岩石築成的。過了烏江橋，又沿烏江走了一大段。同事中間有一位張君，他對國學和中國史很有研究，問他項羽在烏江自刎是不是這個烏江，他說項羽是在安徽的烏江城自刎，不是在這裏。五點半到遵義。

息烽到遵義這一段公路的風景又是很好的。山峯不如平彝到盤縣那一段的峻峭連接，山谷都寬敞得多，有點像英國的有名的田野。公路兩旁種了不少的梧桐，楊槐和楊柳，來保護路。由汽車的玻璃窗看出去，全是一幅一幅最美麗的圖畫，汽車內裝玻璃的框好像就是裝這些名畫的框。青山綠樹與白雲藍天互相輝映。山坡種了不少玉蜀黍的苗在紅土中；平地則有很多水田。樹有各種形狀：有如燈籠者，有瘦

直如圓柱者，有傾斜歪曲者，也有長長光光的一根樹幹，到很高的地方才來些綠葉者。在清風裏跳「浪擺舞」的弱柳好似娉婷婀娜的少女；高大對稱的樹木則似端莊華貴的少婦。一羣年青的梧桐則像個幼稚園。萬綠叢中偶爾點綴着幾朶紅花，幾座茅舍；有時候也出現着小川池塘，或因反映日光而閃爍着白色光輝的小瀑布。有時候也可以看見些農夫牧童村姑。天然美景眞是太美了，太可愛了；想不到走公路有這樣大的樂趣。

是晚住在遵義的新生活宿舍。遵義有電燈，不過大部分的街道還是不很亮，只停車附近的地方熱鬧一點，房子高大新式一點。六月四日是端午節。我們一早就起來趕路。路上遇見好些人背着整個殺好的猪，一定是預備過節的。貴州農民差不多都包頭巾。過了一個相當險峻的婁山關之後，八點半就到桐梓縣，在那邊吃飯。吃完飯快要動身的時候，有兩部運載西南聯合大學學生的車剛剛到。後來在重慶聽說其中的一部出了桐梓幾十公里就翻車了。傷四個人。

桐梓附近的村鎭有一個特點，就是房屋的牆壁都漆紅和黃兩種顏色，和蒼山綠樹配起來很調合。小瀑布很多，水車日夜不停地轉，把水車到在高處的稻田裏。貴州多山，所以才那樣貧瘠，將來也不容易利用機器耕種。

經過花秋坪（涼風埡）的時候，作者覺得那地方比二十四盤還要險峻，因爲公路轉彎得更急速，下坡的時候眞令人胆戰心驚。又過了一個坡，就在松坎休息喝茶；等一部車等了好久才到，原來那部車在路上和一部軍車相衝，剎車衝壞了。下午兩點多又走，三點進了四川界。過銅梓之後，風景就差多了，山上的樹木也少得多。不過常可以看到分成一層一層的岩石；它們是研究地質學的好資料。

經過趕水橋（離重慶一百四十公里）的時候正好碰到那邊正在舉行龍舟競渡，便停車下來看。每隻龍舟上面有二十個人：一個擊鼓，一個掌舵，剩下的人用短槳划船。每個人頭上都包紅布。

經過東溪的時候，因爲太陽還沒下山，就又趕十幾公里路到綦江縣。那段路全是沿綦江走。快到縣城的時候遇見了許多人，大概都是出來看龍舟競渡的。那天晚上住在中國旅行社綦江招待所。清華大學的馮友蘭敎授和全家也住在裏頭。那天是節日，所以飯館裏都沒有東西可吃，隨便吃點麵。綦江已經很熱了。汽車往北走，越北越熱。在茶館裏坐着談天，聽那位姓張的同事談許多中國歷史上的故事。

六月五日六點半動身。在一品場休息一會兒。九點半就到重慶對岸的海棠溪，這段一千一百多公里公路上的旅行就這樣平順地完成了。路上雖然遇到些困難，不過不是嚴重的。同行的沒有人在路上生病，車子沒有過大損壞，又沒有被搶，眞是可慶幸。沿途大家合作得很好，又得機會欣賞自然界美景，認識我國內地的大好江山，眞是值得紀念的一件事。

渝州度夏

到了重慶，才曉得輪船不是馬上就有的，還得慢慢地等。這消息使大家都急起來。天氣那樣熱。在一年皆春的昆明住慣了，幾乎已經忘記人世間有夏天的這一回事。三天四天都過得不耐煩，一個月兩個月怎麼過得了呢？結果我們這些人都在重慶住兩個半月以上：離開了春暖花香的昆明，到這被認爲世界上最熱的地方來度夏！

我們到重慶不久，政府便宣佈停止復員運輸兩個月，把全部輪船都徵調去運兵運糧。我們知道非忍耐不可了。把公物寄存在南岸的一個貨倉裏之後，同事便分開幾個地方去求安身之所。作者住在城內中正路青年會裏頭。

天氣那樣熱，工作不能做（科學工作需用的書籍筆記都擱在大木箱裏頭，不容易拿出來），在重慶兩三個月的時間是怎麼過的呢？幸虧有了兩種事情做，使這兩三個月的光陰不致於虛度：第一，做了些服務社會的事情，最主要的項目是被好些團體邀請作科學常識的演講；第二，在這段時期裏多得到了好些朋友。

作者所習的是天文數理的科學。天文常識是大多數的人所願意知道的。原子彈出現之後，近代物理學也被全球各地人士所注意。作者離昆前的一個半月裏頭，會經被約做了三次關於原子能的演講。這次到重慶，又常有人來請去演講同一個題目。這是提倡科學介紹科學常識的機會，自己又沒甚麼事情，便只好答應了。在重慶兩個多月，竟被約做了二十次的演講！大部分是講「原子能」，小部分是天文常識，西洋音樂，和英國民情的介紹。準備演講當然花了不少時間，有幾次還得跑到重慶以外的地方去講。不過從這些演講却多認識了許多人，多得到了許多朋友。有好些以前不識認的人到我住的地方來找我，和我談科學上的問題；有些人則和我以通訊方式討論科學的問題。

友誼的交流是人生最快樂的一件事。在重慶過的這個「暑假」裏，我多得到了好些好朋友，有同性的，有異性的，有比我年紀大得多的，有比我年紀小得多的。科學的同志之外，有音樂的同志，文學的同志，宗敎的同志，玩的同志。每天都有一個時候和些朋友在一塊兒；不然的話，日子眞是不容易過。重慶的熱是很難受的。四面被高山圍着，因此風很少。三

面被水圍着，因此人好像在一個汽鍋裏頭被蒸着。出汗是家常便飯；常常坐着不動還是出汗，有時候清晨睡醒的時候已經滿身大汗了。頂熱的時候晚上非過半夜沒法子上床，因爲床太燙了。在這種時候，有些朋友在一起乘涼談天吃冰琪淋，時間的確好過得多。

七月初被約到黃山上面參加一個夏令會。那一星期是最愉快的。山上比城內涼快得多，好像在炎暑裏得到了一星期的春假。參加夏令會的人大部分是高中剛畢業的學生。和這些如旭日初升的青年們在一起，使我也覺得好像剛從中學畢業。給一次演講之後，大部分時間都和他們在一起散步遊戲唱歌。七月底到南溫泉去對些初中學生講科學常識。八月初到沙平壩對那邊的大學生講了兩次。在城內有一晚被請向二十幾位工程師講近代物理學及天文學。講完之後，大家提出了許多問題。所以一直站着講了兩點又四十分鐘，汗差不多都流盡了，不過心裏是很快樂的，因爲把自己所學的分給同胞正是我的責任。

一位親戚有四個孩子，最大的十七歲，最少的十一歲。四個孩子Bridge都打得很好。我到他們家裏和他們玩了好些次。在重慶有鋼琴可以彈的地方也不少，不過一彈琴更要出汗，所以每星期平均只彈一兩次。

因爲覺得輪船遙遙無期，八月初便改進行飛機。結果於八月廿三日乘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到南京，從陪都一跳跳到首都。本來希望坐船，可以看到巫峽和欣賞長江兩岸的景物，現在只能從飛機上俯覽一下。所看到的和從行駛昆渝間的飛機內所看到的完全不同。這一段全是平地，全是江河湖沼稻田；昆渝間全是高山峻嶺。在漢口停二十分鐘，便繼續東飛。『長江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不只新人代替舊人，新的交通工具（飛機）也代替了舊的交通工具（帆船）了。在飛機上識認了兩個本國人和一個英國人。下午一點鐘左右到南京

江南秋色

離開了炎熱的重慶，很希望南京會涼快一點。到南京這一天覺得還是和重慶差不多一樣熱。過幾天才慢慢涼快下來。剛到南京，有幾個印象：第一，南京和九年前離開的時候比起來，似乎沒有甚麼改變。第二，由一個剛從陪都來的人看起來，南京城眞是太大了。比陪都大得太多了。重慶是個山城，各處高高低低的，房子擠得像罐頭裏的沙丁魚，市內只有兩個小得可笑的公園。南京城內有兩個飛機場，還剩下好多好多的空地。第三，南京的物價確實比重慶和昆明高得多；一出門就得花不少的車錢。

在南京只停留三個星期，住在鷄鳴寺中央研究院裏頭。在這時期裏讀了兩本關於原子能的書和幾本英文雜誌，替一個刊物寫了三篇通俗科學的文字，還作了兩次演講。在這時期裏，見到了好些久別的老同學和老朋友，也得到不少的新朋友。剛要和南京熟起來的時候，便離開了。回到首都還不够，好像必須回到故都，還都這一件事才算完畢。

名勝只去了幾處：從最近的鷄鳴寺、玄武湖，到遠一點的紫金山、中山陵、靈谷寺、譚陵等。南京雖然經過了一次火與血的洗禮，這些名勝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未曾有何改變。陵園的樹木還是那麽葱翠整齊，道路還是那麽乾淨，是一個最適合郊遊野餐的地方。中秋節前後在玄武湖泛舟賞月，喝茶乘涼。幾陣風雨，帶來了令人稱快的秋意。炎暑終於離開了。去吧，去吧，誰還留戀你呢？

離京之前，照例忙了兩三天。九月十八日乘火車去上海。在車上和坐在旁邊的一對夫婦談了好多話；一天工夫便成爲相當熟的朋友了。這使我記起了英國：在英國的火車上是不隨便和生人交談的。有時候一個車箱裏只有兩個人，對坐了幾個鐘頭還是一語不發。

江南的秋景是可愛的。經過了鎭江、無錫、蘇州。從車窗看不到甚麼跡象，可使人想到這一天所經過的地方都是淪陷了七八年的。晚上八點左右才到上海。炫目的都市燈光先來打昭呼。最高興的還是看到離別九年的哥哥，他在火車站等了不少時候了。跟他回他的住所。以後的一星期全在享受天倫之樂，友誼之樂。每天都在拜訪親友和被朋友招待。

上海和九年前最大的改變就是統治權收回來了，再沒有租界了。這是抗戰所收獲的最大的一粒果子。上海沒甚麼名勝，它的特色就是商業繁盛，娛樂場所多。

九月廿六日搭中央航空公司的飛機來北平。前一夜刮了整夜的風和下了不少雨。原來太平洋裏有一股颶風向西吹，中心經過台灣。滬京一帶雖然只分到風翼，也够利害了。惡劣的天氣是旅行時候常會遇到的困難。好不容易得到了飛機票，也就管不了天氣如何了。那天飛機還是開了。中央的航線是經過南京的。在西飛的路上，風越來越大，大到風速每小時四十英里。飛機震動得很利害；有時候一降就降了好幾丈。作者一向不暈機的，這回也吐了。機上乘客幾乎沒有一個不吐的。降落南京的時候，飛機被風吹出跑道，停在生長亂草不平的泥地上，幾乎掉進一條溝裏頭。乘客都受驚不小；大家都明白今天不能再往前飛了。雨下得很大，大家衣服鞋襪和手攜行李都弄得又潮又髒。在候機室等了兩三小時之後，大家都分途設法住宿的地方。旅館很不好找，雨又大。好幾

位乘客，包括一位單身的外國女人，便由公司招待住在公司的機場辦事處裏。作者去住在中研院同事家裏。

第二天天氣好多了。飛機繼續飛行。中午在青島停了一小時。下午三時到了北平西郊機場。四時到了城內。離開昆明之後，在路上剛剛走了四個月，經過了陪都、首都，現在到了故都。我的還都旅程便至此告終，而且再也無都可還了。

故都冬景

作者到了北平之後才決定應母校燕京大學之邀請，留校幫忙。很高興見到了許多舊日的師長現在的同事，也見到了許多久別的親友。他們這九年間都未曾離開過北平。以後又遇到了好些和我一樣從昆明來的朋友，他們都是西南聯合大學的教員和學生，現在到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來。大家走了不同的路線，結果還是達到了同一個目的地，從西南後方來到北方這個文化的大都會。

故都也未曾改變多少。兩三年前作者心裏常怕總反攻的時候，這充滿名勝充滿歷史文物的都市會被砲火所毀或被敵人於撤退之前故意加以破壞。敵人投降的突然和迅速把淪陷區的幾個大都市都保留完好。這是一件最可慶幸的事情。城牆、城門、城樓，街上的牌樓、故宮、景山、北海、天壇，一切有名的地方都無恙。王府井大街，東安市場，東來順飯館也都和九年前一模一樣。

仲秋的北平天氣是理想的，不太熱不太冷；再不到外面逛逛，冬天一來臨便不好出門了。因此和新知舊識到北海裏散步，觀夕照，在猗瀾堂裏喝茶吃點心。頤和園是最適宜於野宴的地方，裏面景物如昔。萬壽山、昆明湖、排雲殿、龍王閣、石船、銅牛、十七孔橋。從昆明到北平來遊昆明湖，從昆明的西山跑到北平的西山。

旅行各地，一件最有趣的事情就是聽到各地不同的口音。在昆明處處可以聽到雲南話，到貴陽聽貴州話；在重慶聽四川話，在南京聽南京語，在上海聽上海話。現在到了北平又到處聽到了北平話。在各地方又可以聽到許多人在說『國語』，那知北平土話又稍為不同。廣東話和福建話也在各處都常可以聽到。到了北平，才又聽到「胡同」『鷄子』這些名詞，才聽人說到「大米」「小米」「玉米」「窩頭」。北平市內騎脚踏車的人很多，因為馬路又平又直又寬，主要的幾條都是柏油馬路。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距離都是很長的；路上的汽車、電車又沒有上海那麼多。在昆明，脚踏車都叫「單車」，這裏則叫「自行車」。詳細一想，脚踏車還是最好的名詞，因為它既不是「單車」的，又不是「自行」的。

北平不愧為文化的都市，大學和中小學校都很多。每天在路上可以看到許多學生來往。教育文化消息，在報上佔着很顯要的地位。若不是交通困難，時局未定，一定會有更多的青年跑到北平來上大學。

秋深了。樹葉由綠而紅或黃，繼而一片一片地掉落了。一九四六年的冬天來臨得好遲，到了十一月底天氣才開始冷，可是變得也很快。北平的四季劃分得很清楚，這一點和昆明剛剛相反。冰一凍，雪一下，樹葉也就全枯乾落盡了，除去些常綠的樹。煤價比戰前高兩萬倍，大多數的學校機關和住家都遇到了嚴重的燒煤的問題。

燕京大學於二十年前開始了每年在聖誕節的時候演唱神曲「彌賽亞」的傳統。這幾年內地幾個大都市，如成都、重慶、昆明，每到聖誕節，也總有人演唱這個舉世聞名的神曲。北平天津這幾年也不斷有人唱它。現在燕大正式由成都搬回來。所以這個聖誕節在北平一共有三個團體演唱「彌賽亞」。燕大歌詠團之外，還有輔仁大學歌詠團和一個「北平聯合聖樂合唱團」。「彌賽亞」是德籍作曲家亨德（一六八五——一七五九）所作的，包括許多獨唱和合唱。假使全部唱出來需要三小時的時間，普通都選一部分，一半或三分之二，來唱。

西北風吹得好冷呀！由西南來的人都有這種感覺。這時候昆明一定還是很溫暖的。作者離開昆明之後，先到重慶大熱一陣，現在又到北平來大冷一陣。不過冬天也有冬天的樂趣，玩雪球呀，溜冰呀。天熱的時候才會了解涼快的意義，才感覺到冰淇淋冰汽水冰西瓜的需要；天冷的時候才會了解溫暖的意義，才感覺到火爐暖汽管皮大衣的需要。夏天到處可以吃到冰，冬天到處可以看到冰。一種是人工的，一種是天然的。一種需要錢買，一種隨地可取。夏天只恐求之不得，冬天希望快點消融。冬夏之別只是攝氏表幾十度而已。由科學的眼光看來：這只是很小的溫度差異，人類却已經受不了啦。地球上之有四季可以說是很偶然的事情，只因為地球自轉的軸線和公轉軸線不互相平行，而成了一個二十三度半的角度。假使角度再大一點，那麼冬夏的差別將要更利害了。

旅行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別提外國，我們本國就已經有很多的地方值得一遊了。欣賞歷史的古蹟名勝和美麗的江山景色是人生最大的一種樂趣。希望眞實完全的和平快快實現，交通快快恢復，內地的人可以到沿海各地來旅行，沿海的人也可以到內地去旅行。

一九四七、一、三、北平。

旅行的新時代
六天環遊世界

F. C. Othman原著
張蔭槐譯

現在只要有一個星期的假期，便可以環繞世界遊歷一番了。只是時間過於匆遽，難免走馬看花之譏，因此若想玩得舒暢一些，不妨化兩週的時間。

每逢星期五下午五時，美國華盛頓國家機場，有架環球班航機，追着落日起飛首途。每逢週四，在環繞地球飛航一匝後，重又回到美京降落。

我在高空中旅行，飲食起居於一萬呎的高度，連衣服也不能脫換的。同時還有其他的不便。

我越過中國的時候，未能對這古老國土看一眼。倘若你能有兩個星期以上時間作環球旅行，能至少消磨一夜在這些有趣的地方，你無疑地會看到幾個中國人以及一些東方的形形色色。

環球飛行的票價，目前大約在一千五百美金左右，一應在內。這是當初美空軍運輸隊爲了飛運物資而闢設的一條空綫。戰事勝利結束，由於商業航空的需要，便移歸民航公司航駛。

現在這條世界航空綫已有相當的改變，以便多給旅客一個增廣見聞的機會。它從華盛頓起飛後，以每小時二百英里的速率飛過全世界各地如紐芬蘭、愛查亞羣島、卡薩勃蘭加、特立波里、開羅、阿般頓、卡賴契、加爾各答、昆明、馬尼剌、關島、瓜雅林、莊士頓島、檀香山、舊金山、凱薩斯城，於是回到華盛頓。

環球旅行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是必須先向美國國務院護照處請發護照。因爲航機途中要經過十餘個不同的國家，你若想下機，必須事先請得各國領事館的許可。

買機票也不怎麼容易，先得到航空公司或旅行社定下啓程的日期。這辦妥了以後，你若沒有護照等等證明文件，還是買不到票的。然後你得担心行李了。這也是大傷腦筋的事。民航公司每人只准隨身攜帶五十五磅免費行李。若另行運載則運費又極高。這在將來，當然會解決的，手續當也能化繁爲簡。

當我作環球飛行的時候，這航空線還是在陸軍的主持下。戰事雖早已結束，但我還得是那一種戰後的隨軍記者，也便是說先得到材料處去領一身陸軍的土黃制服。

你曾經給金髮白皮膚穿着粉紅司惠脫的漂亮女郎量過身材麼？正叫你坐立不安。價錢可便宜，只二元四角。她懷疑我怎麼只買一套。我說我只去六天。她說你到那裏去？

「環遊世界，」我回答。

「嗤，」她當然不會相信。

「世界號」停在機場上等着我們這批先驅者，能容納四十個乘客的龐大機腹外面漆着一條紅色的閃電。我們卽將開始作有史以來最長距離定期商業航線的第一批旅客了。樂隊在一旁敲奏着。喬治將軍的夫人施放着命名的汽球。我的新夫人等着與我吻別。

我是代表合衆社去的。同行的還有國際新聞社的羅勃夫人。提着輕便打字機的保羅密勒是聯合社的特派員。一行搭客跨上這架陶格斯 (C-54型新機，嗅到了一股新漆的氣味，新的皮革，剛鍍亮的金屬品，完全像剛出樣子間的新汽車。

這樣便開始我們這打破歷來紀錄的長途旅行了，大約沒有誰旅行得更遠更遠的吧。我是此中一人，跑了這樣許多路，也吃了許多許多的鷄蛋。我們原想嚐嚐海外各地的異味，不料停下機來，老是早餐時節。我眞不知道爲什麼全世界各地的鷄蛋都如此易碎。也許那是因爲我的手在顫抖。我比任何人打破了更多的蛋。

百慕達島，我知道是個風景幽美的地方。這次我確實得到的印象，却只是玉簪花的香味混雜着汽油的氣味，此外是覺得機場上的板凳木刺過多，須加磨砂，如是而已。

太陽上昇，海上是個暴風雨的日子。在我們下面的一萬一千呎中，

急風驟雨和汹湧的海濤鬧成一片。我們則如在紐約大街的街車上一般安穩。

不久我們到達聖他瑪麗亞。這是大西洋上的一個小島，葡萄牙的產業。哥倫布在一四九三年從這裏經過時曾在此裝水。我們則在此「裝」煮蛋。讓聖他瑪麗亞土著愛他們的島嶼吧，我建議繼續向前飛行。

卡薩勃蘭加是亨弗萊鮑茄追求殷格立褒曼（在戲中）的地方，到處可見頭上纒着租借法案白布的錫克人。我鬆了鬆那條環遊世界的長褲，在以前一個納粹間諜的宮殿中洗了一個午夜澡。

在這裏洗澡，一面遠眺街市夜景，一面由阿剌伯人擦着背，眞使我覺得已遠離家鄉了。此地原是瑪士的別墅，現在業已改成招待所，作爲遊宴的場合。這位瑪士先生，是北非有名的出版家，他同情希特勒，同情納粹，因此現在已在阿爾其亞等待他的最後命運。

我洗好澡，躺上沙發，休息會兒。天氣薰熱不堪，剛想找個土人打扇，駕駛員催促說要起飛往埃及了。

我們取道特立波里經過，在這裏我的長褲又一次地濺上了鷄蛋黃的污痕。我費了一元三角半買了一枚珍貴可愛的象牙手鐲。

經過金字塔，我們飛得很低，費卅秒鐘細細觀賞，覺得跟圖片上毫無不同，只是塵埃更多得一點。對於開羅，我敢負責說的是，花園裏的青草纔嫌太少，圓頂紅帽子戴在埃及人頭上頗好看，如是而已——因爲在此只停留了廿五分鐘加油的時間，你看我能說些什麼？

我建議你在埃及化個一兩日，何必到阿般頓去吃鷄蛋？阿般頓是全世界第二個最熱的地點，機械員都在夜間工作，因爲白天，甚至揑着螺旋鉗便會燙起皰來。我猜想早晨三時吃波斯鷄蛋還會嫌太熱。再會吧伊朗，我們便逕往神秘的東方去了。

旭日並未像雷電那麼突然的出來。它先透出一線紅光，然後是橙黃色的，一天中餘下的時間便全讓你泡在你自己的汗汁中。我留神地注視着尼羅河、蘇彝士運河、約但河與波斯灣，但是從沒有看見一條飛魚。唯一看得見的魚是罐頭中的鯖魚。

白醫生深恐在這樣的高空中，我的神經要支持不住，給我戴上了自動氧氣面具。我只要把它罩上，其餘的事機器全會自動的管理。到你們飛行時，也許就不須這一套了。你們的機廂裏有氣壓調節設備，空氣與氣溫全處理得使你舒服。

我想你將會喜歡印度。一個櫻黃色皮膚斯斯文文的人走上前來，用煤油與殺菌劑的混合液噴射在我身上，以防黃色傳染病。然後他便讓我下機。兩分鐘前我還沒有踏上印度的土地，現在已有了個專用的赤足扛夫替我揹行李了。

卡剌契的司令官霍特曼上校說，也許我歡喜吃幾隻蛋吧。於是我的國際化的長褲上又沾染上了些蛋痕。橫越印度的航程相當冗長。除了白色的 Taj Mahal 宮外，所見的盡是一片土灰。Mahal 宮，據大多數建築家的意見，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建築物。因此我們又費了卅秒鐘不怎麼寶貴的時間。

我將不提加爾各答，因爲既未見印度王公，亦未見翡翠與大象。在加爾各答，我一樣也沒有看見，霧濃得很。

向東續飛，飛過希馬拉亞山——高的一部分。你們將來將在較低的山谷上面飛越。外面電光閃爍大雨衝擊着；一股氣流將我們上昇到一萬四千五百呎，隨後又降低下來。那情景使我徨惑是否再願意做一個環球旅行家。所有四架引擎全起了火。黃色的火焰在螺旋槳四週跳動。恐極而流的汗水一直流到褲管裏，跟蛋的遺痕混和在一起。我驚惶失措地蜷縮在坐位中，直到亞倫上校輕拍我的肩膀，我跳了起來。「那火很美麗，是不是？」他說。「什，什麼？」我嚷着。

「那引擎上的聖愛爾摩之火」他說，「你運氣好，這是難得看到的。」

我決計不再寫我那本計劃中關於中國的書；茫然若失地已不復知道我與中國之間有什麼關係。只記得在那所謂聖愛爾摩之火熄滅後好像是兩個星期之後（其實還只是同日早晨四時），我們安然降落了昆明。

我們又吃中國鷄蛋，這跟世界其他各地的蛋一樣不穩定。中國火腿，看來白色的部分比粉紅色多，中國熱餅也不熱。然後我們又得走了，因爲我們阻塞了機場上的交通。我想我曾看見三個穿着白布褲的中國人，但是不敢確定。他們也許是佛羅里達去小遊的旅客，搭錯了飛機，誰知道。

我原想在淸晨的天空中向中國的大地看看，以便可以寫進書去。可是眼睛倦得撐不住了，我決定暫時合一合眼。這就鑄成了大錯。七個鐘頭從我生命中溜走了。中國也溜走了。

馬尼剌，我是熟悉的。它形似一個被卡車輪子輾毀了的劣質玩具。我們在那裏停留了兩個鐘點，看看日本人留下的殘跡。整個城市裏沒有一家旅館，食物亦缺乏。社會領袖正在商談一筆一億元貸款，想把它重建成太平洋的珍珠。除非那筆貸款借到，每一樣東西重新修繕好，馬尼剌怕還無法歡迎那些遊歷者。

我們向前繼續趕路——到了關島 在這裏停留四十分鐘，又吃了幾隻波萊尼西亞鷄蛋。鷄蛋且不去說它，波萊尼西亞的女人，我相信你必讚美。那裏最美麗的女郎（這是當地聞人說的，她模樣長得像棲色皮膚的海蒂拉瑪），睡眼惺忪，黑髮上簪着枝鮮花，給我們送了一籃水果。她偷偷地勸我們勿吃那粉紅色的香蕉；它們不宜充作食物，只是好看而已。

我走上飛機，一會兒便睡着了。假若我知道三小時以後，第三架引擎漏油噴出黑烟，機師掙扎修理無效，我必然又駭得臉色發綠。結果機上助理員喚醒了我，說是一架引擎損壞了，假如不討厭的話，能不能請我穿上救生衣。

我所能觀察到的，只是飛得慢了一點，這架大飛機還是飛得與前一樣的安隱。我們平安無事回到了關島。時候還是在清晨。陸軍重新又招待了我們一次。又是那麼些鷄蛋。

飛機修好，我們重又起飛，赴瓜雅林。那裏的沙是紫色的，司令官則盛贊着屬下替我們飛機服務得迅速。只八分鐘。說是創了新紀錄。他們的工作也的確幹得不壞，直到我們在往檀香山途中飛了好些時候，方始覺察他們忘了加滿水箱。你總不能用汽油漱牙齒呀，我就因此並未漱牙，我希望他們以後不要再創更新的紀錄了。再隔幾分鐘，便是星期三上午七時。駕駛員却說不是，還是星期二。有幾個人却又說是星期四。

在我們下面正是國際時間線，而我所看到的只是海水。「世界號」上意見分歧，然而一會兒夏威夷到了。

那正是我所要推薦的地方；我從未見過如此可親可愛的人民。當那夏威夷樂隊輕奏的時候，一個黑髮女郎在我頸項裏套上一圈猩紅康乃馨，吻了我二次。她給了我一杯菠蘿汁，還說此地的習俗要給初來者教火拉火拉舞的第一課。

其餘有幾個女郎彈着猶克里里，我摹仿着她們的舞姿。她說表情是在手中，動作是在臀部。我學會了這些，將臀部搖擺了一些時候，女郎說「眞了不起。」這時指揮飛機起降的人抽空說，「要走了。」那女郎便匆促地與我吻別，還叮囑我千萬將花圈擲入太平洋中，以求幸運。

我們不久到了海上，正確地說來，一共四千六百五十六哩。機師海萊說前面有個颱風。他說他喜歡颱風；一個颱風，若接觸得好，可以加速前進。所以我們提前到了舊金山，或者說恰巧在吃鷄蛋時候。下一件事我們都知道是不着落飛越美國。當然，若你喜歡，你可以在凱薩斯城降落。這是個悽傷的日子，飛行在一萬呎上空，充滿懷別的情緒與簽着名的中國一千元鈔劵。這高空便是我的鋼筆忽發奇想，怒噴墨水的所在，又是我的長褲忍受了它。

我們在華盛頓降落，離開出發是六又四分之一天，二萬三千餘哩。又是那同一隻開麥拉在紀錄着同一個新娘的歡迎歡送。她說我的長褲應該洗洗了。我說我不能讓他們等着我啊。

因此，我勸你們，不管怎樣，環遊世界的時候，還是多化上幾天吧。至少每個地方得住上一天（除開馬尼拉），看看沿途景物，晚上睡在個床上。無論床墊多麼粗硬，我保證比睡在半空中好。假使你聽了我的勸告，你便不會每頓吃鷄蛋，你的長褲也不致於像我的一樣。你將有充分時間替換。

漢皋酬唱

采桑子（與雁子同遊武昌黃鶴樓）

徐飛白

江山不廢名樓廢，崔李風流，今昔交遊，一擲乾坤大白浮。
翠帆錯落煙沙渺，遠處凝眸，誰計曹劉，眼底唯餘鸚鵡洲。

過黃鶴樓故址

雁子

江漢別十載，刼火餘殘跡，欲歸倘無舟，悵悵江干立，原之訪古情，難拂好友意，朝日渡晴川，共指蛇山背，樓廢影空存，（註）何處尋題壁？名句自千古，雲樹今猶昔，翹首招詩魂，寂寞長空碧，莽莽向中原，閱牆爭未息，何時乘槎行，天風常颯颯。（註：古黃鶴樓照片尚懸舊址）

六月十五日與飛白雁子遊中山公園

柯春深

陽朔歸來畫稿存，倚垂青眼顧荒園，八年胡騎縱橫地，喬木成陰覆斷垣。
綠樹陰濃夕照微，荷池香暖鷺鷥肥，欲收畫料兼詩料，相約流連踏月歸。
暮色冥濛罨四圍，隔花人影辨依稀，涼風不動湖波靜，幾點流螢貼水飛。

丙戌仲夏遊園相約成詩助興

徐飛白

畫伯文豪吾輩親，夕陽樓黨若爲鄰，頻年不作園林夢，風雨江湖喜故人。
往事追尋頗費猜，柔波舴艋早鶯回，滿園顏色看蒼鬱，曾贈胡兒牧馬來。

松江懷古記

袁道冲

松江爲吳境三江之一，與婁江東江並稱。六朝以來，三江故道雖已湮沒不明，而松江名播禹域，爲文人所豔稱。其地在秦漢時屬會稽郡吳郡，唐屬浙西，元初析宋秀州之華亭上海二縣，置松江府，迄于明清，迭經析疆增吏，遂有婁華亭青浦上海南匯奉賢金山七縣，川沙一廳，比及民國　廢府併縣，於是松江府取消，婁與華亭合爲一縣，以其原爲府治也，乃去婁華二縣之名而代之以松江。故自行政區域言之，今之松江，非復昔日之松江也；而自古蹟名勝言之，府治所在地之人物設施，固自具有代表全府八屬之資格風度，而非僅屬一縣之掌故文物已也。府雖廢，而府治所在地之繁榮，恆優越於其他屬縣。推原其故，要不外乎二端：昔之道府，恆擇衝衢要隘爲轄境之中樞，此其一也。一經設治之後，因政治之集中，而引起文化經濟各項設施之集中，於是未設道府以前原屬衝要者益形衝要；原非衝要者亦因行政集中而成爲衝要，若干年後，行政制度縱有變更，而歷史之形勝業已造成，苟非發生其他重大打擊，輒能保持之於勿墜，或更擴大而發皇之，故府雖廢而府治之地理形勢歷史沿革依然存在，此其二也。前者出於自然，後者成於人事，互爲因果，乃得循環演進至無窮期。空間之與時間，二者本屬相聯而不可分，分則世界萬物且難以想像矣。至於松江省之以松花江得名，與此無涉，名同而實異也。

近年迭遭兵燹

松江爲江南著郡，與蘇之蘇常，浙之嘉湖，幷稱財賦之區，科名學校亦爲全國冠。明初六百年來，全國漕糧，江蘇負担十之六，浙江負担十之三；而江浙所負漕糧，大半出於蘇松太常杭嘉湖之七屬。清代有漕省分，大都每省設一糧儲道，事簡者或以原有巡道兼司糧儲；戶政財政亦然，事繁者省置布政使一員，事簡如安徽初與江寧合置一布政使，甘肅初與陝西合置一布政使，獨蘇五屬則於江寧布政使江安糧道之外，別置布政使糧儲道各一員，此他省所未有也。蘇松常太鎮杭嘉湖八屬，同爲長江太湖間之大三角洲，而松江轄境突出海濱，爲大三角洲之東藩外護，尤占形勢。青田韓錫祚嘗作松江郡守題名敍，述松郡政事繁劇，約有八端：一曰海防，二曰海塘工程，三曰河渠水利，四曰鹽筴，五曰軍糧，六曰水師船隻之歲修，七曰沙塗漲坍之爭執，八曰詞訟之煩，而宗敎啓衅，商船漂泊，奸民犯禁之類，猶不與焉！試一分析此八事之作用，卽知一、二、三、四、五、六各項，其職掌措施雖在松境，而其效用關係則影響於江南浙西，此又東藩外護之作用顯然可證者也。松屬既庶且富，而又濱海，海禁海寇，恆伺隙出入其間，明之倭寇爲患於江南浙西，松江輒首當其衝矣。清沿明制，江南提督及提標五營常駐松江，實則自徐海汪直伏誅，鄭芝龍就撫而後，明末海寇業已斂跡，且海寇以島嶼爲窟藉，錢塘江以北沿海島嶼，不若浙東閩粵之星羅棋布，若干年來，江淮間之沙塗日廣，帆船之利，方自東海趨重於南海，故後起海盜如蔡牽之流，多出沒於閩粵轄境，松江之軍事地位，日以弛緩，甲午戰役以後，江南提督常駐江陰，蓋江防轉重於海防矣；然自滬杭鐵路通軌，松江爲滬南第一大站，石湖蕩楓涇諸大橋梁悉在松境，其距上海又最近，於是松江之位置，在滬杭間又形重要。民元時，袁世凱於此置鎮守使，使親信之北洋第四師長楊善德率軍駐守，以監視浙江，使盧永祥率第十軍駐上海，爲之聲援，其後乘浙軍之內鬨，楊率第四師入浙，而盧改授松滬護軍使，旋又繼楊督浙，卒釀齊盧之爭，而松江夾居其間，被禍亦不亞於宜興長興矣。七七事變，松江更首當其衝，被兵最早，受害最烈，故有之鐵路公路橋梁站台以及沿途林木，內河船舶，破壞殆盡，而六朝以來歷代遺留之文物古蹟園林祠墓，又遭一度浩劫矣！

松江自孫吳六朝以降，田野日闢，文化漸興，洎於明清數百年，科第學校，鼎盛於三吳，居戶勤於耕讀，機杼之鳴，嘗與弦歌相唱和，二千年來，陸顧之流風餘韻，猶未盡息，然歷經人事變遷，與自然之頹壞，陵谷滄桑，不可勝計，最近抗戰軍興，屠毒亘尤古所未有，迭經炮火摧殘，戎馬蹂躪，全城化爲一片焦土，歷代僅存之勝蹟，遭此浩刼，孑餘益稀，惟醉白池如魯靈光殿之巍然獨存，留此史蹟，不可謂非至幸，然其內容亦且有幾度之變遷矣。余戰後歸來，每徘徊於荷塘之畔，喬木之陰，輒爲之俯仰今昔，感慨係之，因就耳目所及，爲述此記，此非僅爲醉白池寫照也，松郡勝跡之存亡興廢，亦於此可覘一斑矣。

松江形勝輪廓

寒舍由桐廬遷僑松郡，始於庚子之變，而其動機則肇端於三十年前之戊辰。是時，先父漸西公（先公諱昶字爽秋別號漸西村人門人故吏尊曰漸西先生）方肄業於上海之龍門書院，從興化劉融齋先生講習哲理經世之學，同舍多松江籍，因習知松人之習於耕讀，而不樂仕進，天南遯叟作十處九回頭記，謂松人之得科名者恆不就職，張翰秋風之感，蒓鱸之思，由來久矣。同舍有華亭尹君，才思煥發，爲同學所推重，既而，尹居父憂，先公偕同人赴松郡弔喪，因遍游普照西林諸寺，訪陸士龍故居而繫之以詩，因懷卜居之意，閱三十年，値某姓以居宅求售，郡人因慫恿先公受而新之，爲乞休退老之計，顧乞休既未邀允，卒殉庚子之難，子姓始僦寓焉；先公則始終未嘗一日安居於是也！寒舍雖寓松郡，而不肖奔走在外之日多，間或歸省，亦不久居，以是勝跡名園之較遠較僻者，未獲周游遍訪，其相距較近之秀甲塔射諸園，時已殘敗，游焉亦罕有所得，其保之未替者厥爲醉白池，入民國後，并經主者增築廊廡，頗有推廣，此又他園之所無也。廿六年冬，余由青島回浙過滬，時江南浙西諸境已陷於寇，寒舍弟兄眷屬，既已遷徙流離，欲歸不得，只想望之於魂夢中耳。翌年由浙去港，轉赴川滇，則相去愈遠矣。

五七—一四六

吾人欲記述某一部分史事，應先識其全部輪廓，藉以明瞭此一部分史事在全部中占有如何地位，地志於此，尤爲特然。例如醉白池爲松郡名園之一，不識郡城之輪廓概略，則醉白池之方向位置不可得而明也，故於記述醉白池之前，先略述郡城之形勢。

松江府之轄境，西襟澱泖諸湖，東濱大海，吳淞黃浦橫貫府境，而溝通於湖海之間，無量數之川流，縱橫貫注，又假道於吳淞黃浦而朝宗於海焉。府治居湖海淞浦之中央，所轄八屬分布四方，若衆星之拱北極也。府城築於黃浦西北曲之內側，地本原隰，河渠貫注，川流不息，浦潮以時漲落與澱泖西來之水，互爲消長。城河環流於郭外，市河橫貫於城中，汊港紛岐，橋梁層疊，市河上承殿山湖三泖之水，由沈涇塘古浦塘西來，穿城而東，經俞塘而東入黃浦。市廛卽以市河爲中心，西自跨塘橋倉城入城西之谷陽門而出城東之披雲門迄於華陽橋，沿河街巷綿延，可二十里，宅第櫛比，商販綜錯其間，自成段落。官衙祠宇，昔多建於城內，府縣署試院祠廟居中，江南提督衙署及校場居城之西南隅而偏東，華婁兩常平倉居城之東北隅而偏西。城之四隅多窪下，東北有放生池，東南有龍淵，西南有西湖，其地源爲池沼歟，抑築城取土使然歟，今已不可具詳，經若干年之變遷，水涸泥淤，西湖已化爲林場，龍淵亦淪爲公墓矣。紳富昔多卜居北門，而園林別墅則散在東西兩郊，蓋城垣本以防禦寇亂而資保聚，松江地處海濱，屬三吳之前衞，稱海疆之要區，明末清初，營於沿海設川沙南匯青村柘林金山諸營及上海之提標右營與黃浦水師營，而以松江城爲總策應地；其後就營立縣，而松江府治人口日蕃，城小不能容，倖紳富獲與官衙祠廟，同處城內，農民不能遠離畎畝，轉以鄉遂爲宜，商販貿遷有無爲生產消貸二者之居間人，而城鄉之供求，每每互相交易以資調劑，故商販大都居於城郊之間，城門固出入所必經，而河流又爲船舶運送之孔道也。松江城之市廛，向集中於東西兩端，西門尤稱殷盛；所以然者，府城既以市河爲中樞，故居室商肆沿市河而向東西延長，且西門外有東嶽廟，鄉人入城，輒赴嶽廟，燒香問卜，祈福決疑，商販亦從而麕集於斯：承平日久，紳富亦多卜居西郊；抗戰而後，故有衙署，太半毀壞，輒相率占用西郊之民居，城內益有鞠爲茂草之感矣。民國以來，教育漸普及，迷信由科學之常識而日形減退，然西門市廛之殷盛，仍有進而無退，且比昔年之基礎，更爲鞏固而有希望；昔日托庇於嶽廟，今茲受蔭於車站，滬杭鐵路車站設於西門外之西南方，相距一里有餘；松滬長途汽車之起點站，卽在嶽廟之南，相距咫尺；加以近年公路加寬，往來便利，與市河水運相輔而行，因之工商業競趨於此。昔虛而今實，昔以消費爲後盾，今以生產爲根原，是固不可同年語矣。南門外之城河，由官紹塘大張涇通黃浦，本爲水路赴滬之要道，運滬米糧多集於此，但只行銷遠方，幷非供本地居民之消費；南城城郊土地，昔爲軍營校場占用其大部分，住戶較少；且松人視渡浦爲畏途，故市河之東西往來，數量常什百於浦南。北城昔年雖屬紳富所居，而北郊之荒涼寂寞，尤過於南，昔年內河航船，由北關通波塘去泗涇上海，其營業本遜於黃浦之航船，其由榮花涇赴青浦者，更屬少數；其後小輪通而舊式之航船日減，鐵路通而其減愈甚，松北河道狹小，不堪航行較大之帆船，其行船不以風而以人力，遂不免日就淘汰矣。猶憶四十年前，由松赴滬，恆乘內河航船，乘客二三十人，蹐踏於方不盈丈之船艙內，直有同於沙丁魚，其後艙一舖，長可五尺，橫不及半，人坐其中，臀着地而頭頂天，四周板壁，不通光，亦不通風，然而乘客得此，固不啻輪舟之有大餐間也。舟行以夜，由松江西門竹竿匯至上海日暉港，爲程七十里，黃昏啓碇，天明可達；亦有短程之脚找船，往來於泗涇七寶諸小村鎭，船身較輕，船面尤狹，沙丁魚之擁擠程度亦愈高，然而行旅多循內河而避黃浦，航黃浦者視風之順逆，迅者半日可達，鈍則二三日不等，其舟容量較大，以裝運貨物爲主，以松江之大漳涇爲起點，而上海之十六舖董家渡則其終點也。

城河自跨塘橋以西，河身寬可十丈以上，跨塘橋爲西郊最西之橋，亦爲最高之橋，兩端磴道，各四十餘級，每級高可六七寸，由此而東，河身愈窄，河橋愈低，比及西門水關，兩岸相距不盈丈，稍大之舟，已不通行，城中則小舟亦罕覯矣　余意市河在未建松江城以前，西由古浦塘以上承澱泖之水，東經俞塘以下達黃浦，中段既無山峽，不應收束如蜂腰，然而竟如蜂腰者，其爲住戶侵占官河，不言而喻，此固吾國城市之通病，雖爲交通之障礙，終不敵侵占之私情，雖有一二賢吏爲之淸釐，終於一暴十寒，寡不敵衆，而無如之何也。市河北岸長街，東西二十里，昔分段立名，今則統稱中山路；昔年視街段之繁澁，定街面之寬窄，其街段愈繁榮者，其侵占愈凶狠，因而街道之寬度愈以收束，而交通愈以困難，行人肩相摩，乘輿蓋相接，亦不以爲苦也，昔有議放寬街道者，人輒笑之，比及淪陷，乃獲見諸實行，又無人敢與抗衡矣。又於東西二門之南，別開新東門與新西門，其間增闢公路，東自華陽橋入城，出新西門，經故瑁湖之北側，北折而達嶽廟之前，以與中山路相銜接，此固有心人前此所求之不得者也。市河通衢之南北，又有小河小街若干道，里弄縱橫，修短不一，甕牖蓬門中，間亦夾有高牆峻宇，其市容自不若中山路之整齊弘壯，園林別墅又在小街之外，若東塔街之塔射，西塔街之秀甲園，皆在中山路後街之後，門臨陋巷，園後則稻田環之，蓋園林恆就荒丘農圃開闢而成，亦惟有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庶幾接近自然，避囂而取靜耳。

醉白池之風光

醉白池在谷陽門外，當城之西南隅。谷陽門外當中山路之南，有橋曰長橋，橋南一涇分市河之水而南流，與城西之城河作並行線，涇之兩側有小街，居民夾涇而宅，其長不足一里，醉白池處於涇西小曲，當小街之南端，由此而西而南，概屬水田，溝澮縱橫，隴畝相望，涇之東與醉白池望衡而對宇者爲超果寺，乃郡城叢林古刹之一。昔年殿閣崇隆，禪房幽靜，今已殘毀不堪矣。昔黃中允之雋作醉白池記，有云「池西畎畝連亘，限之以籬，籬疏可眺也，池南兩三人家，窗戶映帶，婦孺浣汲，望若畫圖」，是知醉白池之所以稱爲西郊勝地者，正以其在市外而得農村田野之風景意趣耳。其後市廛稍廣，滬杭鐵路之松江車站在

池西南方，松上長途汽車車站，在池西北方，相距俱止數百步，上海天主堂亦於池西建若瑟醫院若瑟中學，其他新築民居，連衡接踵而起，所幸距池近處，猶未盡變其故態，黃記所稱池西畎畝連亘，婦孺浣汲若畫圖者，今猶得其彷彿。惟疎籬久矣易爲高垣，園內外打成兩橛，游於內者僅覩園林之內景，行於外者僅見原野之外觀，轉不若昔年之籬疎可眺，內外相映，乃有畫圖之美也。畫圖之形成，以有婦孺浣汲故，然而浣汲之婦孺不自知其爲畫圖中人也；卽就池南兩三人家觀之，亦不獲起畫圖之感，惟自池方之疎籬眺之，而後畫圖之美乃顯，此疎籬之爲用，所以逾於峻宇高墻也；然而此趣未易識也；識而求之而是否爲環境所許，又不可必也。

醉白池初爲顧參議大申別業，繼屬顧學博思照，參議創業於清初順康之間，參議沒後六十年，屋數易主，繼乃歸於學博，葺而新之，仍爲西郊勝地，學博沒後，又數易主；至嘉慶季年始化民居爲公產，隸育嬰堂，充徵租所，以迄於今，蓋亦幾經滄桑興廢之感矣。育嬰堂本松郡士紳捐產公建，樂善好施之舉，後先接踵，而董其事者亦恒能清白乃心，經理得所，百餘年來，迭遭寇亂，而醉白池之園林建築，不僅淤者復濬，欹者復斂，而且新建迭有增加，池西之雪海堂及堂後之西式小築，皆近年新建，而在淪陷期間，又有若干部分之窗戶墻壁，改造爲日本型，今亦仍之。大抵二顧之初營醉白池、原以東部爲住宅，西部爲園林，東部臨街，門向東啓，當小涇西岸，在半郭村半之間；西部鄰場圃，疎籬高柳，純嬰農家景象；今則以西院新建之雪海堂爲主屋，而移正門於西方，門前公路，與鐵路車站之路相銜接，規模視昔爲宏壯矣。雪海堂北又有小院落，新建西式平屋一所，堪供幽居，其地當園之西北隅矣。平屋之東，有渠南北流，由北垣引水入於南部之池，渠東積土成小山，陂陀起伏，遍植嘉卉，山陰別鑿小池，植蓮其中，黃中允醉白池記所稱池尾，殆卽指此。池北作小阜，阜陰小築三椽，與茅亭相傍，是則園之東北隅矣。小山之陽有池，廣可三四畝，作長方形，而東西兩側，稍有盈縮。池之北，沿山之南，爲築屋三楹，中懸橫額，八分書：「醉白池」三字，方可六七寸，書法莊樸而蒼老，王時敏筆也。東一額曰：「海秋貫月」，字大盈尺，山谷道人所書之拓片也。西一額曰：「池上草堂」，郡人楊辛潤書，附有短跋，記堂之建築緣起，出於民國己酉九月松江物產會新建；黃記云「池北堂臨之，斂其四面」，殆卽指此，後人因故基而重葺之耳。昔之堂斂其四面，今則北面作壁，而嵌石刻於壁之表裏殆滿，是爲趙孟頫書之前後赤壁賦，昔立郡齋之海石堂前，丁丑官舍爲倭寇炸毀，諸石掩沒於斷垣殘甓之中，辛巳秋，邑人蔡光曜移此。前賦九石嵌於草堂北墻之陰，後賦十石嵌於其陽，原刻鐫於清康熙四十七年，有郡守郭朝祚所撰短跋，記刻石之緣起，附有趙繪蘇東坡像，乃嘉慶八年郡守趙宜喜所刻，原石幷藏郡齋，附於赤壁賦之後，今則同移於此，嵌諸樂天軒廊下。東坡頭戴草笠，足着木屐，手扶筇杖，修髯垂胸，意態蕭灑，而面目嚴毅，有毅然不可犯之氣象。像左董思白書東坡自題像贊六言四句，其詞曰：心是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我平生事業，黃州儋州惠州。不畢徐湖杭，而言儋惠黃，其詞若有憾焉，升沈失所，身閑如不繫之舟矣；得失猶存，心未必是已灰之木也。樂天軒者，位於草堂之左後側，其北沿小山之東麓，又北爲池尾，其東別一院落，築墻隔之，昔爲住宅，今則育嬰堂徵租所之。辦公室也。堂之右後側亦有軒，其建築視樂天軒尤敞，窗戶皆仿日本式，殆淪陷期間敵僞所改造者耳。軒之前沿池爲廊，由池西繞至池南，又由池南繞至池東，雕欄小樹，曲折迴環，其西介有小院落，又西則雪海堂，爲室五楹，建築莊嚴而弘偉，今殆爲斯園之正室矣。

南廊壁間嵌有雲間邦彥畫像石刻，爲石廿有八方，廿二石爲造像，六石爲記與跋，敍述繪像與刻石之經過。所繪邦彥，以有明一代爲限，首余思誠，洪武中，以耆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者也，時年已九十餘，是不愧爲耆年碩德，冠冕羣倫矣。每人占一格，介以絲欄，獨夏氏父子合繪一格，考功危坐於前，而完淳侍立於後，其他或坐或立，或隱几而臥，或攜杖而行，蕭灑自然，各具風度。第一石三格，第五石第十四石第十九石各五格，餘石俱四格，爲像九十，有明三百年之縉紳髦俊，盡在是矣。記跋六篇，首黃之偶序，翁春書，其紀年不詳；次倪承茂序，項石鈸書，作於乾隆八年；又次徐璋序，作於乾隆九年，而光緒十六年張叔未爲之重寫者也；又次陸錫熊序，作於乾隆五十年；又次何士祁跋，作於咸豐十二年，何時任松江太守，獲此圖，闢靜室於明倫堂右建閣以藏之，春秋由學官激鄉先生及知名之士，舉行公祭，觀禮講學而出斯圖以展覽焉。又次仇炳台跋作於光緒十七年湯復蓀書。據諸家序跋考之，邦彥繪像創於徐璋，徐擬繪事而留心於鄉邦文獻，乃仿漢人造像刻石之意，創成此舉，每繪一像，輒先訪其家世後裔，考其傳記譜牒，就其子孫以瞻其遺容，乃摹繪而傳其眞，前後積數十寒暑，始獲完功，於是當世畫師先後繼起，卽以徐氏所繪爲藍本，相與撫而重寫之，據仇跋所述何郡守所藏乃改七薌摹本而非徐氏原繪，洪楊亂後，何氏所藏於明倫堂者，佚散無存，郡人顧香遠水部漸陳杏生孝廉士翹借得徐繪本八十餘像，闕者則以改氏摹繪補之，別倩名手重摹上石，此光緒庚寅事也。最近抗戰軍興，松邑全城化爲焦土，舊有學宮燼焉，斯圖乃與趙書赤壁賦，同移於茲，幷重刻黃仇二氏所撰醉白池記，由郡人朱廣慈於元鼎楷書，鐫石而植之於壁，凡此皆余童年來游時所未獲見者也。而今竟得見之，蓋斯園自嘉慶末改充育嬰堂徵租所以後，迄今百有餘年，池館園林，有興無廢，以視二顧昔年之旋葺旋毀者，不可同年語矣。池之兩側有闊葉樹數株，其幹盈抱，有黛色參天霜皮溜雨之概，黃記所云老樹槎枒二百年物，殆卽指此。黃序距今又二百餘年，樹之壽今達五百歲矣；而無枯槁斷折之態，尤可喜也。樹下有亭若軒，殆卽昔之老樹軒而經後人重加修葺者也。

現代民族，思想。精神力求改進，建設物質力求革新，同時對於歷史陳跡，又務爲保存其故有之眞相，以供鑒往察來，明辨其蛻化之所由；國人則適與相反，思想頑固，精神陳舊而衰敝，建設物質抄襲陳文，不知精益求精，而對於歷史陳跡，貴之者不知所以貴之之道而任其僵化；賤之者又吐棄摧殘，不遺餘力，惟恐祖先之相貌行止，猶有一二遺存；又或托古作僞逞魚目混珠之技以欺天下後世。因此之故，子孫多

不能識其祖先之本來面目，亦不自知其家世之所從來，頑固者則妄自尊大，而不知所以處人；矯激者又妄自菲薄，而不知所以自處，甚至謂他人父，引狼入室，而轉自命爲國際大同，殊不知國際以獨立國家爲基礎，如其仰外國之鼻息以爲依存，等於附庸降虜，有何國際之可言？譬如癱瘓瘋狂，行住坐臥，無時不賴相人爲之扶持，而反大言救人濟世，將誰欺乎？

概述其他勝蹟

松江自醉白池外，更有若干勝蹟，經余最近憑弔而不勝其慨歎者，并述于下：

東嶽廟，昔爲道家福地，遠近居民前往參拜而祈福于玆者，恆有連袂接踵之概，朔望日更什佰于平時，負販賓纓以及醫卜星相之流，亦多寄食于斯，祈福者是否得財得壽得子得名，雖不可知；而道士與寄食之輩，固因此而獲致其福矣。以此廟宇崇隆，市廛殷盛，而藏垢納污之事，間亦有之。今廟之前部改爲菜場，鱗介蔬果，羅列縱橫，顧主販夫，喧囂塵上，午前尤形擁擠，行人出入，幾無容足之餘地。兩廊之十殿閻羅，塑像依然，但已幽閉于木柵之中，若待決之囚，無復昔年之威嚴顯赫矣。東嶽大帝之寂寞可憐，與閻羅同，僅三兩拆字攤雜廁于鐘鼓旛蓋之間，相與斷守而已。殿前古銀杏二株，積年爲香火薰灼，大部業已枯焦，西院一株，較有生意耳。殿西別一院落，題曰照天侯祠，不知其爲何許人也。院中銅鼎一具，高可八尺，圓周一抱有餘，其紀年爲順治辛丑仲冬陳嘉湘等纂鑄，周鐫爲之銘并篆，題曰照天侯鼎銘。銘詞作四字一句之韻語，文不足取，篆書廿二行，行三字，字方寸許，錫山冶人逸眷梅繼宗經造，捐款人首列梁化鳳捐銀十二兩，時任左都督江南等處總兵官，卽後之江南提督也。鼎腹亭而圓，胸部作六角，供庭燎之用。廟之後部占地尤廣，正殿之後，餘屋尙多，懸有道教會名牌，藉此以保留廟產而已；實則前部臨街之廟產精華，久矣化爲市廛矣。

雲間第一樓，本屬松江府署頭門，其建築面積不如東嶽大殿之廣，其立體層次亦不若西林寺塔之高，顧其形式弘偉，歷史悠久，迴非二者所能及。據道光十一年郡守歸安趙炳言所作譙樓記有云，松江府廨大門，卽古譙樓，始于宋，改創于元，歷明仍之，以置刻漏，頒憲令也。其時譙樓年久失修，趙公蒞任，乃用白銀一千八百兩有奇，葺而新之，更名曰雲間第一樓。樓基築以磚石，類似北平市之午門，而規模較小，登樓四眺，全城胥在望中，堪稱大觀，今則只見荊棘叢生瓦礫散布而已。府廨昔年有讞事及內衙宿舍爲屋六七進，西院海石堂，東院勤補軒，頗有園林之勝，軒東箭道，爲昔人校射之所，歷年坍毀，繼以兵燹，僅存一片廢基而已。偏東有女中校樓一所，巍然獨峙，其地殆箭道之故址也。又東有省立第三學中校樓二所，其地則昔之貢院也，屋今獨存，而爲軍隊占用，公私房舍大都供駐軍用，或供軍警有關之機關以及軍警之眷屬占用，固不僅三中爲然，亦不僅松江爲然也。女中門前有郡守題名刻石數方：其一，爲明隆慶六年六月立，郡人吏部右侍郎陸樹聲撰記，浙江右布政使莫如忠書，尙寶司丞陳懿德篆額。其二，爲清乾隆卅八年立，郡守青田韓錫祚撰記；其三爲清同治十一年立，郡人戶部主事姚光發撰記，庶吉士仇炳台書丹；其四不記年，僅刻短碣，由郡守江夏揚永杰撰記。諸記敍松江政事風土，以韓記爲最詳贍，而陸記則爲題名之先河，松郡之有題名，蓋始于隆慶辛未蜀人李葵庵守郡時也。第一樓下亦立多碣，高下不一，大都明清歷官之禁令，革除胥吏陋規，取締里甲敝俗者也。

方塔，在城東某寺，相傳建於唐代，作四方形，製作簡易而樸素，中立木梯，末層久斷，不可登。寺頹敗已久，最近余於游覽醉白池之餘，乘興過東嶽廟，遂入西門，登第一樓，又東，欲出東門去華陽橋，以時已近暮，而密雲層布，慮雨不果，遂過小橋，折而東南行，彳亍於濱河荒徑之間，遙望方塔之方向，由東向西以覓之，乃値武聖廟。當路，而塔又在廟之西，苔痕濶滑，蒿萊沒徑，遂不果往。僅於塔南小橋上，遙眺之，則見塔之上層僅餘敗椽而缺覆瓦，寒鴉數十成羣，迴環往來於塔之四周，噴噪聒耳，愈感淒清。歸途出新西門，突見小祠宇，額曰華都督祠墓，余念都督之稱，近三百年已遭廢棄，近惟民初偶用之耳，乃遍索腦海中，不復記有華姓而爲都督者，蹤有之亦更無與於松江也，既而恍然有悟，此洋將華爾之祠墓也。

塔射園與秀甲園，是爲西郊名園之二，前者在東塔街，初爲邑人許纘曾之別業，後歸張氏，占地可十餘畝，西起東塔街，東迄桃源里，北傍小涇之濱，頗有園林之勝，園之南鄰又有趙氏園，趙之先，爲張溫和公女夫，趙園初或與塔射合而爲一，亦未可知。趙園之南間一小街，卽吾先人之故廬也。昔年家居，中宵恆聞梟鳴起於後園，其發音若戰栗旋轉而出，旣哀且厲，今猶不能忘也。今之桃源里已起華屋，而園後河濱亦闢茅屋多楹，儼然成小村落，蓋江北人新近遷僑於此者也。秀甲園在西塔街之北端，四周皆溝洫畎畝，昔爲王氏別墅，後改建陳忠愍公化成專祠，而以西部爲普仁堂公所，今則軒閣久圮，而舊基則化爲甯紹人之公墓，惟東部尙有子餘之屋耳。園中故有太湖石，所貯無幾，但見其臥地參差，與搖曳斜陽之一二枯松，互相倚傍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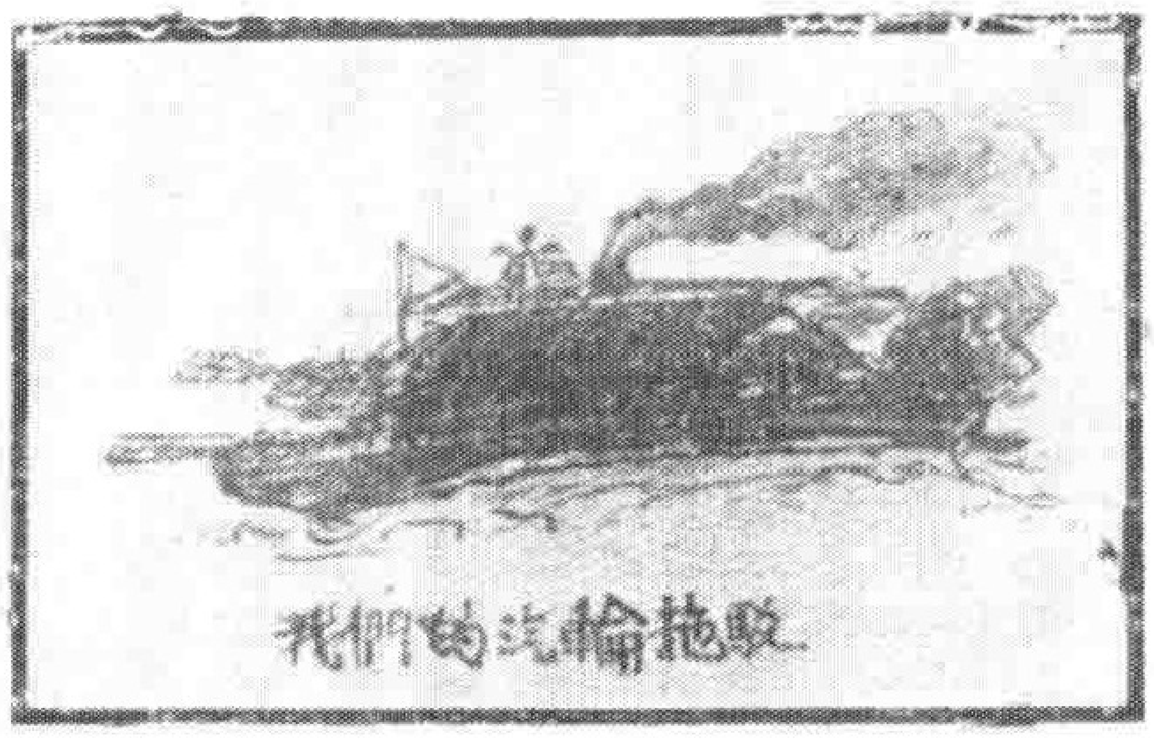
北平導遊
南京導遊
均已付印
卽可出版

長江行（上篇）

徐蔭祥

抗戰勝利後初期，各機關、學校、商行、團體、都在復員，幾十萬避難在四川的下江人也都在還鄉，高貴的大員和有錢有勢的人們都在高飛，各機關的員工及眷屬以至於雞犬都坐江輪東下，無力的難民，都不顧性命的擠上木船去碰運氣。

那時復員的路線，最便當的自然是飛機，有中國中央兩家，後來開辦了一家大華航空公司也參加復員了，重慶起飛經漢口南京，可以直達上海的，空航只須六個鐘頭。



一．我們的汽輪拖駁

其次是乘輪沿長江東行，這條路線，因爲長江上游和下游的水位相差懸殊，所以水程分爲兩個或三個階段，前者以宜昌爲中心，後者以宜昌和漢口爲轉運，站這條路上某一段或兩段，還可以和陸路運輸配合或調節的，比如說有人可以在重慶坐汽車到貴陽轉道老黃平等處入湘經長沙，坐粵漢鐵路火車到漢口，再轉水路東行；有人可以坐木船或拖駁汽輪到宜昌改坐汽車到漢口轉輪東下，以上兩種交通工具，有的是區間的，但直駛南京的爲多，可是爲旅客的安全和迅速起見，坐區間的或一程的爲妙，而且行經三峽，是因爲逼不得已才冒這個危險的，到宜昌和漢口，能夠設法大輪船的話，自然以改乘大輪船爲上策。

此外還有一條北路可走，就是坐汽車由川陝公路北上，過廣元到寶雞，換坐隴海鐵路火車東行，在徐州轉津浦鐵路火車南下，這條路在勝利之初一個時期，那濟關以東鐵路未修復時，有一段汽車路銜接，後來却因爲蘇北一帶在打仗鐵路雖修復通車過，而今暫時又不通了。

歸心如箭

經過了許多的奔走，飛機是無望了，招商和民生公司的輪船也是希望很少，這完全是因爲我們這個戰時機關，不在復員之列，何況又是結束而且倒楣的時候。但那時我歸心如箭，終於在去年八月搭乘木船離渝東下，以下便是我的復員回憶：

由於朋友的幫忙、設法，本來坐民生公司的輪船是辦法的，不想內戰的事兒，軍差運輸忙，民生公司的輪船根本就到不了重慶，所以有辦法而沒有船，這就等於沒有辦法。

再由於朋友的介紹，找到一家民營做生意的拖駁，所謂拖駁，就是一百多匹馬力的小輪船，它拖了兩只大木船（這木船是繫在輪船兩旁的）行駛的。因爲接洽太遲，只能在木船上給我一個位置，說定二十五日開船。

事後又有朋友介紹，精誠公司代辦勝利輪船局的船票，同樣是拖駁輪船，而且二十日就開船，我離渝心急得很，於是改變方向，並且打聽這輪船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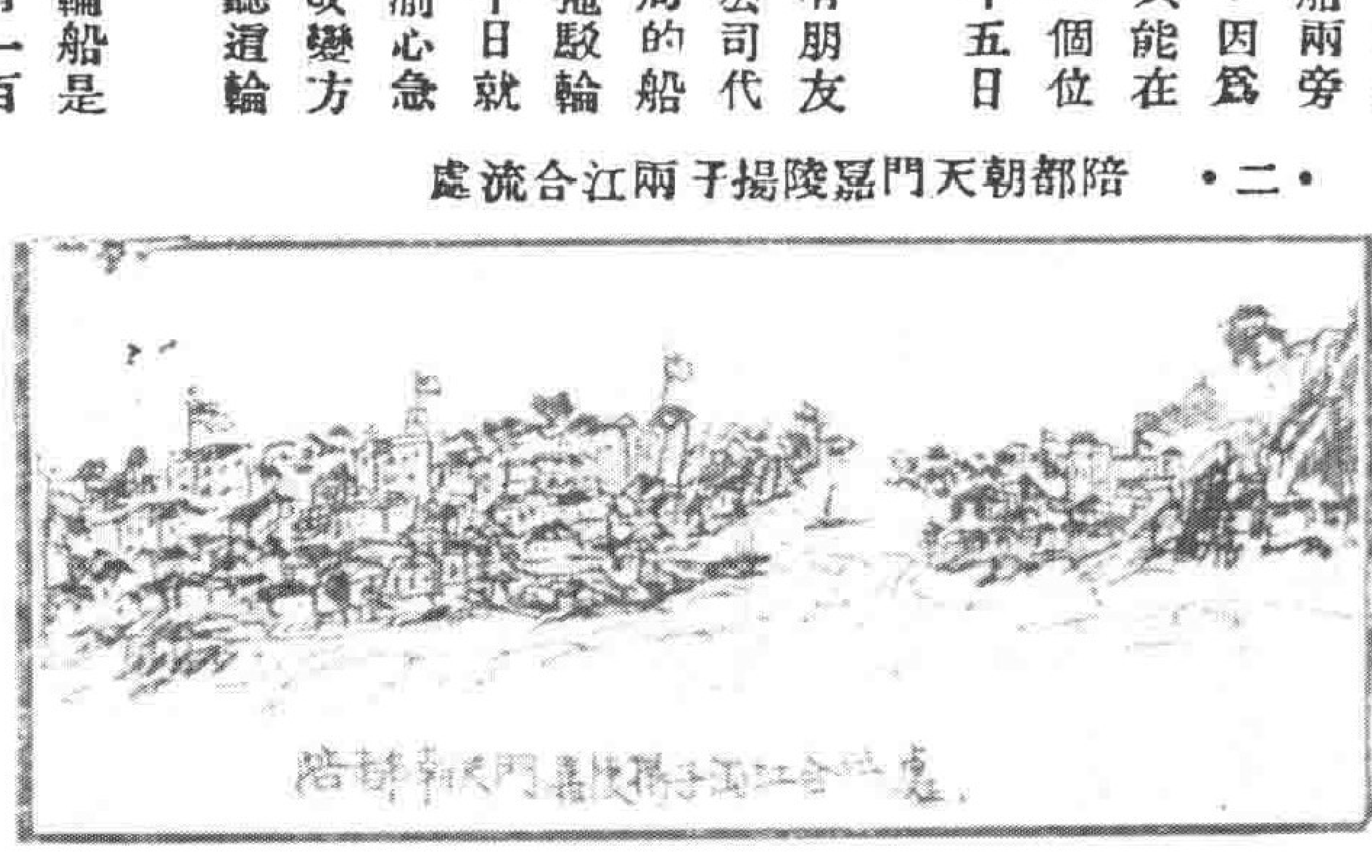
第一，輪船是燒柴油的，有一百二十四馬力，船身長八丈，而且是新製的；

第二，木船很大，有十多丈長，也是新製的；

第三，這船是勝利公司包給兵工署第一兵工廠的，這對於行船的監督，載重的限制等等，對於我們有了信仰。

因爲在重慶的滑頭事體很多，化了錢又傷了精神，流着一陣陣的大汗，跑得精疲力盡，到頭來受了騙，依然不能東行，這才是苦痛哩，所以我決定去買票。

我的希望就是能夠找到一位誠實熟友爲旅伴，不管他是塊木頭樣的人。因爲輪船經過各地，總還要上岸瀏覽，訪友，購物等事，在船上的零星東西總得有

二．陪都朝天門嘉陵揚子兩江合流處


人招呼，否則同行旅客，是偶然的湊合，人各有心，而況這時代人心不古，以謹愼爲要。（事後才知是過慮，實際上共過患難似的同行者很多可以交作朋友的。）諸如此類的問題，倒也不簡單，但是沒有達到這個希望，結果我只得硬着頭皮，單槍匹馬上路。於是八月十九日下午四點鐘去買票，當時接頭好，船待二十一日開行，我打算二十日下午上船。

一個出門人，除了謹愼以外，還有防不勝防的滑頭事情，在買票時，知道輪船就停在鷄皋岩，爲了次日上船明白地點，碼頭，船泊，以及上船情形，找人接頭（這船是隨客到時隨買票隨時上船的）等等便利起見，兼之爲防欺騙拆白事兒，我應該不貪休息辛苦一趟，於是便帶了票找到碼頭上去。



三．唐家沱上憑前眺，滾滾黃水向東流

當時坐人力車到菜園壩，改乘滑杆，走了許多旁山大路，才到達了鷄皋岩，這是距離市區有十多里路程的一個小市鎭，前濱江灘，背倚土山，兵工廠設在鎭西端，所以輪船就泊在那兒灘邊。

第一個觸進眼簾的，並不是停泊的輪船和木船，而是沙灘上的一大堆交通部軍政部的公文箱，看情形也許是打算裝船的，我也不去管牠，到了船上，一時找不到負責人，就隨便和一位乘客打探問詢，那知他給我許多不安的消息，現在兵工廠的人員沒有組織一切亂得很，其他旅客當更不堪設想，全船位置四百多，公司方面出售了六七百張船票，說明十七日開船，直到現在還是沒有開出的確期，二十一日是無論如何開不出，現在船上伙食也沒有，連開水都沒有，衞生更成問題，公司和廠方還有許多糾紛沒有解決，……我不便多問，至少船上的空氣，卻使人難受，情緒紊亂，這個給我很壞的印象，二十一日又開不出，那麼到何日可以開船，這許多問題，必要去和精誠公司交涉，所以我當天快黑之前，立刻趕回中華路找接頭人陳某去。

問題太多了

當時陳某不在，遇着該公司的另一位自稱郭姓的人，他說本來是二十一日要開船的，現在還有一點小問題，所以改遲一天開船，同時知道該公司的經理姓范，並且他介紹我船上的幾位負責人錢某，徐某，張某三人的姓名，要我二十一日上船，說是二十二日可以開船，他又說本來我可以在朝天門碼頭上船，因爲輪船在二十二日下午開離鷄皋岩，當晚停在木關沱（卽朝天門對江）在那裏要登記辦理出境的手續後來因爲怕在那裏有別人來找麻煩，而上船客人恐受拒絕，或引起誤會而致上不了船等情事，他要我還是到鷄皋岩去上船，比較安定省事，我想也不錯，多費幾個行李錢是無所謂的，只要安定，有辦法，反正坐那一家的小輪駁都是一樣地預備吃幾天苦，所要求的是平安還鄉呀！

這樣我覺得還有些不放心，我在第二天（卽二十日）下午又去該公司問詢，借此看看他們的動靜，因爲精誠公司是在中華路二五五號一個弄堂裏一家人家的樓上，外面連招牌都沒有，壁上連紙也不貼一張，所謂公司，比人家一間會客室也不如，除了幾件簡單的木器櫈櫈和文具茶具之外，別無長物了，另外三間臥室和一個小外室等，我且毋需注意，第一點表面上有些不倫不類，其次說話的人，口氣有些支吾，加之這兩天報上又在大登輪船公司和他們掮客們騙局的消息，勝利公司也被登過，（雖然在「來函照登」欄裏有該公司的聲明）但印象使人不得不起疑，所以我在二十日再去問詢，他們要我在二十一日一定上船，上午下午卻無關係。

於是我在二十一日飯後就僱了人力車，帶了行李一起動身。當時叫一個當差的送我，我坐滑杆先行，他押着行李挑担後隨，落後了二十分鐘，就在這念分鐘裏，見到了兩件不幸的事：

一件是一位旅客，因爲船上無洗澡處，下河去洗澡，這位旅客是曾游泳的，大着胆子離岸較遠，不想江中浪頭原來不小，一個旋渦一個浪，把他打翻了身，他倒比船先走，順流而去了，這事是十九日發生的，可是公司方面待二十一日才通知他家屬，他是單身旅客，他家屬只有胞兄弟在此，趕到碼頭提去了行李，便和公司交涉去了。人類是很容易怨天尤人的，於是大家說這船一天挨一天就誤了人命，這自然是一種命運論調，但公司方面至少也要負點責任的。

另一件是午刻，勝利公司一位姓武的職員到船上去，客人就責問他何以不開船，據客人說他當時的回答是：「我已離開公司兩天了，這事我不知道，」原

因是有些人在他手中買了船票，怕受騙局，所以一怒之下，飽之以老拳。

其次，我又聽到船上的情形壞透了：

第一，船是兵工廠包的，兵工廠人員上船，對於其他客人氣焰兇兇，而且一面放謠言，說公司亂賣票子，上船無位，實際上船上舖位四百八十個，兵工廠包了三百二十，其餘由公司賣票，可是兵工廠人員上船，二人佔三個舖位是常事，帶有小孩者尙不至此，客人到來無辦法，船上負責人一個也不在，等於無人負責。

第二，上船最早者，已有七八天的，船上還沒開伙食，連開水也沒有，客人都上岸坐茶館，自已上小舖子吃飯，這一點在我單身旅客太不便了。找到張某，他像個茶房，言語支吾，不負責任，一時情急，馬上打發行李挑回去，當晚再到精誠公司去交涉。

第三，船上空氣很不好，生病者已有數起，兩天來抬進市去看病的人也多，甚至於有人傳說，有的旅客借此要求退票，（自然公司方面要做生意，不肯退票，而且也無錢可退了。）

第四，這船是一家太平公司的，該公司承運了交通部等機關公物，後來因為投機垮了台，沒有辦法，就由精誠公司拉攏，把船過戶給勝利公司用，所有物件貨物，由勝利承繼運京，內中的錢事人事且莫管，精誠公司再做掮客，把船內載量的大部份包給兵工廠，及至把船開到鷄鳥岩，入了兵工廠的勢力圈內就管不住了兵工廠人員強橫式的上船，人多手多，一聲號令，把原裝物件全部搬卸，拋在沙灘上（就是上述被日晒夜露的箱櫃公物），且把自己東西裝上船去，當然他們不管如何裝法，一百噸位裝幾十噸，你也無法管他們，一個人員佔兩張舖位的事，也是常情常理以外的情理了。

此外的傳說紛紛，略可以分別種類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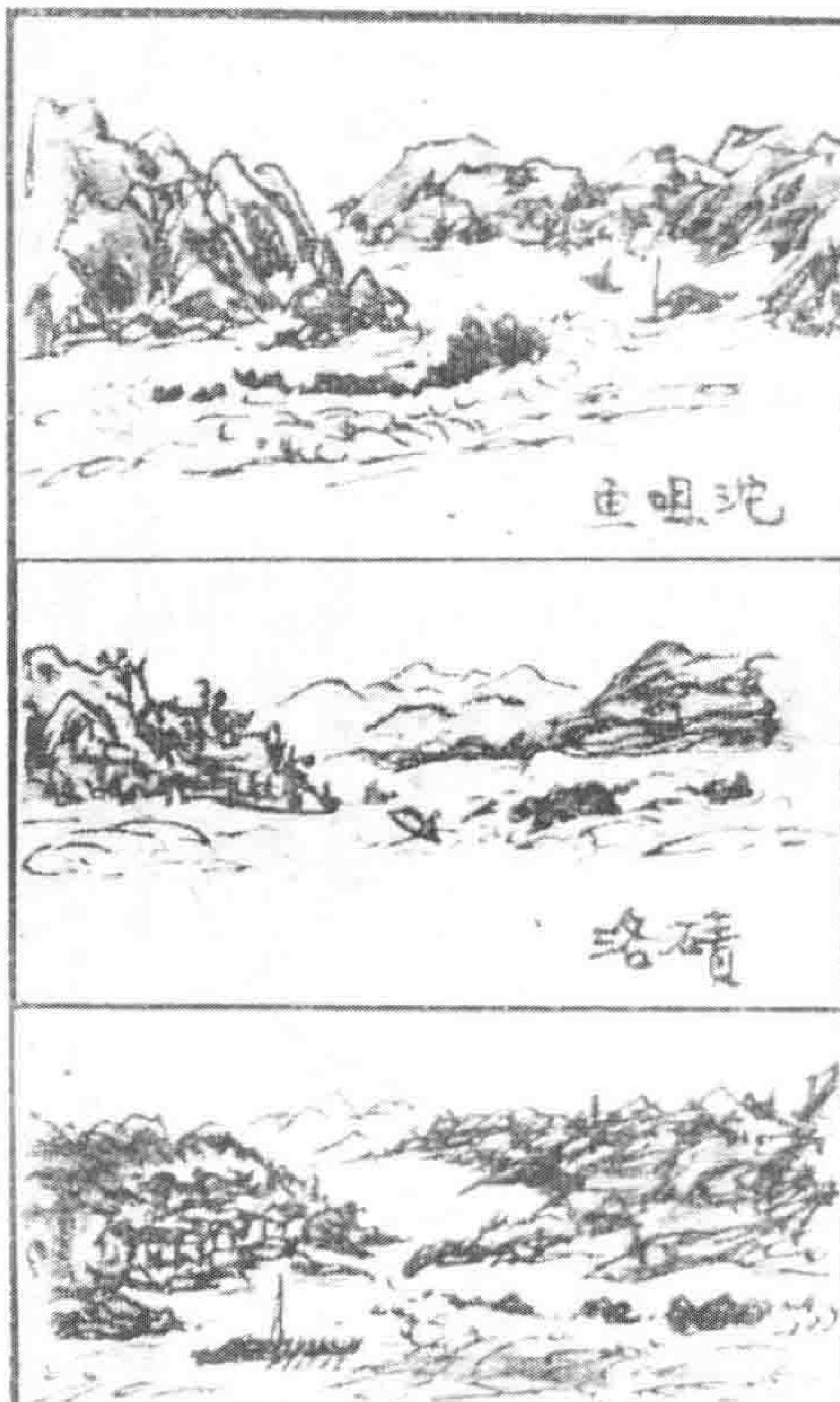
一、公司拿了兵工廠的包價，分期付款，但公司又挪用這筆錢在籌備別的船隻，這就是移用此錢去做下趟生意，所以這趟船已無錢可以開出去了，那麼公司也許要垮台，如果垮台，兵工廠可以扣船，旅客卻無地退票。

二、公司亂賣客票，形同欺騙。

三、公司虧空。

四、精誠賣出去的票子，公司方面沒有名列單內。

五、兵工廠也許會把客人全部驅逐下船，同時實行扣船，用自己汽輪拖行去京。



•四•　魚咀沱・洛磧・扇背沱

這許多消息令人駭異萬分。當時在碼頭上遇着了精誠公司的陳某，並且同市區，幾經交涉至夜深，得由該公司范經理付具保證，不日開船，並知道兵工廠方面的最後一期付款，派員自帶，公司方面借到了八百萬元作為底金，合併開支，足夠駛到南京，這事一直到二十三日才辦妥，據說其間還發生過困難和幾度僵局，同時旅客們又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參加週旋，據代表團又發生了和公司方面有着勾結，出賣旅客而為私人貨物着想，以致現出爭吵衝突的活劇。

二十四日上了船，但見情形依舊，令人疑信參半。二十五日又擱了一天，但是沙灘上的公物已解決了，裝上船去，把未出錢的商貨擠出許多，卸上岸去，當時客貨又起了糾紛，二十六日乃至再挨一天，直到二十七日上午，把水手們薪水發了，才行登船，由兵工廠會同查票，到十一時許，才正式開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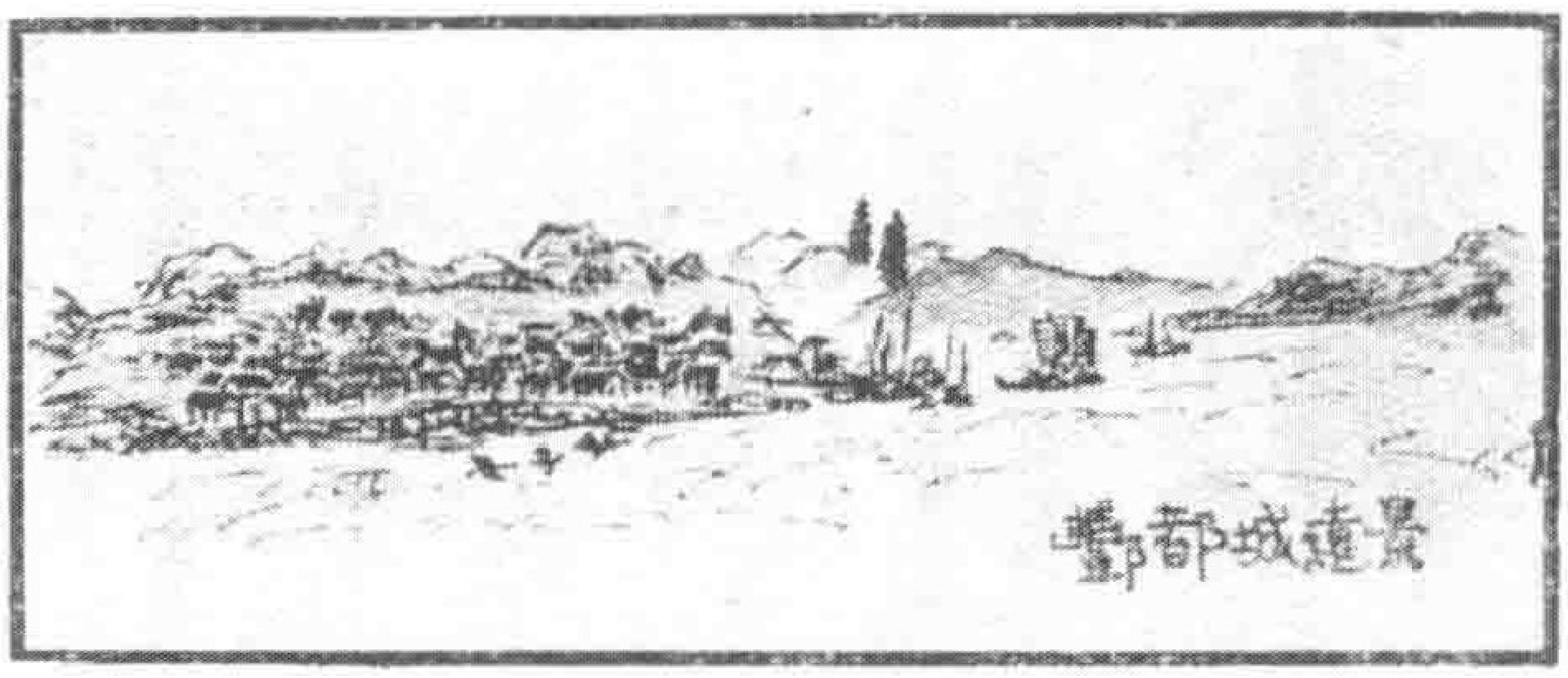
我們的汽輪拖駁（圖一）木船大於輪船，兩只船的頭尾都超出輪船很多，所以夾在中間的小汽船，除了旗子和烟囱外，在旁邊是看不出它的眞面目。兩只船頭上各架起一支櫓，名曰橈，是用在幫助後柁以及汽輪的轉彎，這在水力倒衝的時候很得力，有如汽車的兩個前輪一般，木船內舖分三層，兩船共有五六百個位置，但旅客只有三百左右，分佔的地位，總算還寬

暢。

別兮山城

船開到江心，馬達起勁地打着進行曲的拍子，加以順水的推力很大，所以行駛得很快。

船沿着江駛去，可以瀏覽到山城的側面岸上，菜園壩的熱鬧，珊瑚壩的機場，太平門的曲折下坡的公路，龍門浩的纜車，……直到朝天門，依稀看出山城的可愛，爲了上坡下坡到處煤氣而曾經厭惡過重慶，已非一時一刻了，但這一瞥之間，却覺得有些戀戀惜別，至少在我這兒住上快一年的時間，至少山城的姿勢是藝術的，氣概是雄偉的，精神是莊嚴的，山城有如古畫，寫不盡又畫不盡，只恨沒有帶個照相機來。



・五・酆都城遠景

一幌之間，到了兩江的會合口。（圖二）水勢滾滾，汽輪左扭右轉，終不能在木關沱停下來，因此一下子順水流去，直到唐家沱停泊了，一小時許已去三十里了。

時間雖然很早，但是領江的人沒有來，這所以一定要停泊等他的，這位水上英雄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開了船不來，因爲他住在木關沱，一定要到木關沱去接他，而今還得陳經理帶了一百二十萬元坐了滑杆去請，架子可不小

這一請又是一天，二十八日就在唐家沱等住了，據說這一趟請的領江副運手等共計六個人，他們把船領着送到宜昌，領費一起是六百五十萬元還供伙食。

長江水流天天在變，沙灘會一天洗上幾個澡。現在江面相當闊，從二十五日起上流傳說在落雨，（當晚在鵝皐岩祇濺了些雨星）下流就流不順水，三天來漲起一丈多，在唐家沱泊了岸，上鎮去吃飯，又泡了碗茶坐了一個多鐘頭，回上船去，已不是原來的路了。原來靠江邊的沙灘路已沒到水裏去了。

唐家沱是小鎮，三五家飯館和麵店，怎經得起一百多個餓虎似的客人（兵工廠三百多人自己辦伙食）當時一掃而空，連忙煮飯也來不及。

唐家沱山水幽秀，對着水路，前眺大長黃泥水，滾滾向東流。（圖三）二十八日晚來，秋雨濛濛，江山起霧，眞成了一幅小米山水。

二十九晨開船了，一路江水滔滔，山峽灣扭甚多，看不盡的山和水，賞不完的大小礁石，有的像黑龍，有的像鯨魚，有的遠看像烏龜，近看又像無比大的水牛，都鞘起了頭，或弓起了背脊，吞吐着水，江水爲之飛起波濤，濺起浪花。船隻見牠們遠遯，人們都望而生畏。（圖四）

江流如此灣曲，每每前瞻好像已無路，轉過山麓又是一程。

天雖然下着雨，但客人大都擠上船頭去瀏覽風景，小孩子雖然被大人監住，但也常去擠上人縫中偷着奇蹟。

船中的伙食很惡劣，八人一桌只一葷一素一湯，葷的是冬瓜肉片，但肉只兩三片肥的；素菜却是炒黃豆之類；湯是只見幾點葱花飄在面上；尤其是飯，硬得如鐵屑，大家用湯水像吞一樣的溜進肚子裏去。

順水行舟，速度還算可以，每小時能走三十餘華里。下午三時許，泊涪陵，這是一個烏江和長江會合處的一個山城，可以從烏江上行到彭水縣去的，時天尙小雨，和幾位同行客相約冒雨進城。

城駐山谷之上，街道整齊，而且有汽胎人力車，店面相當像樣，物價復低於重慶。得知次日過酆都不停泊，那兒有名的榨菜無法買，大家都就在涪陵買了，貨色確比重慶市上的厭，而且味道要好得多。

忠縣一瞥

三十日晨天氣陰涼，山色尙暈，七點二十分鐘就開船了，繞過涪陵水一灣，便是一個灘，水滾滾滔滔，浪濤湍急，一連串的旋渦，水手們忙着推撓，杭育育的叫囂，幫着輪船撥船頭，大家看着他們先把船撥向露脊的礁石衝上去，不能不揑一把汗，原來這才是他們的巧妙，要這樣使那灘上向外泛的水潮回擊，再把頭一扮，順着勢就過了灘。

十一時許，經過那神祕名兒的酆都縣，縣在山崖水濱，附近有觀音灘之險，水勢更爲湍漩，黃波徘徊相撲，飛花四濺，好像整個大江要翻身的樣子，煞是驚人。遠看山中雙塔，相依相偎，但實在是夾江對峙的，風景很是幽美。

下午二時半，即到了忠縣，船停了，爲了避風險，不敢趕路。

忠縣甚小，依水憑山建縣城，城外沿河老街；城中的街稱作新街，上下山中小巷均以石爲級，城小無可觀，僅山頂武廟偉峨，關帝高大，殿中有戰砲一，

是爲同治製，但不知道以前是否有這一件古物潰毀，同治年重製之呢，抑是同治年的造作狩會，以加重人民迷信的意識？看那錦繡金線龍圖，也可算是偉物了。

此外山麓還有一座萬壽宮，也很大，四週菁森濃綠，屋舍參差，澗水潺潺，極現山城之勝。

在東關，鎮江祠左街頭，立一巨石碑，高可二丈，也是清朝同順年間重立的，這兒原來是「蜀漢壯烈將軍嚴顏故里。」（碑上如此刻着）但是古蹟無處尋覓。斜里山崖挺直，老幹參天，籐葛縱橫，瀑布高掛着，成三折級，聲孜孜然，夏蟬復鳴於樹，秋蟲啾㗱在岩邊，下臨長江，葉縫間透看去，黃水滾滾，氣勢不凡。在泉下沐浴，清涼澈骨，比在黃泥水中游泳，眞是仙凡懸殊了。



六．萬縣古扶下，懸瀑高數丈

小都市風的萬縣

三十一日晨七時就開船了，上午在武陵附近遇着民生公司的輪船，牠們一前一後的乘風破浪而來，把浪頭掀得多高，使我們的船顚簸得很厲害，而又因爲三隻船繫在一起，所以互撞互擊彼起此落，擠撞了好一回兒，使人駭得神色都變了，迸着氣不敢出聲，彷彿性命就在頃刻間哩，幸好渡過這個難關，但卽發見中艙因爲互撞而致漏水，水手們連忙又去掐水，修補隙縫。

天氣晴朗，江風習習，秋氣涼爽，天青山碧，水波赭黃，白鷗飛翔於空中，翩翩若舞。

下午一時半，抵達萬縣，縣在深山中，遠看萬戶，憑山建屋，崗巒起伏，作爲縣城的背景，大江滾滾在其前，眞個八大山人筆下的圖畫。

馬路寬闊，市店繁華，百貨商店無線電廣播着南北雜調，汽車人力車以及人羣在街上熙攘往來，很是熱鬧，大有都市的風氣，晚上電燈很亮，但也因電力供應不夠，實行分區停電辦法。物價比重慶低了一半，尤其是米糧，所以生活程度很安定。

山澗，不知起源在那裏，蜿蜒曲折，繞天生城山脚而下，到一頂古拱橋頭，使牠高懸數丈，瀑布下搗，前有巨石橫阻，石後造成了古潭似的，水聲隆冬潺濺，白沫四飛，弘旋而出，我們可以站在對面的水泥鋼骨大橋上欣賞，令人神移志易。這座大洋橋，就架過山谷，銜接寬廣的馬路，名萬安橋，是交通的要道。

天生城是萬縣的名勝之一，山不高而挺，上面巨石矗立，昂首看去，好像一座古城立在山頂，較之重慶復興關還要雄壯巍峨，而且不是人力所能建築的，據說從山後可以曲折而上，上面還有人家和山村市面，但我們以時間太匆促，未能一探桃源爲憾。

西山公園，在縣之西數里，馬路可以直達，頗有園林之勝，也是以天成勝人造，裏面還有很好的游泳池，當局趁着盛暑，增設了紅綠電燈，安排了音樂播音，可以品茗而陶情，可以和女伴就草地作翩翩之舞，眞叫人樂不思歸哩。

如果要找一個比較杭州九溪十八澗還好的地方玩玩，萬縣閘門石那個山坡，街巷與岩石相併，沿着溪澗盤旋而上，澗水或緩或急，或湍或靜，小石板橋橫亙其上，山石疊積，或聚或零，時時迎水遊戲，澗水有時怒噴飛沫，有時高懸丈餘，琮琮琤琤孜孜濺濺，有圖畫，有音樂，山水之美，無以言喻。

大橋溪街在縣市的東端，臨江有鐘鼓樓一座，兩層其體，大角其形，巍然高聳，古香古色，不讓武昌當年的黃鶴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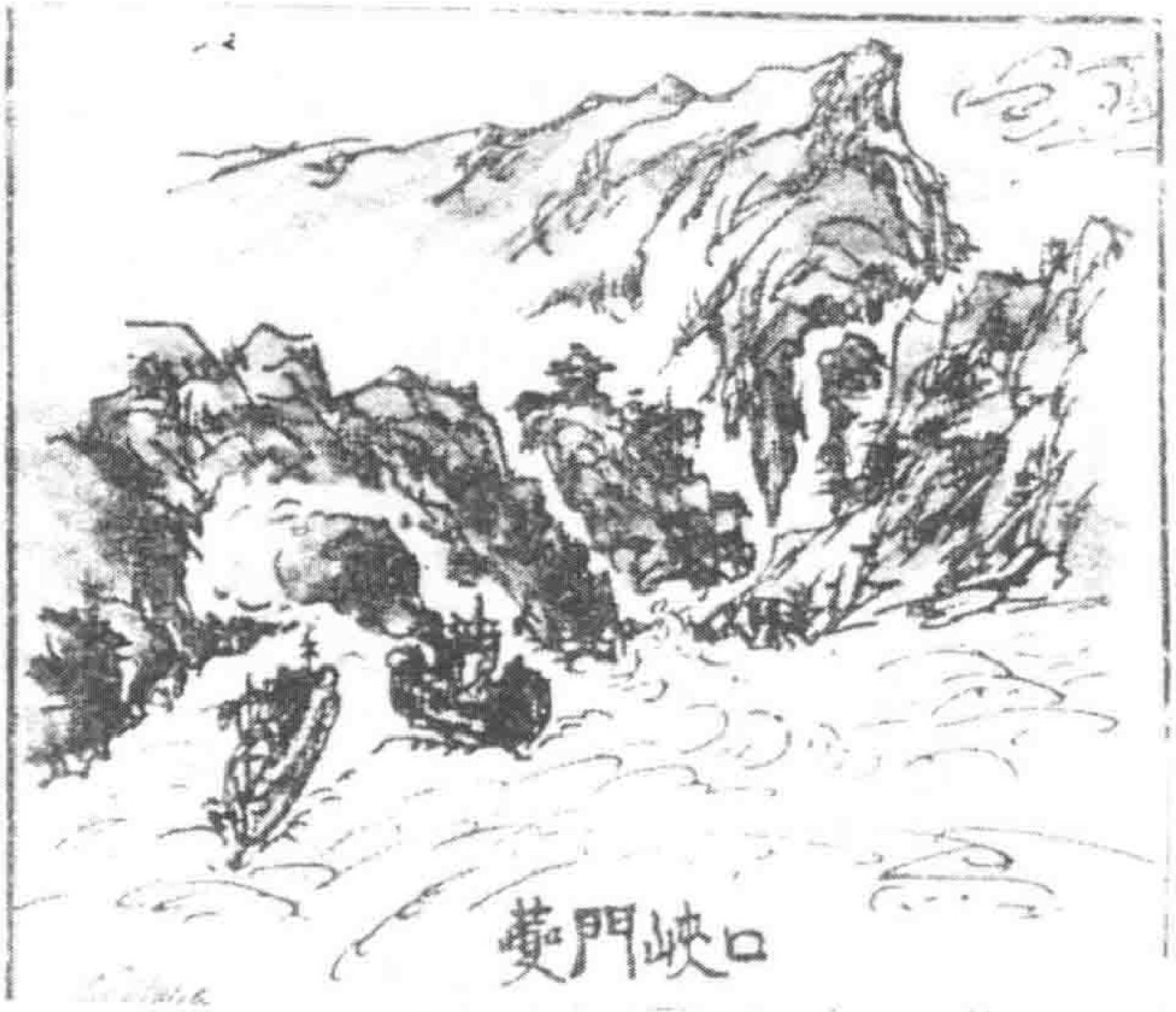
此外尙有太白樓，秀才洞等風景區，但是時間來不及，未能一一遊覽。

過瞿塘峽

九月一日，四山無霧，昧爽卽航，天氣晴朗，白雲絲絲縷縷，飄浮在蔚藍色的天幕上，江風拂拂，水波粼粼，日光普照，水面銀花閃爍，白光萬道，耀人眼膜。十一時過雲陽，但見羣山合水，江面逐漸收縮，這一帶的山頭多東向，倒是個奇跡。

遇民權輪於雲陽之東，遇登陸艇在奉節之前，我們的船又受了兩次虛驚。旅客百態，筆下實在難以形容，但是大家爲生命的恐懼意識，却是一個。

下午二時到奉節，據說附近有諸葛武侯爲前綫設防擺下的八陣圖在灘上，但是沒有看到，倒不如西川新都㕓漢間練兵 用的八陣圖來得明顯，過奉節，



・七・ 夔門峽口

卽入夔門峽口，（圖七）這便是瞿塘峽的起點。瞿塘峽，又名廣溪峽，峽前民貴輪停泊於此，登陸艇疾駛而至，正足以爲風景點綴，白帝城卽在羣峯之間，如懷中之阿斗。是爲漢昭烈帝託孤之處，樓閣嵯峨於峯頂，江水在牠腳下衝漩而過，山勢甚佳，前瞻峽門之夫脈，斜視大江的來龍。水邊有最最險隘的灩澦堆，像是一隻怪獸潛伏在水中一般，無時不在掀波作浪，弄得這個迴漩的水流濺來撲去，爲航行家所駭怕的第一關口，眞是古今上下數千年來的天險。

入了峽口，兩邊高山峭壁，岩石塊塊壘壘，高不見頂，花紋縷縷，山隙亞痕，黃綠灰褐，眞像天然加上的油漆，（圖八）。岩間題壁甚多，有鐫刻者，孫元良的「夔門天下雄，艦機輕輕過」。李瑞浩的「巍哉夔峽」等，尤見刀筆秀麗。

入峽不久，轉入風箱峽，以左壁崖上有兩個洞，成方形，一上一下，有手臂那麼大小，像個風箱的口子，故名。我們初以爲這是人們在小洞中砌上方孔以符會的，後來水手告訴我們，這是天然自成的。

在峽中，大不了水流泛泛，只有木船才破玩弄得旋轉而趁勢下行，汽輪却無須如此耽心，只要水手們齊力杭育幾次，來撥撓便方向趨穩，也就輕輕而過了。

水手們說，危險的不是峽，而是險灘。

果然不久到焦灘，那裏像鱷魚似的燋石，在江流偏旁脊露在外面，這灘石比之鱷魚的確不錯，而且正在像鱷魚還在和水底下什麼怪獸在惡門似的，把水吞下去又吐出，翻來又滾去，船渡此險時，也受到很大的震顫，旅客們自然又是驚恐失色了。

下午五時，到達川東邊陲上的巫山縣，這算是到了瞿塘峽的終點，但從此以下，當爲更險的巫峽了。

這是一個深山中的小縣，但也曾受日本人的注意，在民國二十八九年間，遭受了轟炸至慘，到今還是處處斷垣殘壁，在這僻窮的地方，恐怕再也不能夠恢復舊觀了。

巫山四山多梨園，產梨甚豐，梨膏精比蜂蜜還好價特兼，

城西有泉瀑高數尺，匯爲井，井深兩三丈，水清涼徹骨；泉湖茶，茶葉也是本山產物，茶香泉冽清心潤胃。

・八・ 瞿塘峽內



過巫峽

九月二日早晨六時半啓行，一開船就入巫峽，兩壁山岩峭屼，高不可昂，棧道鑿壁縫乃通過。

這巫峽包括巫山十二峯，計曰：望霞，翠屏，朝雲，松亦山，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飛鳳，登龍，聖泉等便是。據說從前宋玉假託楚襄王夢遊高唐，遇巫女，自稱妾乃朝雲，與之發生了雲雨巫山的風流故事，在山頂上還立了朝雲廟，可是現在峽中，山勢或開或合，連什麼峯也摸不清楚哩。船就像到了潭中一般，前瞻無路可走，後顧便不明白自己從何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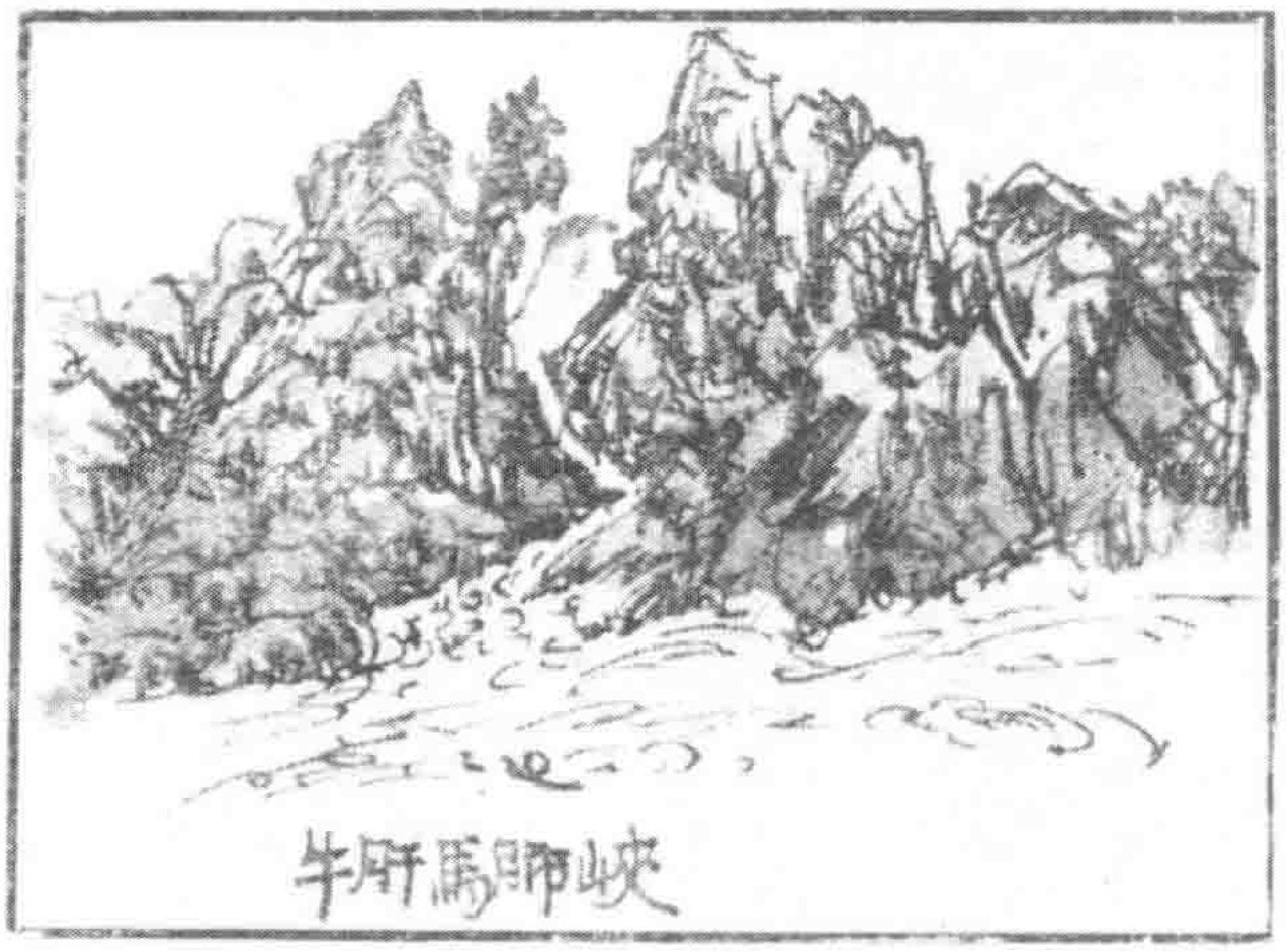
過礁石，這是石灘，還不算險，行下去不遠地方。卻有一石，迎水奔來，江流衝上去，被分撇兩邊，驟看去彷彿這大石是活的，正向上流衝游上去一般，石上于右任先生題爲「對我來」，這三個字更增加了它的氣概了。

到了巴東附近，遇着了永康輪船迎面駛來，大家又驚恐地期待一次震盪，碰一次命運，霎那間過了巴東；也無人注意這個鄂西重鎭了。

五七一一五四

以下一連串來的大小險灘有牛口灘，洩灘等，波瀾都很大，水面一處處的漩渦，大的有丈餘闊圓，小的也有幾尺口徑，一切水面上的東西都會被吸下水底去，在漩渦附近於是就起了一堆堆的泡水，那是水底下向上泛起來的，據說這砲水不算大，大的泡水能夠躍起水面幾尺高，小些的船也會被掀翻的。在海中發生大風浪的時候是常有的，我們在險峽中談此，已經有些談虎色變了哩。

十二時半過秭歸，前視高山當前，據說那就是兵書寶劍峽，繞過山脚，水滚迴旋，波瀾自興，山陰灣水處，就是新灘，那是一個駭人聽聞的險灘，木船在那裏常常翻身，大輪船也曾在那裏擱淺過。時間雖早，决定停泊宿夜，等次日早上再和以下的許多險灘搏鬥吧！



・九・ 牛肝馬肺峽

在茶社品茗，間來和鄉氏擺龍門陣（川語，謂閒談之意）不意對江就是全國有名的工程家杜鎮遠氏的故里大宅，而臨流水，背託高崗，氣昂昂然，風趣却甚古雅。

夜來滿天星斗，明月一彎，原來已近中秋節了。然而氣候還是如此的熱，只得就黃泥江邊洗個澡，躺在沙灘上喝茶納涼，一時興起，遇到如此佳境而不能成詩，只好低哼着小夜曲，以自陶情。

過西陵峽

九月三日早晨，繼續航程。今天是貫穿西陵峽了，兩岸峭壁依然高聳雲宵，雲未開朗，昂首看去，眞像是山峯之插縹霄。繞山根的水流迴漩着。一山當前，挺立着像是阻住我們的去路，項頭大樹斜立着，好像一個老人在瀏覽江水，山脚幽洞一個，一瞥即逝，沒有淸楚，只有一石突出而已。這山峽統稱爲牛肝馬肺峽。（圖九）船到峽下，撥過船頭，順着江流，輕輕的繞過去，這給予旅客的恐怖而又輕快，並且舒暢興嘆，再過去又繞過了許多崖脚，江面略略寬起來，沿江風帆幢幢，點綴着美麗的山水。（圖十）這時遠山猶在雲霧裏愰去愰來，江水却仍在兇湧怒奔。渡過新灘，接着又是崆嶺灘等，一直到獺洞灘的一段，兩岸錯石橫互，掀波作浪，江水泛濫尤甚，泡水更多，漩渦層疊，飛浪犯石，其鳴濺濺，其聲澎湃，（圖十一）黃波觸船，澇澇復隆隆，嘩啦又嘩啦。中途燈影峽（十二圖）屹立在江左，插立水面，蔚然壯觀。

十點五十分鐘，已出了山峽，卽見平陽，江面擴朗，天地爲開。午飯時分，到了宜昌，以下就不再有山峽和礁灘了。回看一下已走過的一千二百零三華里中，計穿過三峽之險，渡過許多險灘，計有觀音灘，鐵門灘，狐灘，明鏡灘，興龍灘，雅馬灘，灔澦堆，寶子灘，交灘，下馬灘，將軍灘，牛口灘，洩灘，塔洞灘，新灘，崆嶺灘，獺洞灘，石衕灘，以及不知名的大小礁灘等，不下二十多個，處處都兇險萬狀，但我們却平安渡過了。

宜昌巡禮

在船還沒有靠岸時，便看到這一片平陽大地上，屋宇比櫛，範圍廣大，西式樓房和平民瓦屋擠擠擴擴的樣子，沿江彷彿是船塢，桅檣成林，大小輪船，民船泊滿了江岸，相去有幾里路長，尤其觸目的是載重二千噸的江寧船輪停在江心，這種大輪船在上流是看不到的，而以萬匹馬力的船來和我們的汽船比起來，彷彿鯨魚之比小魚了。江面是如此的遼闊，對岸陸地，成了一線，樹木嘉禾都不容易分辨。

宜昌有幾條相當像樣的馬路，平坦寬闊，兩邊店面輝煌，是長江的心臟；復員的接運站；高山和平原的接壤地；是戰爭造成的水陸碼頭。社會服務處辦理復員登記，分配船位，以及爲社會人民服務，不遺餘力，成績斐然，比重慶東下人民無法獲得交通工具的雜亂情形，大不相同了。凡過境

・十・ 風帆幢幢



人員都可以從那裏得到住宿，膳食，衛生，洗滌等等，只要化費很低的代價。是的，市面上生活程度，已比重慶高至幾倍了。

在抗戰中，這兒被保存下來的大房子固然也不少，但遭毀的卻佔了大多數，尤其學校，損失最大。現在到處可以看到一片片的焦土礫場，滿眼觸到的是斷垣殘壁，一時要恢復舊時的容貌，恐不是容易的事，情形實在太慘了。


•十一• 錯石橫亙，江流滾滾

但見馬戲團，電影院等，都在瓦礫場中劃出一塊地面，架上蘆蓬在營業。誠樸的老百姓，越來越窮了，有許多連個草蓬也架不起，正在期待着政府救濟的人民，何止千萬計呢？

當我們在茶館裏喝茶的時候，忽然遇着江寧輪船上的水手們，有些同行者希望和他們講些交易，託他們帶做黃魚，結果遭到拒絕了，但水手們的打算，不在黃魚，而在自己帶貨，比如皮蛋，鹹蛋，湘蓮等等，既能夠賺到大批的錢，又不違章犯法，同時他們卻告訴我們的門路，可以不買票先擠上船去，只要行李簡單，反正在輪船以前不査票，等到査票員來時，船已行駛江中，你可以說明重慶來的，一時無法買到船票，而需趕路，並且拿出身份證件來，規規矩矩補張票就過去了，反正這麼大的船上，也不見得太多了幾個人，而況船在江中，他也無法趕你下船。這辦法雖好，無經驗者，還是不敢輕易一試。

四日下午在碼頭上見到一件令人寒心的事，事實是財政部人員的行李物件，包了小輪拖駁，從重慶運往南京去的，不意木船欠堅固，汽輪加速行駛，以致船板受震太甚，終於有一隻船在距宜昌不遠的地方裂了許多隙縫，江水浸了進去，這是前一天的事，勉强趕到宜昌碼頭，天已黑了，只得任其浸水了一夜，今天得着社會服務處允許寄存行李的幫助，才搬上岸來，無論是舖蓋皮箱，都成了水泡蛋，淋下來的水，已經是紅紅綠綠，各色俱有，內中衣物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想起我們駁雖然行駛慢一點，卻能安全到宜昌。實在欣幸萬分。

「快些把箱子打開晒晒，或者烘乾了就好辦了！」我婉惜地向他們押運員提議。

「這是別人的東西，動也動不得的，」他傢傢地給我回答，而且深深地表示着遺憾：「而且鑰匙都是行李主人們自已帶走了的，那有什麼辦法呢？」

南湖在市區的南端，是一個樸實的風景區，在長江裏走了多天，看到這一池碧水，鄰波不揚，煞是可愛，當黃昏的時分，在湖濱茶社裏坐上一回兒，令人想起上海兆豐公園的水，南京玄武湖上的情調來。天上星光燦爛，獨月兒已正正半個了，此情此景，使人神往。

•十二• 燈影峽

離宜昌縣東二十餘里地方，有個三遊洞是唐白居易同着弟知退元微之以及宋歐陽修蘇軾先後遊此而得名的，據說景物極爲雅倩，可惜我不及一遊，只見有三遊洞冰廠的冰棒，滿街叫賣，但該廠卻設在市內，倒使人對之發噱。



沙市的黃昏

在宜昌並沒有多就擱，第二天請定領江，在九月五日很早就開船，繼續東航了。

宜昌以下，江面遼闊，兩邊間或也有山崗，但只能算是平地上的隆起物了。

離宜昌東向偏南行，距離縣市二十餘公里處，有荊門虎牙兩山，隔江屹立，據傳說「上合下空，宛若仙門闕，故又名人橋，」這該是過份的誇張，事實上

江面很闊，不過在平原上可稱起對峙的山峯罷了。比之三峽，遠差太大哩。

午後，忽然傳來消息，柴油引擎壞了一個，聽去果然拍拍之聲，頓形單調，前進速度大減，幸好是順水下航，假借水力不少，大家起了一陣恐慌之後，只好聽其自然地行行飄飄，各人自己在默禱着，另一架機件，別再出毛病就是。

提心吊胆地前進，五時過後，便遠遠望見了沙市的房屋，大家像在希望什麼的翹首點脚，但是水流太急，機器馬力小到抵擋不住，船已過了市鎮，還靠不上岸；領江大副在叫喊，船頭上水手們在攪撓，幾次把船弄得橫過身來，乘客們無不惶惶失色，直等水手們愈得跳了水，他們帶了索子椿子，鐵頭等用具，游上岸去，忙着打樁，絞索，才把船扣住，這下子已遠離市鎮有五六里路了。

「這兒地方不安靖，爲了大家安全起見，我們把船拉近鎮去！」當時一位兵工廠的隊長似的（在渝時他曾指揮點事體的人），在用兩隻手做了喇叭，罩在嘴上向大家呼籲，於是大家應響，紛紛上岸，馬上幾百人列成了兩隊，分拉了纜索向市鎮去，天暮黑下來的時分，船已迫近停在碼頭上宿夜的招商局的大輪船傍邊了，這眞是不幸中的大幸。

市沙市鎮很大，街道也很寬闊，店面整齊而高壯，市面繁榮，不亞於宜昌，也有電燈的設備，雖然只有一條街，可是灣灣曲曲，相當的長，物價似乎比宜昌便宜些，此外有一家土里土氣的電影院，在放映「大戰前夕」的片子。因爲天晚，這些我也不暇觀察。在月明星稀，燈火處處的時分，買了些東西回船來。

華通號輪船泊在沙市，碼頭上的[illegible]椅成排，彷彿上海的外灘公園一般。只差些樹木花卉假山的點綴。

沙市隸於江陵縣，但是江陵的繁盛和經濟重心，都被沙市奪去了。江陵縣境在沙市的上流，分有新舊兩城：舊城是楚渚宮的遺跡，便是三國時代很有名的荊州；新城却是清朝旗人駐防的地方。

長江水流固然急從白帝城到江陵也有六百多華里，「千里江陵一日還，」連大輪船怕也辦不到，我們拖駁要走上兩天，當年詩人，未免太隨嘴亂說，過分誇張了。

品質精良　到處風行
大賚紗花被單
註冊商標
大賚織造廠股份有限公司著名出品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餘興里　電話九四七三九號
製造廠　上海檳榔路廿七號　電話三九六二一九號

流徙到岷山

洪文瀚

這次，被迫走進岷山中的一座縣城去，使我內心陷於苦悶，抑鬱！我一顆赤熱的心，彷彿要被擲入罕無人跡的深壑冰淵，永難翻身，重覩光明的一日了！

雖然，我曾好幾度想掙扎，但因種種原因，無法跳出這令人窒息的牢籠！到岷山去，屈指算來，已是第四次了。自從三十年夏天，由蘭州跑到這邊來，開始過着悽涼的生活後，我總想擺脫這不幸的環境，無意再到這高寒的岷山中來！然爲着生活的鞭策，環境的驅使，竟是接二，連三，又四回了！

十幾年的漂泊，沒有一點成就，慰安，我還能讓自己輾轉在淒涼的山谷中，消失青春，把生命寄託到陰黯，凄感的孤塚上麼？

說起來，我的命運，何其不幸啊！半載的奔波，剛結束不滿兩個月，又要拖着還爲風、霜、雨、雪、及冰雹所摧殘，憔悴得像骷髏般的形骸，離我棲息時達六載的古老蘭州，和初次相識的友伴！

記得是一個雨雪紛飛的下午，我和她對坐在方桌邊，老友爲我設計傾談的良機，特把電燈移去作方城之戲，另在桌上燃起一枝洋燭，以備我們相談。話匣子一開，就由科學問題，談到宗教問題。她母親是個基督教徒，坐在那邊叉麻將，聽到之後，亦不覺好笑。談話情趣，因甚融洽，不覺連續至六小時之久。看看時已深夜，恐城門關閉，不能回去，乃興辭而歸！

踏着泥濘的道路，在黑夜中，回到寂靜得像墓廬般的宿舍後，她的舉止，言行，突在腦海裏展開鮮豔的一幕。

夜深了，四週顯得特別沉靜。我想：明早得離開這古老而又暫時值得留戀的蘭州，還是早點休息吧！那知睡到床上後，竟憧憬着在黃昏時的情景，幻想着美麗的將來！一齣欣喜，幽鬱的悲歡曲，在脆弱的心靈上，振弦交奏，令我無法入睡了！

當魚肚色的白光，映在窗櫺上時，我已驚醒。推窗外望，雪花紛飛，終日不止。次日仍下雪。道路泥濘不堪，無法起程，亦無法乘機與新識友人，重敘舊歡。咫尺天涯，不勝惆悵！

陰鬱的七道子嶺

十三日天霾。膠輪車趕來住所後，即置行李於車，抱着一顆沉重而迷惘的心情，和兩位同事，登車南行。

車子駛出市郊，轉向甘川公路滾去。泥土鋪築的路上，刻劃着兩條很深的車轍。車過土揚，塵砂迷漫。如在遠方看來，倒像章回小說所描寫的「一陣塵頭起處，擁出一輛車來。」想到置身其中的景況，不是彷彿已變成小說中的主人公了麼？

行二十里，至西菓園。山色已較蘭州略見清秀。自西北技專設於此處後，這冷落的村舍，已逐漸步入繁榮之途。小飯鋪亦新出現了兩家。在此午餐後，匆促南行，爲的是想趕到中鋪投宿。

沿途融化的雪水，已順着縱坡，滾滾北流。膠質的黃土，滲和這雪水後，愈加黏膩，阻抑着車輛前進。兩頭老騾子，至此，竟五步一停，十步一息，氣喘喘，汗涔涔，彷彿不勝艱勞似的！

照這樣牛行的速度推測，是無法趕達預定處所的。爲減輕車輛載重，便利曳引計，均紛紛自動下車，在泥污狼藉的途中，蹣跚前進。我再依車行時速。五里計算，今晚勢難趕到中鋪，將被迫留在寒苦而荒涼的七道子嶺上了！

步向嶺下一間農舍前休息，約摸有半句鐘光景，一個工頭站在路中驚奇地說：車子加套了！隨着，一種不協調的車軸與木板磨擦聲，已御風而至。當車子在眼前發現時，果見車頭上，增加一頭牲口。據車夫說：車子爬不上坡，那是臨時租用的。從這邊上山，坡度更陡，道路更爛，今晚，恐嶺上也到不了？他和我商量，擬止宿於此。我以道邊的店房過小，設備簡陋，而時間又不晏，特飭驅車登山。

由此間前行，泥污狼藉，舉步維艱！我拖着這不値珍惜的軀殼，冒着險難，行走於破敗殘缺的護堤上，以求片刻的安適。

要不是我生長在南地的山國，具有攀高山，越峨岩的潛能，相信早已滾入深淵，葬身岩際了？

爬到半山，循一道平且熟悉的捷徑走去。路上鋪着厚厚的雪，行走其上，雖較穩妥，然皮鞋裏滿盛被融化的雪，冷得全身在發抖。

這高寒的嶺頭，不僅飲食粗劣，宿店污穢，且治安堪虞！過往的行旅，誰願在這邊歇息呢？

然而，我彷彿有深重苦難，永難解脫似的！三十年夏天，因汽車拋錨，被迫步行到這裏投宿。卅一年秋，又因同車旅客，由蘭出發時，延誤很久的時間，投宿於此。誰曾料想到這次遠行，又被意外的春雪所阻呢！

在寒風怒號的淒涼黃昏，我們僅進食一些白水麵片，和一盆炒雞蛋。兩位同事，於晚飯過後，就躺到熱炕上，呼呼入睡了。而我却因情緒紛亂，直延至下午九時，方爬上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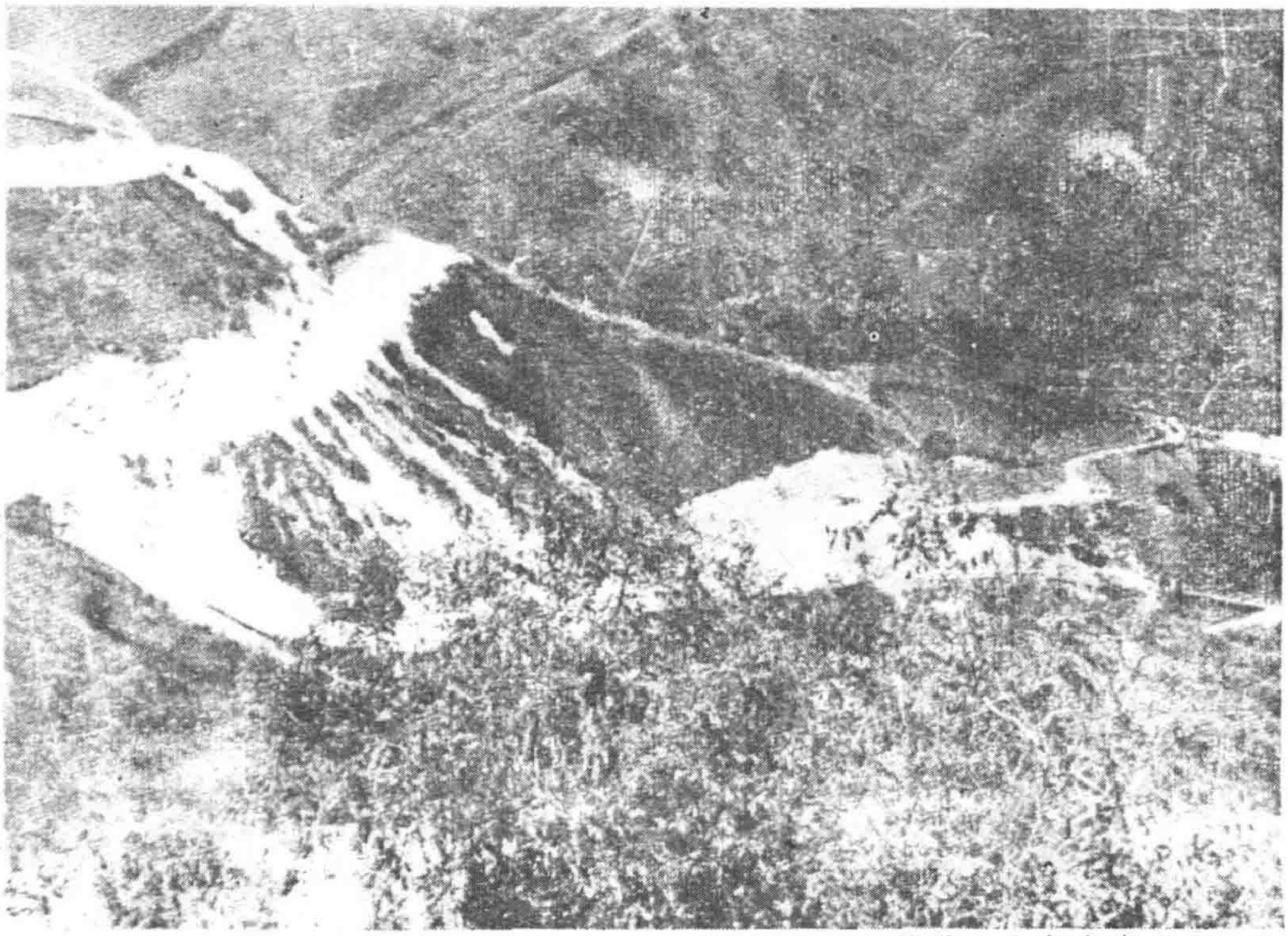
戒懼的臨洮途中

昨晚，作了很多噩夢。今晨起來，精神很壞。拉開污黑的板門，向外一望，街上的積雪，已凝成透明的冰塊。尖銳的曉風，颼颼地從耳邊括去，不禁勾起我的愁懷！

黃濁濁的公路，從街道的盡頭，蜿蜒入山溝。車夫趕着車子，爲恐翻筋斗，特緊拉一根繩子，以代煞車。我們幾個人，爲避免春寒的襲擊，同循一道小徑，在黯澹的陽光中，悠然緩步地走去。

沿途盡是渾黃的土，光禿的山。公路緊傍一道險溝，朝向遼遠的南天伸去。過摩雲關後，經一道匪徒不時逞虐的殺人溝。記得是卅年的夏天，與同伴乘汽車飛馳此地時，每個人都以緊張而戒懼的神色，提鎗實彈，如臨大敵般的，想予那出沒無常的洮西匪徒，以一種制命的打擊。當日的激昂，英勇，至今仍躍然腦際。可是，後來幾度孤單地經此時，又馴順得像隻羔羊，靜待他們來宰割了！

在這險惡的溝中前進，總算叨天庇佑，沒有出岔子。約行卅里，至一寒苦，冷落的村莊——中鋪。在此勉強食下一碗半白水麵條，和一小碟像嚼臘般的



分水嶺上盤山公路綫

熖肉後，復登車南行。

不久，平川在望，洞穴纍纍，草木不生，趙前見三三兩兩的山鼠，在穴前遊戲。牠一發現我們，即迅竄穴中。時或探首外望。離開家園後，已十有餘年，未嘗此野味了。今日過此，恨未能撲殺幾頭，烤在火上，以佐晚餐。

前行復前行，忽見一座小得像鴿子籠般的洮沙縣城，蜷伏在綠蔭深處。矮小的店肆，模型似的到在一條狹窄的街道旁。走了幾十步，不覺已穿出城垣了。

城郊寒風颼颼，勁厲無比。一輛膠輪車，乘風波浪似的前進。巔簸時許，即抵辛甸。

辛甸，雖屬洮沙縣的一個鎮市，但其繁榮程度，却遠在縣城之上。紀得卅年夏，驅車經此時，適逢集期，曾購到許多離開南京後，所未嘗食的櫻桃。其味雖不若玄武湖上的甜美，但已夠我們稱心了。

這次抵此投宿，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覓到一家稍爲寬展的單人小店。坐在馬糞薰蒸的熱炕上，休息一些時光，才同到小飯館裏，進了一頓稍爲豐盛的晚餐。

回店後，我坐在屋簷下，悵惘地凝視着那無心出岫的團雲，和憂黯的穹蒼。

夜深了，我拖着困倦的身軀，抱着迷惘的心情，爬上土炕，昏沉沉地睡去。

翌晨起來，默無一言地，爬上了車，讓其載往被「放逐」的岷山中去！

出辛甸鎮，見麥浪滔滔，一望無際。左邊綿無盡頭的山嶺，平平整整的，像是一道土堤。堤上有三三兩兩揚着鞭子的農夫，在那邊策馬深耕。從平川仰望這山頭春耕的景色，眞覺詩意深濃！如表現入畫，那不是更引人入勝麼？

我們沿着洮河之濱的平野南行，一轉瞬間，不覺已達距辛甸二十里地的新添舖。此地歸臨洮管轄，市廛櫛比，商業頗盛，我們就路旁飯館進食每餐僅堪果腹的麵條後，復登車南行。

天空的浮雲，濃重而灰黯。從蘭州動工後，那無窮極的蒼天，彷彿在以變幻的雲彩，來暗示我的前途，同情我的辛酸。這時，我像是從海市唇樓的夢境中醒過來，明白所謂「人生」，原就是空虛，苦惱的啊！

絲絲的雨滴，像晶瑩的淚珠般的流落着，似乎亦是要向我表同情，特以那潔淨而柔軟的雨絲，來爲我洗滌各處所積聚的煩慮，與悒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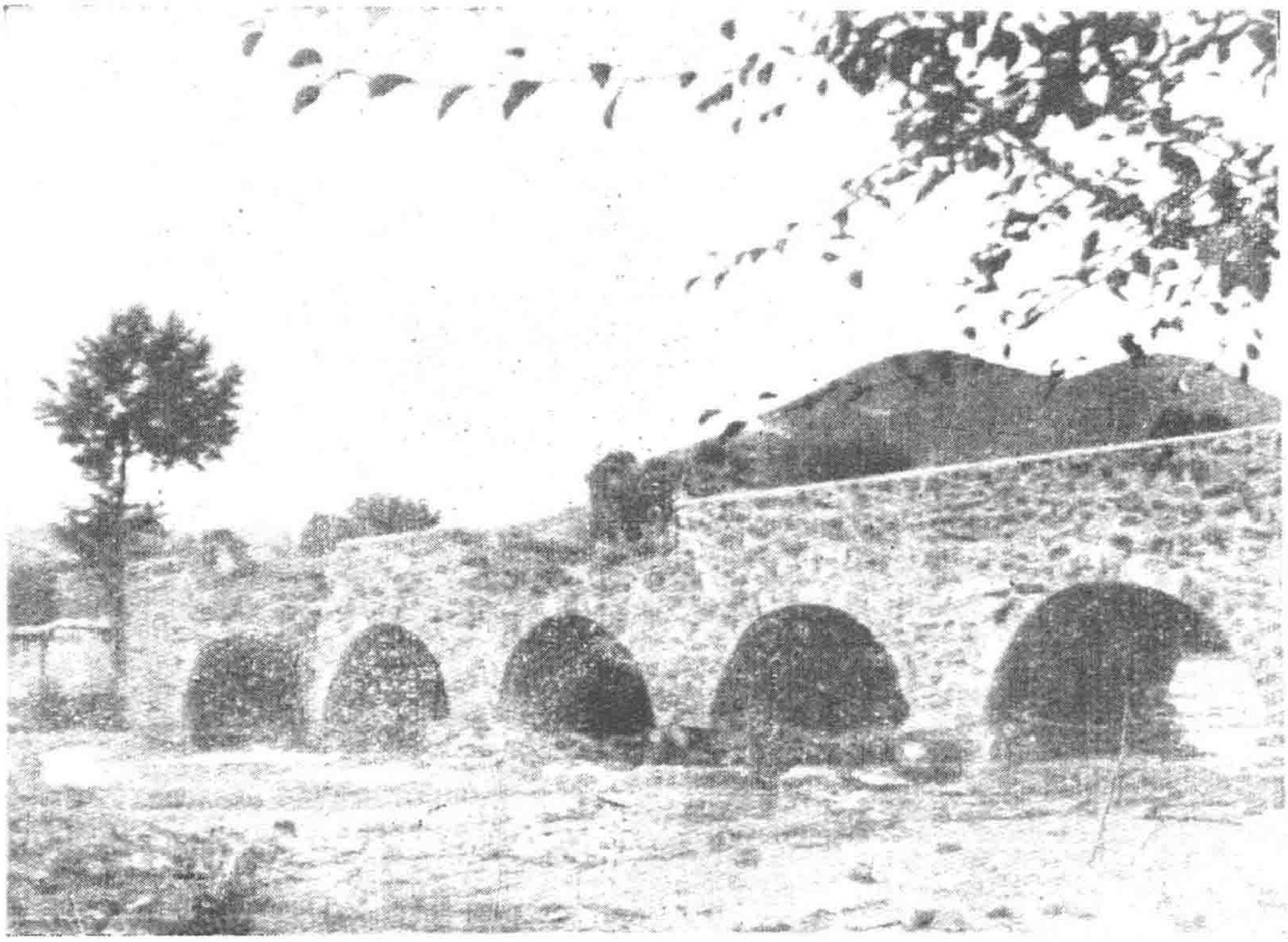
在雨水沐頭下，進入臨洮北門後，即投奔在一間穢臭的大車店中歇息了！

次日，我派人向車店洽雇去岷縣的車輛。因蘭州雇用的七輛木輪大車到這邊後，欲返蘭州，不願遠行。蒙店掌櫃的「好意」，願爲我們代雇。不到兩個鐘頭，竟代覓了三輛鐵輪大車，索價二萬二千元。這較蘭州雇的，每噸公里，約高一倍有半。只好自行設法。終於以一萬五千元代價，雇了四輛鐵輪大車。

官堡的人間地獄

昨晚，天黑如墨，廣闊無邊的天空，沒有見到一顆星星，只有閃電在每個角落警戒，時發射銀花似的光芒。待其向黑漆的天空搜索未得要領時，轟隆，轟隆的雷聲，即繼之而起，嗶啦，嗶啦的雨點，亦挾以俱來，頓把寂靜的大地，喧騰得像是一壺正開的滾水。

就在這時光，我們歇息的車店，被當作一種試驗。水氣在蒸騰，穢氣在上



疊藏河上的斷橋

昇，馬糞變成流體，混合着種種穢臭，充塞於每個角落，令人窒息難受，然生長在這邊的人們，經常沐浴，呼吸其中，竟處之怡然，不覺所苦！

今晨—十七日—起來，仰望穹蒼，陰晴莫測。八時把行李裝車後，派人引鐵車去裝運帶岷的一些工具。

不久，我們均離車店，到一家小館子裏進麵點。跑到裝車的地點時，見他們慢吞吞的，一點也不緊張。我急得要命，只好乘膠輪車先行，以備趕到官堡投宿。

車子沿着泥濘的土路滾出南門，見公路兩旁，柳絮飛舞，麥浪環抱！移時身入其境，心曠神怡，雜念盡滌！車行至此，時速大增，氣溫亦漸暖，正解襟迎風間，不覺已抵距縣城二十里地的下陳家嘴。

從這邊到官堡，大約還有六十里的途程。自此前行，沿途無食物可購，只好在這邊勉嚥半碗麵條，以免中途挨餓。

離開此地，經一小丘，眼前又展開一片平原。澄澈如鏡的洮河，至此已與我們分手。

仰望藍天底下鑲嵌的幾團白棉絮，已張開令人沈悶的帘幕。暴燥的春雷，亦在渺無邊際的雲天中呼嘯。這時，舒暢的春風，已變成陰寒，料峭，奏起悲愴的音調！

不久，這鉛灰而憂鬱的雲層，像流冰般的堆積起來，狂風由北而南的疾駛，黑雲被捲向遼遠的南天一角。頭上的雲彩，慢慢地露出一股和靄的光輝。

但，在遼遠前途的上空黑雲，却愈積愈厚，我目覩這情景，不覺煩悶起來！走在這崎嶇而艱險的路途上，遇着大風雨來臨，將是無法避免的？我只好暗自祈禱前途所有的陰翳，黑暗，被掃向更遼遠的角落，讓我重新呼吸於光明而溫暖的世界中。

風，確是愈來愈猛了！同車的一個胖子，已未能抵抗寒流的襲擊。他不斷地把頭縮進皮大衣領子裏。最後，連頭也不見了！

走了二十里，才見四週的陰雲，狼狽地竄去。一輪和煦的太陽，重臨碧空，放射光彩，照耀着這憂樂不同的世界。

過陳家嘴，漸見羣山，平原漸小。走入山地，忽見一灣流水，蜿蜒路右，淙淙有聲。此地路僻人稀，遽聞流水低語，不禁百感交集。繼前行，見一些農民，就河畔安設水磨，用以輾麵。轆轤之聲，震耳欲聾。

十五里，至沙灣。村民多置簡單的織布機於戶外，在和暖的陽光下，織其寬僅一市尺的蔴布。他們織就後，除偶以縫件衣服外，大多轉銷蘭州，換取生活的必需品。

從沙灣東行十餘里，走過一座跨在山水河上的長橋，忽見一座雪山，高矗雲天，迎面而立。春風從其山脊飄來，撲到臉上，不禁打了好幾個寒噤。

這座大雪山，是洮渭兩河分水的屋脊。海跋二千七百餘公尺。山上積雪，終年不消，蔚爲奇觀！

車上遠眺，山脈綿亙，恍若屏環。面山前趨，疑是一條絕路，待身入其境，則別有天地。我們且眺且行，不覺已抵官堡。

官堡，原係一個鎮市。屬臨洮、渭源兩縣共管。去年三月間，改設縣治，定名爲會川。抵此後，至縣府籌備處，

即詢尋備經過并索要錢，圖一份，以備參考。

在去年的春天，此地曾爲股匪所據，至今原氣未復。當股匪竄擾之日，一般民衆均避山頭碉堡內，得免於難。我於去秋經此時，聞堡內人山人海，幾無立足之地。料想堡內房舍，必甚稠密。很想一遊其地，藉觀究竟。惜以行程倥偬，未遂所願。此次重來，乃得乘便前往。

走出車店，即可見那雄壯而古老的碉堡，兀據山頭，隱現於蒼鬱的雲杉間。及身入其境，惟見綠蔭遍地，曲磴透迤。時或於林隙，見農田萬頃，村樹籠煙，時或於枝頭，聞小鳥啁，啾嚶嚶不已。瞻此景色，雜念盡滌，不知世間尚有所謂塵世。

但，當我沿着那小徑，進入堡內時，又滿懷失望，令人悲傷！矮小的頹垣，亂七八糟的，佔了全面積三分之二，僅有的二十幾間土房，像豬欄般的充滿着惡臭。窄狹而坎坷的街道，荒涼得像是受過炮火的洗禮！

棲息在堡內的人們，均度其幽暗而苦獨的生活。出入其中的，盡是些沒精打睬，骨瘦肌黃的。如遇狂風襲來，他們或許即將被吹到於路上呢？

過去，他（她）們何嘗不是壯健的呢？

歸途中，我在爲那羣苦難纏身，貧病交迫，奄奄一息的弱者祝福。願那救苦爲懷的南無觀世音菩薩，大發慈悲，讓他（她）們過着人的生活，享受一些人生的樂趣。

晚飯後，伏在炕桌上，記下一段日記，就昏然入睡了。

雪山中的買路錢

在沈悶而迷惘的夢鄉中，忽被一種沈重的聲音驚醒！側耳細聽，原是工頭在催促起程了。

睜開惺忪的睡眼，見窗檔上僅是一片朦朧的白光。當測工爲我燃起一盞鬼火般的青油燈時，週遭的環境，陰森可怖，彷彿有無數魔鬼，困擾着我的心靈，無法在曙光前掙脫似的。

我拖着疲倦的身軀，蹣跚地沿着一道黑漆的走廊到戶外去，仰望黑沉沉的穹蒼，僅有半弦殘月，孤掛一角，顯出無限的淒清，帶來無窮的寂寞！

幾條瘦長的黑影，幽靈似地在屋角邊閃過，充滿着無限的神祕。時而遠方傳來幾聲犬吠，引動小鳥的叫喚。晨曦的序幕，就這樣揭開！

起先，是東天吐出一片鮮豔的紅霞。幾片淡青，紫堇的雲彩，和諧地夾在其間。當這彩色隱沒於青色的帘幕中，一股魚肚色的白光，從裏面熾熱起來時，天空已是一片乳白色，隨變爲銀白的色彩，然一輪紅日，始終不予這黑暗而冰冷的世界，以溫暖的光輝。

車子在寒風中爬了很久，才見太陽姍姍地從高山後面爬起來。這時，它不僅予我們以熱的安慰，且爲我們驅逐那寒冷的曉風，鼓勵我們朝向橫亙前面的大雪山前進。

在這苦寒的春晨，走到距官堡二十里地的羅家磨後，知已進入山地。從這邊前行十里，經一小村，即踏上渺無人煙，景象枯索的坎坷旅途。

山行十里，至西北防疫處馬廠所在地。這邊的房舍，原係新建，但自去年遭匪洗刼後，已成破瓦頹垣，荒煙莽榛，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過馬廠五里，一道山溝，從大雪山中，挾着漪漣的流水，晝夜不停地流向路邊來。溝名黃祥溝，是綠林英雄經常用武之地。每過其處，我總深存戒心。幸得天護佑，幾年的奔波，從未遇見過這般「好漢」。

高山上的積雪，不分春夏，不分寒暑的在融化。雪水順着山坡，流向遺失修已久的公路。從馬廠至分水嶺間，可說是五步一水溝，十步一泥塘。重車從這邊爬去，時陷泥沼。我乘坐的一輛膠輪車，雖有兩頭老騾子牽挽，也未能飛越這難關。後來，還是得力鐵輪車上卸下的三頭騾子來幫忙，才繼續前進。

但，前途仍是障礙重重。有一次，車夫不愼，又把車子陷進泥沼裏了。落後的鐵輪大車，又一點蹤影都沒有！我們等得不耐煩，只好把車上的行李搬下來，渡這惱人的難關。

車子在雪山上爬行，有數不清的苦難。從馬廠起，爲着泥塘密佈，車馬難行，只好徒步。待車跨越分州嶺，在山谷中沿着漳河疾行時，一轉瞬間，不覺已抵今晚歇宿的處所——車廠。

兩個多月，不曾遠足，今日忽以沈重的心情，步這遙遠的路程，疲累不堪！當我住到一家平日相熟的脚店後，就躺上炕了。這時，忽渴悶難受，乃向石掌櫃要了一碗漿水喝。困乏的精神，才慢慢地恢復過來。

休息一些時光，并費食幾枚鷄蛋後，石掌櫃鬼鬼祟祟的，拉我到廚房裏去。他像煞有怪事般，請我坐到熱炕上。他說了些不三不四的江湖話後，旋誇耀自己交游的廣闊，待人的熱誠。的確，在他屋子裏，貼了一百多張的有銜名片，這多夠威風啊！

據說：在黃祥溝行刼的匪類，都是他的徒子徒孫，故在這邊過往，無武力保護的牛要人，總得投刺晉謁。否則，跑到那舉目無人的荒涼地區，難免不出亂子的。

我在這條路上，雖不斷地往來，并幾度投宿他的脚店，但我始終不願留張名片，被貼在强盜頭目的屋子裏。

他和我閑談一陣，突開口借款了。三千塊錢的數目，雖不算多，但我們一般窮小子，又怎負担得起呢？況且，我和他非親非友，自得婉拒這無理的要求。然而，他是幫會中的首領，在下層社會中，佔有相當的勢力。尤其是在這民情刁悍，匪徒出沒的鬼域世界。當時，雖滿肚子不高興，但想起暑假期中，或將隻身奔關，與我友人一傾離訴時，三千塊錢，就由口袋裏飛出去了。

崇山鎖不住我的心

二十二日侵晨，正熟睡時光，復被車夫叫醒。匆忙地梳洗後，就登車，沿漳水南行。河畔，山邊，……雖有成叢的灌木，惟以氣候寒冷，仍是一片焦黃，了無生氣。誰會想到剛離春光融融的蘭州一星期，竟被擲於冰冷，苦寂的境域中呢！

我在兩山夾峙的谷地中，身雖行進，然終難免像被關在囚車裏一樣的拘束，苦悶。向南望去，是條蜿蜒曲折，了無止境的深溝。我目測這一山脚到那一山脚的距離，其最寬處，還不滿兩百公尺。因此，我的視綫，就被限制得這樣窄狹短小。這時，我一顆比巨石還沈重的心情，像要躍出胸膛，翱翔於蘭市的上空。

後來，我讓那跳躍不已的寸心，慢慢地安靜下去，忍耐地凝視着那晝夜不息，悠悠消逝的流水。當流水奔到險阻的地區時，化成了駭人的巨浪，毫不躊躇的怒奔而去。這時，我思潮起伏，像有千言萬語要傾訴。但，回頭一看，有誰能同情我的遭遇呢？

二十里，至噯虎橋。漳水在此與來自木寨嶺的山水，匯合東流。過橋，地勢漸高。十里，至石關。路旁排列一些簡陋的房舍。在此，遍覓麵食舖無着，只好買點鍋塊、熟肉充饑。

餐後，仍沿枯燥而單調的谷地南行。兩旁的坡田，雖小得像豆腐干，亦見農夫策馬深耕。可見其生活之艱困。

今天七十五里的途程，總算順利地於下午三時完成。在以產蕉麥著名的大草灘歇息了！

這裏，脚店櫛比。為蘭岷途中的一大宿站。然長而且窄的街道，竟冷靜如同墓廬。徒令天涯游子，勾起愁思！

過魔嶺進牢籠

明日，我們得攀登泥濘載途，風雲多變的木寨嶺。工頭早就通知我們在天未亮前起身，俾能趁凍趕過那魔嶺。晚上入時，我就躺到炕上了。

夜半醒來，追懷往事，心頭煩悶，翻來覆去，再也未能入夢。繼聞車夫敲門，呼喚起程。我從炕上拉開板窗，向外一望，天空黑魆魆的，沒有一點亮光。待測工為我燃起一盞黯淡的青油燈，伸手視錶時，三點還缺一刻呢？

起炕漱洗後，略進茶點，隨卽披上皮大衣，從黝黑的午夜，爬上停在門外的膠輪車上去。

幾顆寒星，眨在黝黑的天空，閃閃磔磔，宛似古墓上的幾盞磷火。在這黑沈沈，死寂寂的黑夜，摸索前進，隱約見到路旁的土房，一坵坵亂墳似的，向車後消逝。游移的晚風，在寂寞的山中悲鳴，草木在陰慘的夜裏戰慄。我一顆孤苦而寂寞的心，浸沉在可怖的氛圍裏，忽覺得前途仍是非常黑暗而艱苦的。

車行二十里，天始破曉，一顆沈重的心情，至此暫轉為輕鬆。

不久，抵酒奠子，在這莊村的對山，是一片蒼鬱的雲杉林。記得前年經此時，還有幾株婆娑的柳杉，點綴其間，而今，卻連蹤影也沒有了。「滄海桑田」，這世界變化得多快啊！

向前走去，沿途的山嶺，僅覆被一層已枯的宿草。要不是我剛從綠草初萌的蘭州來，幾難置信還是春天的節季？

在這寒傖的山谷中，走了一些時候，魔嶺在望。我們一羣人，至此均下車徒步，沿着一道小徑走去。狂風像負傷的野獸般，毫不停留的在咆哮，狂嘯，有時，還從我的棉制服內，鑽進骨髓，冷得在不斷地打寒噤，話也說不出了。

我抖擻精神，挺着胸膛，掙扎到嶺上後，那四季飄蕩不停的狂風，震憾着山谷。時而悲嘶，時而哀吟，令我陷入憂思而惴懼的愁海！及踰嶺而南，舉目四矚，雲山隱沒，荒草淒迷，雨、雪、冰、雹，終歲不休。記得去秋經此時，嶺北大雪紛飛，寒氣逼人，嶺南霧氣騰騰，雪珠滾滾，往來的車輛，總是不時掉入泥沼，令人嘗盡逆旅的艱辛！

蘭岷道上的三道峻嶺，今已平安地渡過。瞻望未來的前途，不都是平坦的麼？但是呀！岷縣不是我的歸宿地。我仍將踏循這險惡的途徑，回到我友人暫時棲息的蘭州。然未來的前途，又是否容我支配呢?!

循一道陰溼而濘滑的小徑，溜行下山後，復轉入洮河流域。繼行數里，至老幼店，找不到一點東西吃，乃以百元購馬鈴薯一升，用水煮熟，權當早餐。同行數人，莫不飽腹而退，眞可算是價廉物美的了！

坐在小舖子前，遙見膠輪車，正從山頭向下爬，速度甚慢。在此休息兩個鐘頭，才見車輛趕到。一行數人，紛紛爬上車後，卽沿着一道沙溝前進。

從老幼店至馬廠二十里間，荒山綿亙，寸草不生，那淒涼的景象，彷彿是一個被野火燒光，或岩漿噴發後的一個世界。

過馬廠，山勢漸展，秀麗的洮河，也映現到眼簾來了！數日苦悶，至此才眞正解除。感到一陣輕鬆。

在這如畫的春園裏，我們無意想去，擬就在那麥浪環抱的梅川鎮住下來。那知遍覓可供車停的店房無着，只好捨棄這清幽的境地，投奔南十五里地的茶埠峪了。

從蘭州到目的地去，屈指算來，僅剩十五里地。在今天——二十二日——我們無須趕路，樂得睡到上午七時再起床，在暖和的陽光下，慢慢地前進。

早點過後，乘車傍河南行。兩岸山峯，高入雲際。峽行十里，忽豁然開朗，曠野無垠，波光如練。極目遠眺，岷山連綿，雪峯耀眼。春光冬色，溶成一片。在這如畫的境地裏，細懷新知，如癡如迷！一轉瞬間，不覺車已把我送抵那綠溪環繞的岷縣城中了。

十日的征塵，雖已卸除，但想起在蘭的友人，飄浮的人生，渺茫的前途，整個的心情不覺復浸沈於苦痛的深淵！



水秀山明多麗人

——我旅行中所遇見的人物——

修竹

名山勝景，往往須人物點綴，便相得益彰。筆者平生最喜旅游，所至名山，不能算少；但總難遇到一二理想中的老道、高僧、或者隱士可以縱談。大概現時一般名山古寺的僧徒，祇喜歡香客，可以供獻香火；對於爲尋幽選勝而來的遊客，態度便有點漠然；而這些僧徒往往又俗不可耐，使人一見便覺討厭；同他們說幾句話便覺多餘，有什麼值得記述。倒是每到山水佳勝之處，遇到一二美人，更覺風趣橫生，可以入詩兼入畫——其實是入鏡頭。美人爲湖山增色，自古已然；而水秀山明的地方，更往往產生美人。茲就旅行中所遇見較有風趣人物，略記二三，以紀雪痕。

風雪滿天

〰一瞬春水照人寒〰

當民國二十七年農曆新年的年初間，武漢三鎮接連飄着片片晴雪，地面積雪盈尺，據說：此爲武漢數十年間僅有的大雪；連日氣溫均在冰點以下，嚴寒也爲數十年所僅有。當時一般居民多在家中圍爐取暖，市面顯得異常冷靜；除了幾條熱鬧馬路以外；一般窮巷僻徑，完全爲雪所遮沒，整個三鎮披上了一層銀衣，樹樹瓊枝，這情景正如元人所詠：『江山不夜月千里，天地無私玉萬家』，實在美麗極了！筆者最喜賞雪，冒了嚴寒，在『滿天風送花』的時候，攜着照相盒子，到處選取鏡頭。首至武昌，由漢陽門外江邊登岸，便直上黃鶴樓經首義公園，沿整個蛇山公園至抱冰堂，從未遇到一個遊人；景緻雖很美麗，沒有人物點綴，便覺單調；所以不經意地攝了數張；仍返漢口，一直至中山公園，本來雪霽，忽又再飄起來，一進公園門，在平舖的瓊片中，發現有麗人鞋印，便覺有點奇趣，雖然比不上什麼『空谷足音』，但雪中遊園，那是有意趣的人物，又毫無疑義。筆者一面眺覽景緻，一面漫尋芳蹤。兜了二個圈，在將到會公閣對面的水濱，忽聞嘻嘻哈哈的笑語聲，非常輕鬆而愉快，且盡是鄉音，入耳非常純熟，當即引起好奇心，近前一看，有三位學生模樣的女青年，年紀約自二十一二至二十三四，正在玩雪作樂，興趣濃厚到忘了這樣嚴寒的天氣。我們談話後，藉悉她們是嶺南最高學府的代表，出發赴前方慰勞浴血抗戰的將士，道經武漢，適見大雪，認爲是平生奇遇，感到無限快慰。

這幾位同鄉小姐，意趣特別濃厚，大半天盡在玩雪



本來南方人終歲生活於溫暖氣候中，根本未見過雪，雪是什麼形狀，莫名其妙；往往將雪與冰弄不清楚，所以冰淇淋稱爲雪糕。這幾位小姐對於雪的智識，也不能例外，頻頻問：雪可食否？如何食法？對於雪落在水面，凝結爲冰；敲冰作碎玉聲，尤覺興趣。筆者當爲說一件笑話：大約在民國十八九年一個冬天，一位在嶺東很有名望的紳士，平日附庸風雅，別號有個雪字，好像是雪橋，或雪舟，曾做了好幾首詠雪的詩，他因爲年近六旬，決意到京杭觀光一次，由汕頭乘輪船來滬，當輪船由吳淞口駛入黃浦江時，適爲雪後，江邊及馬路上仍有一堆堆的積雪，他老人家認爲是鹽；當晚親友爲之設宴洗塵，他老人家便大發議論：在家鄉嶺東一帶，以海水晒鹽，海水取之無窮，祇須人工而已；向來視爲大利。那知上海更富裕

，在海邊一堆一堆的白鹽，像雪般的白，用不着築町來晒，甚且馬路旁一堆又一堆，俯拾卽是，無人過問。座上諸人爲之捧腹不止。筆者適陪末座，爲頌李長吉：天街雪似鹽詩句代爲解嘲。她們聽後也粲然一笑。話說回來，筆者向來喜雪，當第一次看到雪時，也是特別喜歡。而這幾位同鄉小姐意趣更特別濃厚，大半天盡在玩雪，她們活潑天眞，身體又是健康，細勻的皮膚映在雪光中，尤見紅潤；其中一位亭亭玉立，尤以盈盈春水，照人欲寒，眞不愧：「南國佳人」；在嚴寒冷寂的公園中，有這樣風趣人物點綴，便覺風光旖旎。筆者爲他們攝了一張照片，留爲紀念。至今展覩，猶覺有趣。

洞庭船孃

暖風搖曳細腰肢

喜歡泛舟遊湖的人，如果所僱的小舟，是妙齡女郎撐篙或划槳的，更增興趣。所以嘉興南湖和揚州瘦西湖的船孃，在過去具有很大的號召力，汲引不少的遊客。筆者過去遊了不少次南湖和瘦西湖，一舟容與柳陰間，對船孃們上下撐篙，由曼殊上人一首謎語，聯想到船孃們的身世，往往爲之悵惘！曼殊上人謎語：爲

「想當年綠鬢婆娑，自歸郎手，青少黃多。往事莫提起，提起來，淸淚滴江河！」

這樣香豔的謎面，打的是撐船竹篙。同時無異爲一般船孃們的寫眞。這些船孃們，本來多是少女，天眞活潑，她們出售勞力以謀溫飽，原是天經地義。

筆者對南湖和瘦西湖的船孃尤覺興趣的爲洞庭湖的船孃；南湖和瘦西湖是一灣淸流，撐撐篙，祇要技巧純熟便行；但是洞庭湖湖面既寬，湖水又深，每當春夏之交，陰風怒號，濁浪排空，以一葉扁舟，往來南津港城陵磯間，操縱自如，眞是談何容易！筆者在二十六年春夏間，旅游岳陽，曾在南津港住了相當時日，常常於晴和的黃昏時，僱舟泛湖爲樂，船孃是年輕而體壯，把握雙槳，上下自如；當鼓槳前進時，身體前後輕快起伏，腰肢搖曳，姿態確至可人。湘女本來多情，洞庭湖濱尤多神祕故事；可是船孃們是出售勞力的船孃，和南津港畔另一角落的神女，劃了一道鴻溝。筆者當時同她們的一二人混熟了，有時說說笑，但要攝一張照，還是不肯；祇有以很快的速度，於不覺中攝下來，玫瑰花給人們以很好的感覺，是在有香有色而同時有刺。筆者於洞庭船孃也作如是觀。

船孃是年輕而體壯，把握雙槳，上下自如



惦念家園

十里垂楊水一灣

當二十七年秋間，戰事日見開展，武漢經迫近前線，筆者又南遷衡陽。爲了避免空襲危險，暫住在湘江東岸距市區約十餘里的酃湖鄉間。這裏本來是歷史上有名的地方，在晉朝時奉祀太廟的醽醁酒，就是取酃湖之水所釀的。現時湖身隘淺，滿目荒涼；惟石家山畔，衡耒古道旁的望湖亭，尙可眺覽酃湖和耒河的風光，亭旁酒家二三，出售「湖之酒」，可以排悶；湖的東端靠耒河處，有湖東寺，景緻幽雅，爲晴天時散步的好地方。筆者在這裏足足度過幾個月悠閒生活。衡陽的氣候，冬天是雨季，在這季節中，每月難得有二三日晴天，大部份是在陰雨中，毛毛雨往往七八日綿連下個不停，鄉間爛泥路盡成泥漿，出門至不便當，使人覺得煩悶。蝸居的芳隣爲某交通機構，係由武漢遷來的，機構組織龐大，所屬單位散佈在附近好幾個荒山的山南山北，由一位女職員担任分發公事，並且親送機要室校閱蓋印；這位女職員芳齡約二十餘，生長都市，走慣寬坦的柏油馬路；到了衡陽，每日須翻幾個山頭，走泥

槃路，自然是萬分辛苦。筆者每日進出，常見到亭亭倩影，跋涉於荒山圯槃間，步步為艱，嬌喘頻頻，情態實至可憐，當時曾為詩紀之：

『山南山北路嶇崎，陰雨連朝沙作糜。頻喚哥哥行不得，天寒袖薄冷侵肌！』

日子一久，大家面熟了，遇見時彼此招呼，不久便明瞭她的身世，確是：『紅顏薄命』一流人，父親早亡，並無兄弟姊妹，由寡母孤苦培養，勉強受到中等教育；出了校門，經多方託人設法始進這個機關任小職員，靠這一份低微的薪津，供養老母，母女二人相依為命。她的婚姻，以高不成低不就，所以成為問題。可是苗條的身材和鵝蛋兒臉，却逗人喜歡；所以她在這一個機關中像一隻迷途羔羊，周遭都虎視眈眈，欲大嚼而後快；以她的身世和缺乏社會經驗，應付這種環境，當然未能恰到好處。有時受到了冤屈，眼淚祇有向裏面流。同時有位生長西子湖畔的小姐，自幼是在山明水秀的杭州過着嬌生慣養的生活，到了衡陽鄉間，一切均感到不習慣。因之，時時惦念家園，她的父母經到了桂林附近的風景區住下去，父親是在機關服務，待遇尚優，生活無何困難，這位小姐對於周遭惡劣勢力，很有抵抗勇氣。筆者當時曾有詩紀之：

『阿儂生長六橋間，十里垂楊水一灣。正是有家歸未得，旁人休唱念家山！』

不久，廣州武漢兩地相繼淪陷，粵漢線中心的衡陽，首尾兩端感受敵人重大威脅，筆者決定離開衡陽，當時湘桂鐵路衡桂段剛通車，筆者適乘到首次的直通特快車，與這位杭州小姐同車，在頭等座位的對座，三百餘鐵里的特快車，在當時特殊情形之下，竟須三日兩夜始能到達，車中無聊得很，祇有聊聊天。這位杭州小姐芳齡祇有二十左右，也是高中程度，完全天真爛漫，爽直地告訴筆者：對於當時環境感到萬分厭惡，曾與一般無聊的人們大嚐了數次，因受到主管的申斥，憤而辭職，說到她的那位同事時，為之噓唏不置！一個純潔的女子到機關服務，偏偏於本身業務之外，遇到種種困難，尤其萬分險惡的環境，竟像陷阱般，隨時可以坑殺人，實够使人為之同情和擔憂！

夜航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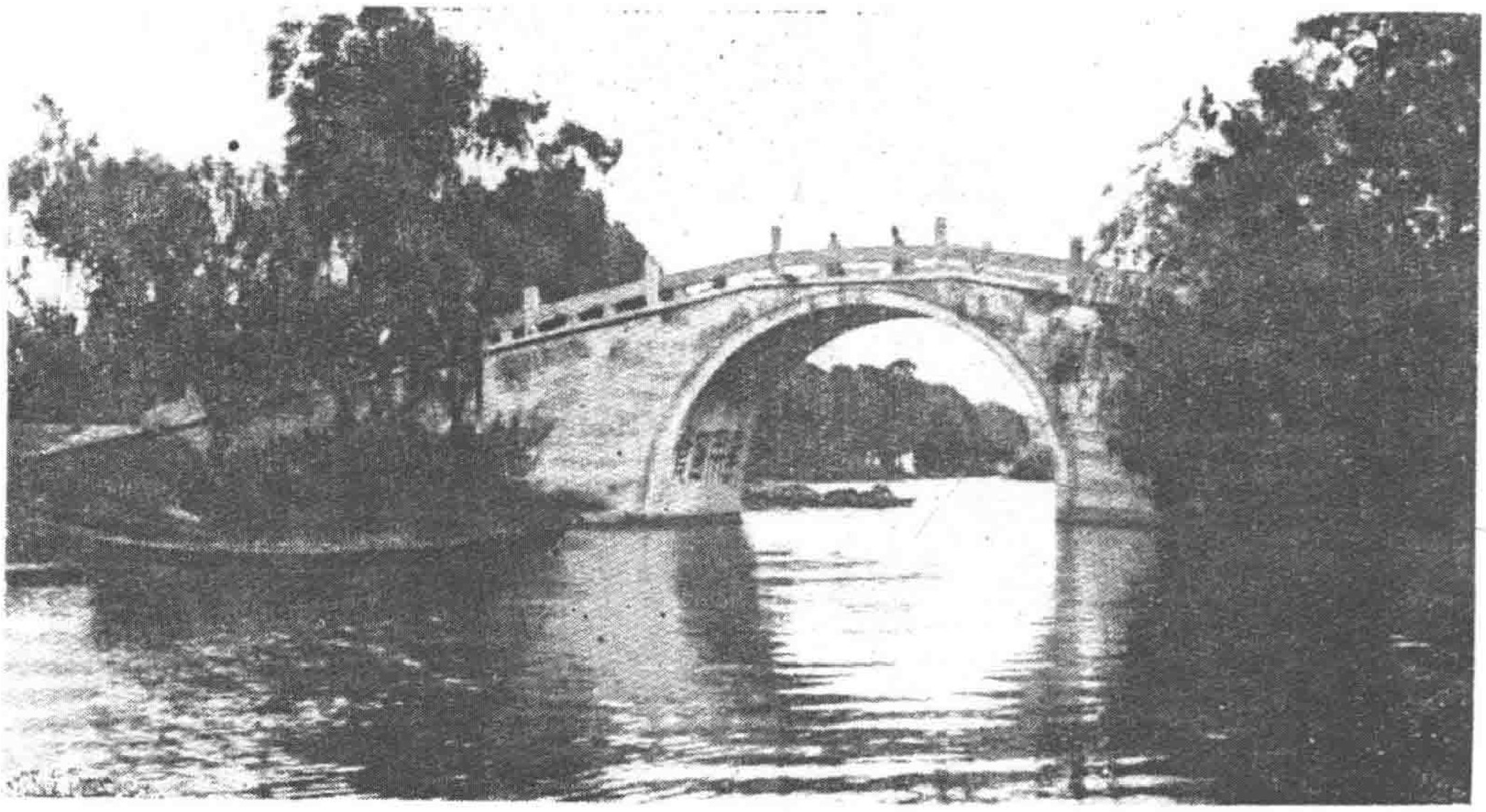
魏文翰

一九四三年冬奉派赴美，必須取道印度，由重慶至印度又須飛過駝峯，當時日寇猖獗，緬甸南部已被佔領，所有飛機均須夜航，並在駝峯北部較高峯頭駛過。離渝之日為十二月一日正午，逾兩小時抵昆明。以時間尚早直等至黃昏時始繼續西飛，當掠過滇池，遙望雪山時，天色黑暗，模糊不清，飛度提高，機內空氣驟寒，旅客中有需養氣始能支持者，此時機內外燈光全息，盲目前進，機師警告不准吸烟以免被敵察覺，憑窗瞭望宇宙漆黑，萬籟無聲，機中人均靜默枯坐，似待凶神之蒞臨，戰戰兢兢如臨大敵，若此狀況經一小時之久，俯首低視，忽見燈光數點，詢問機師始悉駝峯已過，駛抵印度北部之平原，險境已過，人心始安，機燈復燃，未幾駛抵印度之汀江矣。

一九四五年八月間，日寇投降，九月間奉命返國。由紐約起飛取道大西洋，途中經過八木達(Bermuda)亞速爾羣島(Azares Islands)及卡薩勃朗加(Casablanca)飛抵八木達時已下午五時。在機場晚餐後天已黑暗預計在大西洋上繼續飛行十一小時始能在亞速爾羣島停陸。倘中間機關失靈，必致墜落海中。故在起飛前曾經準備遇難之演習，墜水英文原名 Di ching 即墜溝之意。揣其原意英倫與歐陸僅一水之隔，英倫海峽即名之曰海溝。凡機在海中被迫降落者則統稱之墜溝。由八木達繼續起飛時所有旅客均將救生帶縛在身上，準備隨時應用。起飛後，憑窗遠望，萬里無雲，仰見滿天星斗，俯視黑漆萬層，機內燈火輝煌，頗能自成天地，談笑者有之，閱讀者有之，入睡者有之，幾不知已身之在大空間遊行也。無何燈暗人靜，大部旅客均入睡鄉僅聞機聲軋軋。筆者入睡後，黎明始醒。斯時晨光微白已駛近亞速爾羣島矣。

一九四六年春復因事抵美，必須由紐約飛往舊金山，飛行時間約共二十小時，下午五時半由拉瓜蒂機場起飛，機到上空時已及黃昏，各摩天樓聳立雲間燈光顯明，經四小時飛行，蒞臨某大城火光齊天，明燈億萬，如星辰羅列，比近觀之燈光千盞，忽成一字長行又見燈光兩排中間燈光閃爍耀目，因悉一字長行者即米西根湖畔之路燈也，中間燈光閃耀者即往來之汽車也，因斷定為支加哥城，未幾飛機降落，果為支城，其光火輝煌之大觀，迄今猶時現腦際。

本人機中夜航，共不下十五次，惟以貪睡，均無若何感覺，從無提心吊膽之事。



紅橋

寫瘦西湖

朱偰

北郭清溪一帶流
紅橋風物眼中秋
綠楊城郭是揚州
西望雷塘何處是
香魂零落使人愁
澹煙芳草舊迷樓

——王漁洋

瘦西湖之名，膾炙人口久矣，以其窈窕曲折，有西子之嬌慵，無五湖之浩蕩，故游人恒樂道之。獨余以爲瘦西湖與西子湖，直不能比擬，必欲加以品題，則一爲小家碧玉，一爲大家閨秀；且瘦西湖風光雖佳，終帶三分病態。白石道人嘗有詩云：『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廿四橋』，以之擬瘦西湖，可稱恰當。

紅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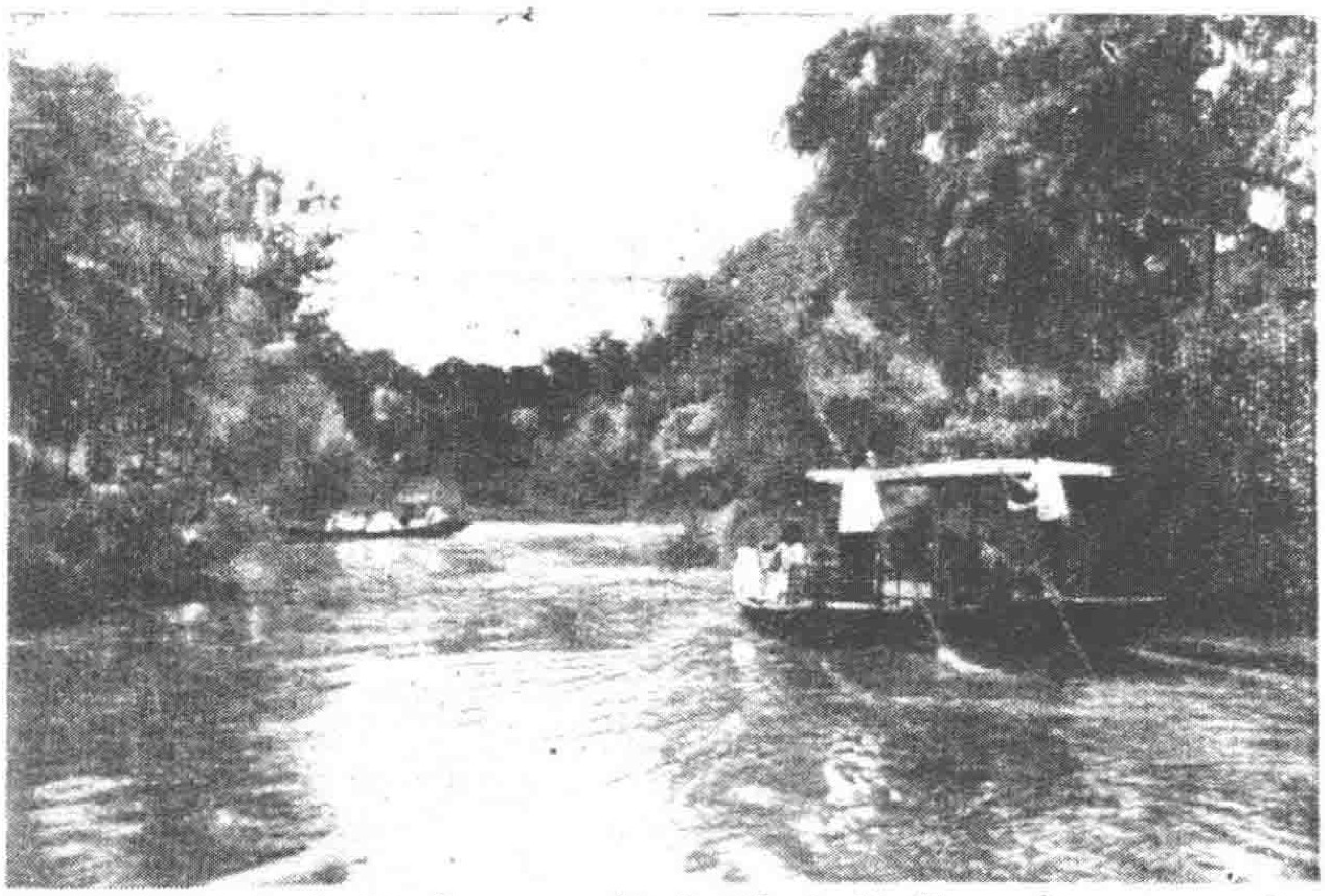
出揚州北郭，清溪一曲，垂楊萬縷，瘦西湖已在望中。過『西園曲水』，即爲虹橋，吳綺揚州歌吹詞序云：『在城西北二里，崇正間形家設以鎖水口者。朱闌數丈，遠通兩岸，雖彩虹臥波，丹蛟截水，不足以喻；而荷香柳色，曲檻雕楹，鱗次環繞，綿亙十餘里。春夏之交，繁絃急管，金勒畫船，掩映出沒於其間，誠一郡之巨觀也。』按虹橋舊名紅橋，清乾隆二十七年，始改今名。舊橋以板爲之，王漁洋紅橋游記所謂『如垂虹下飲於澗，又如麗人靚妝袨服，流照明鏡中，所謂紅橋也。』時漁洋與袁于令杜濬諸名宿，修禊紅橋，有冶春詩二十四首，一時互相唱和，傳誦遍海內；漁洋香祖筆記稱曰：『冶春詩獨步一代，不必如鐵厓遁作別調，乃見姿媚也。』自是過廣陵者，多問紅橋矣。

長隄春柳

渡虹橋，爲長隄春柳，係黃爲蒲別業，沿隄高柳綿亙，數百餘步。舊有濃陰草堂，跨虹閣，浮春檻，曉煙亭，曙光樓諸築。今雖臺榭荒蕪，而風光勝絕。

小金山

再前過春雨廊諸勝，湖面稍闊，望長橋臨水，有亭翼然，即長春橋也。未至橋，即折而西，泊於小金山，湖心律寺在焉。山不高而秀媚，寺無塔而玲瓏。島中亭臺水榭，極曲折之致。舊有梅嶺春深諸勝，更有玉版橋以通南岸；今



綠楊城郭

橋已廢，行人於小金山欲往徐園者，須喚渡矣。寺西半島臨水，有亭翼然，前作月門，左右方櫺，游人登亭，卽見月洞門中，五亭橋掩映水上；左側方櫺中，法海寺白塔，巋然天際。取景至妙，儼如圖畫，卽此一亭，可見匠心之巧。吾國建築師，佈景取物，入畫而兼有詩意，非胸有邱壑者，不克臻此也。

五亭橋

五亭橋一名蓮花橋，五楹相屬，亭亭水上，波光橋影，掩映綠柳朱欄之間，景殊富麗。橋係巡鹽御史高恒建，上築五亭，下列四翼，洞正側凡十有五，月滿時每洞各銜一月，金波混漾，卓然殊觀。過橋頓覺冷落，所有玲瓏花界，平流湧瀑，篠園花瑞，石壁流淙，蜀岡朝旭諸勝，盡付荒煙蔓草；惟餘蕭蕭白楊，點綴邱壠間而已。

迷樓舊蹟

將近蜀岡，望樓閣高聳入雲者，觀音閣也。舍舟登陸，拾級上觀音寺，寺踞山巔，最高處爲觀音閣，相傳係迷樓舊址。古今詩話云：『煬帝時浙人項昇進新宮圖，帝愛之，令揚州依圖營建；既成，幸之，曰：使眞仙游此，亦自當迷。乃名迷樓。』南部煙花錄亦云：『煬帝於揚州爲迷樓，上安四寶帳：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歸，三曰夜含光，四曰延秋月。後人卽於址爲摘星樓。』今日登臨其地，想見當年千門萬戶，複宇飛閣，然而豪華消歇，煙雲盡散，平陳功業，僅換雷塘數畝，——『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蓋詩人惻隱之作，意至可悲也。

平山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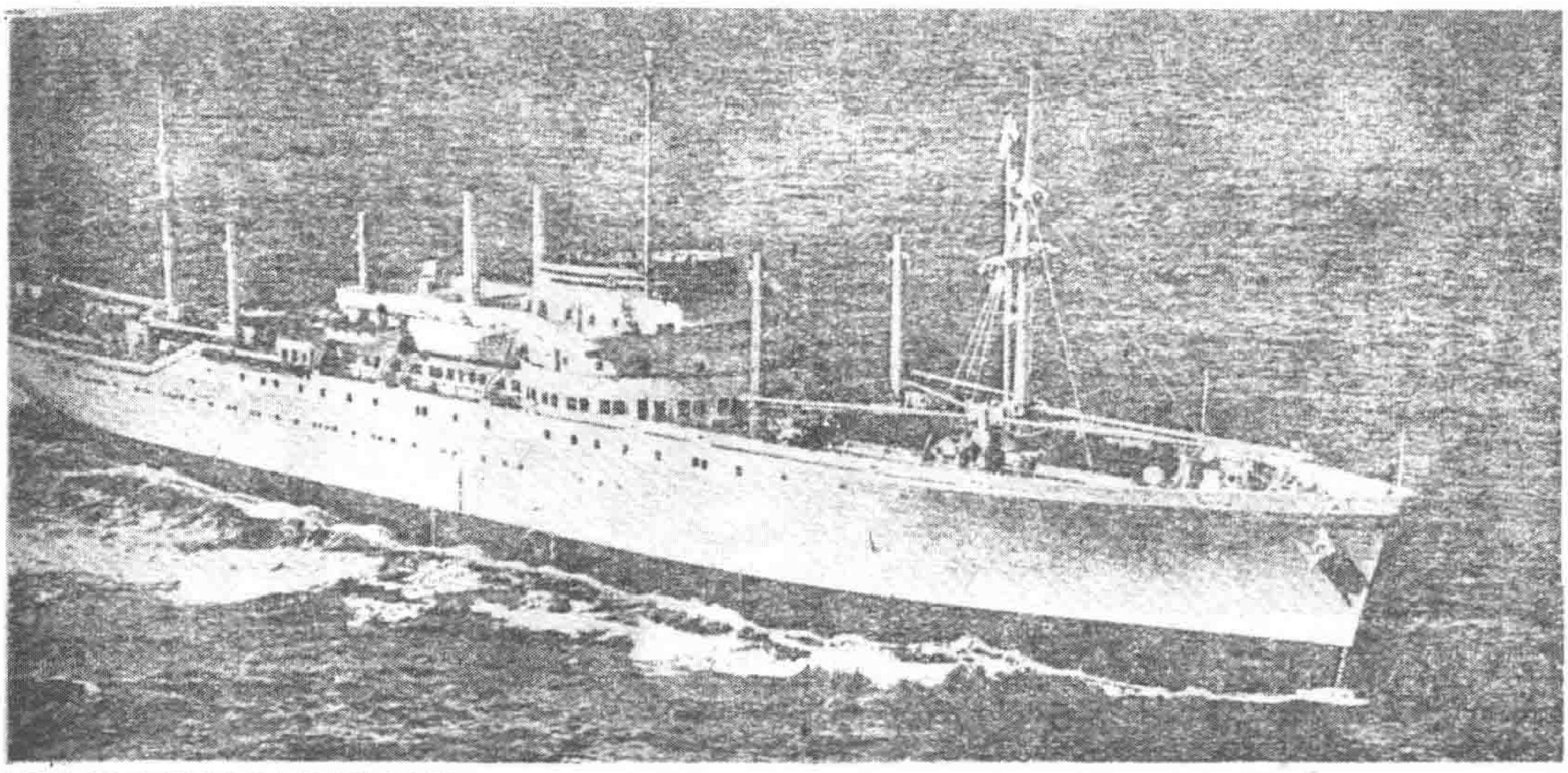
平山堂在揚州西北五里，臨蜀岡上，宋慶歷八年二月，廬陵歐陽修守揚州時，爲堂於大明寺之坤隅。江南諸山，拱揖檻前，若可攀躋，故名曰平山堂。按大明寺卽古栖靈寺，又曰西寺，以其在隋宮西，故名。今已改名法淨寺，梵宮嵯峨，庭院深杳。西爲平山堂，自宋迄今，建築蓋已千餘年矣。嗣後頻經興廢，屢加修葺，今日猶巋然蜀岡之上者，六一居士感人之力也。登堂而望，大江前横；隔江六朝山色，在有無之中。歐陽修有句云：『山横天地蒼茫外，花發池臺草莽間』，寫景頗能傳神。堂後有祠，祀歐陽公石刻遺像，瞻仰遺風，令人與高山仰止之思。

美國最新式豪華游覽輪

美國大戰以後第一艘豪華客輪在上月間作處女航，從紐奧倫駛向南美勝地麗娃及麗諾斯愛爾斯等處。

這是一艘重萬噸的最新型航輪，名字叫 Del Norte。內部裝飾佈置充滿了玻璃與鋁合金等的製品，極盡豪奢。船中各處裝置冷熱氣調節設備，甚至船員室亦然。該輪可載一百廿個搭客及七千五百噸貨物。引擎用蒸氣發動，速率十八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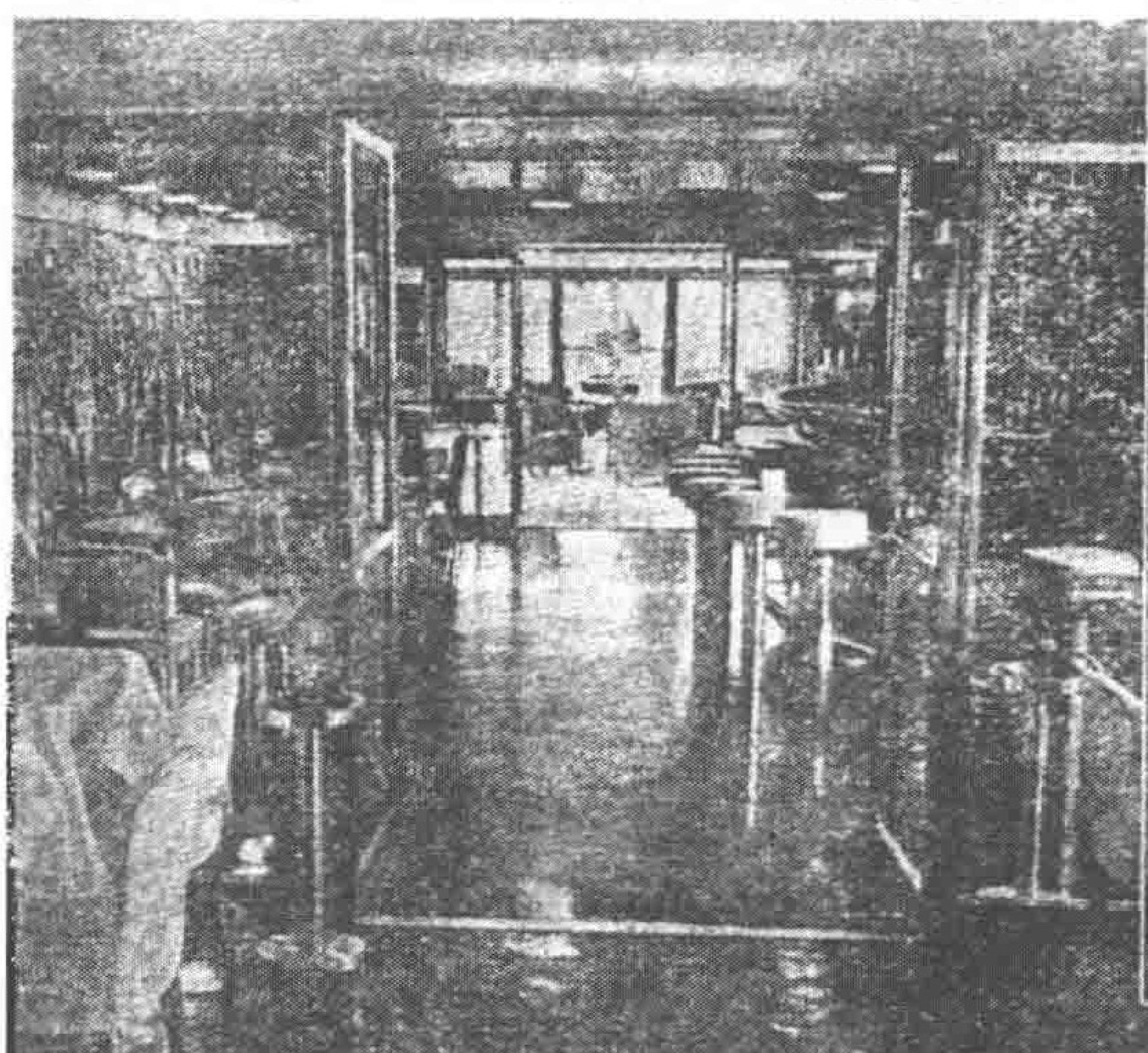
（明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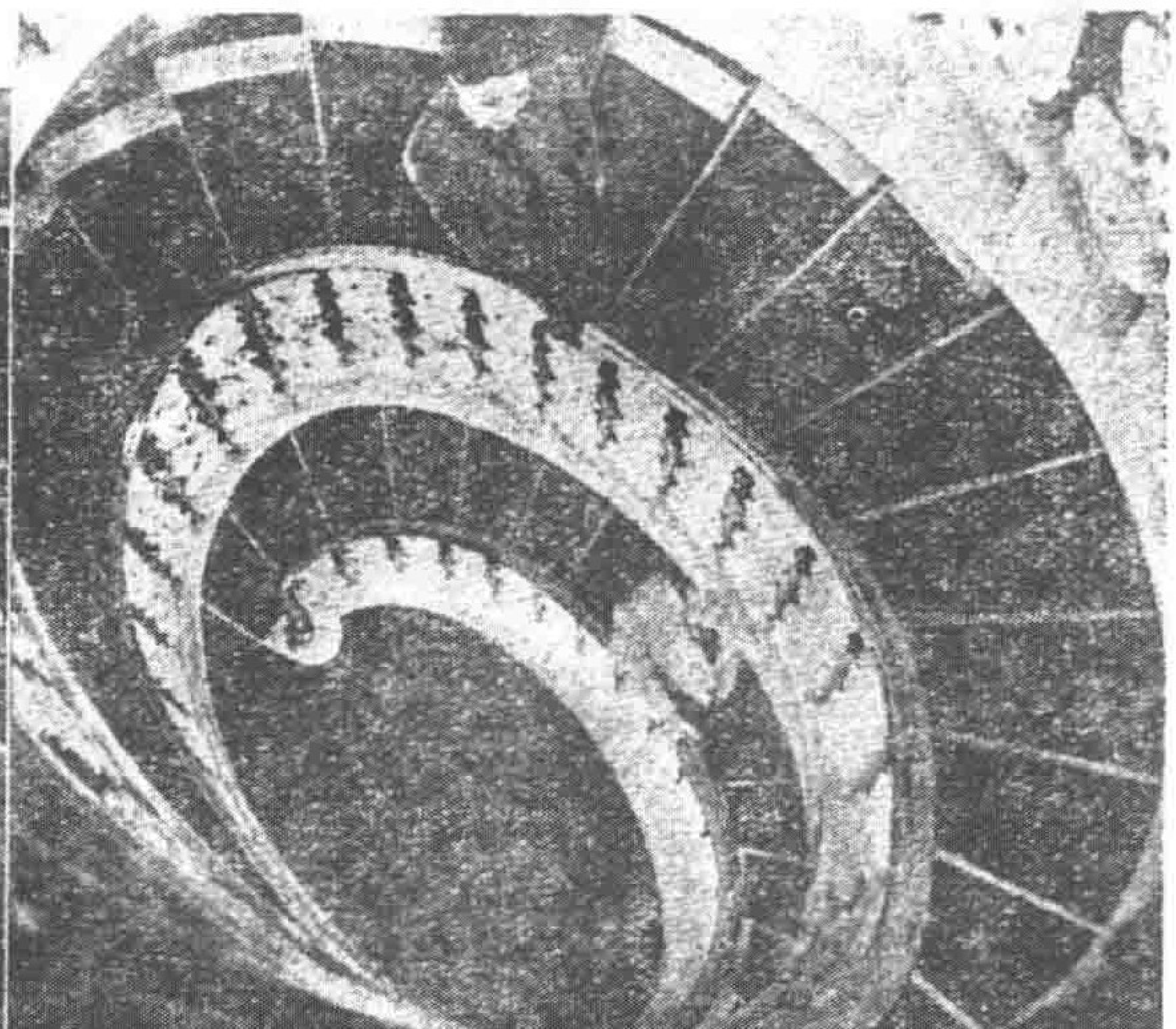


↑Del Norte號輪作處女航時海上雄姿。

美國最新式豪華遊覽輪

↑遊憩甲板是社交中心，內有咖啡座，酒排，餐廳，舞廳各一





↑全船四層甲板有螺旋形樓梯聯接，此外還有電梯。



↑餐室中陳飾華麗。圖中紐奧倫市長莫里遜夫婦在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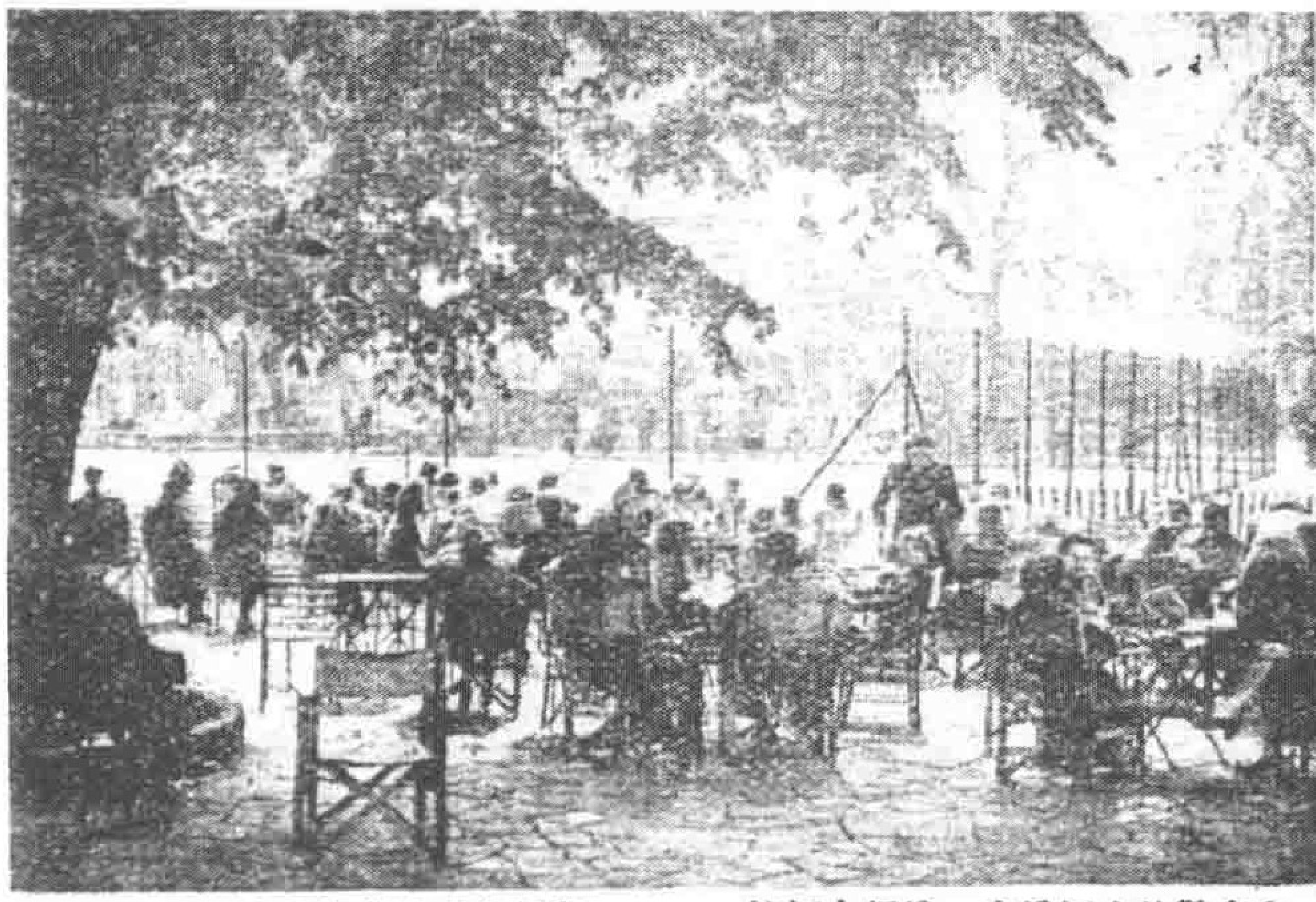
↑頭等艙中，旅客夫婦二人正舒適地在柔和的燈光閱讀書報。

倫敦小景

午餐時的動態

~~在午膳時活動的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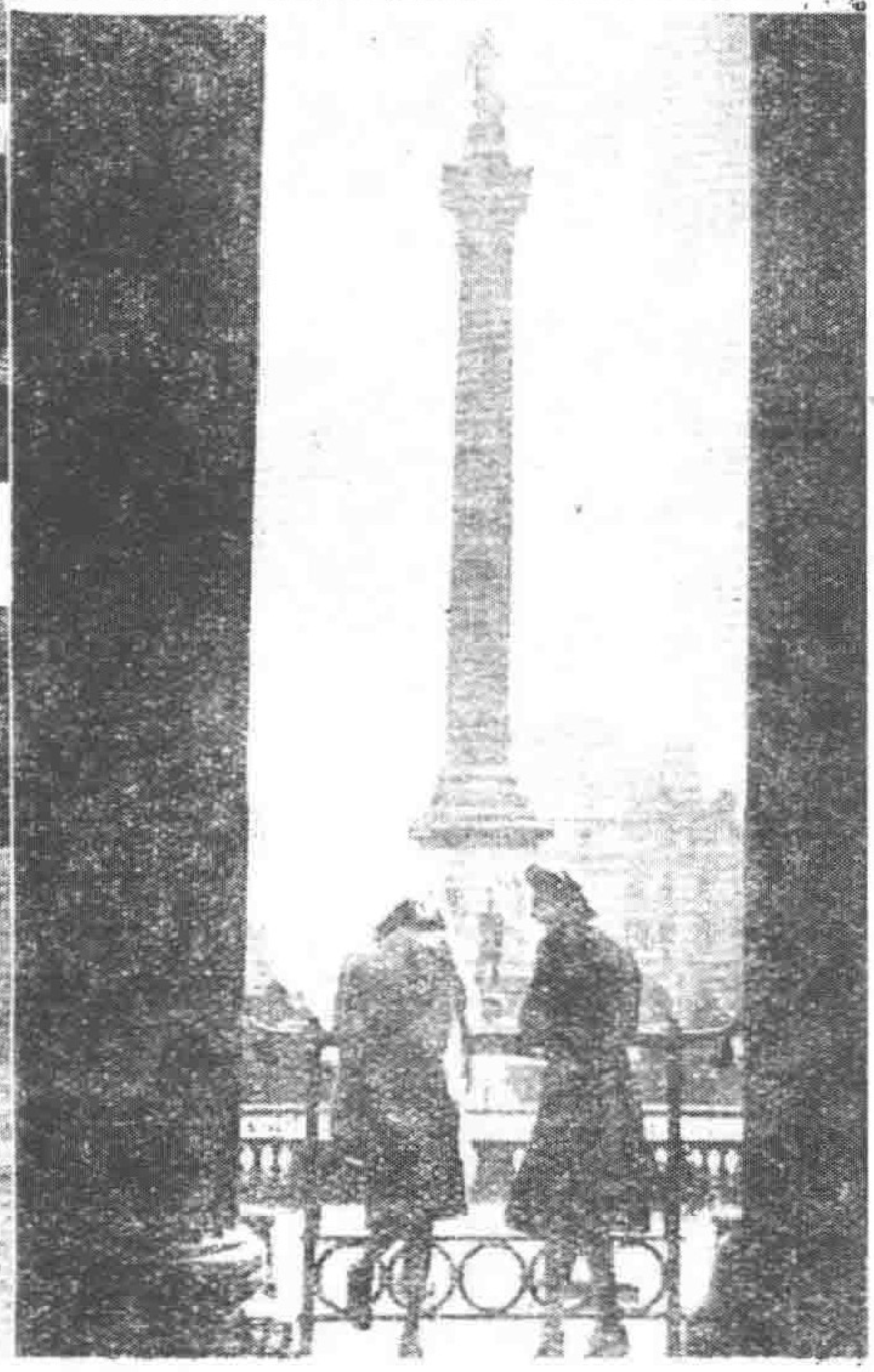
寫字間職員極少閒暇，因此盡量享受這一短促的時間。



⇧有的喜歡陽光的，便在林背酒家的戶外窗座用膳，邊吃邊看着好動的人們打網球與排球。

⇩聖吉姆斯公園也是享受陽光的好去處，少女多婦在日光中休息。





⇩路上行人際肩接踵，有的往大商場去搜購一些需要的衣物，有的匆匆找幾個朋友一同吃飯。





⇦國立畫廊是大衆常去的所在。女士們後多往留戀觀賞一番。



倫敦的街道

銅駝

1. 蘭登廳街

倫敦市中的蘭登廳街(Leadenhall Street)是英國運輸業中心。唯一的原因是辦理船舶事業及海上保險之勞合公司(Lloyds)位於蘭登廳大街，船舶與貨物都需向該公司投保水險。街道鄰近泰晤士河，地利方面具備着運輸的氣氛。通過街上車輛雜沓的煩囂，海面的噪聲滲透進來，傳入沿街船公司的辦公室中……

倫敦市內最充塞擁擠的一方哩之內，隱蔽着一種爲保住英國首都成爲世界交易中心所需要的財政機構。此地是一個必須利用船舶而生存的國家的神經中樞，一方面把世界所需要的東西運出去，一方面把英國需要的載回來。通過市區南部邊界，流着湯湯的泰晤士河，向聯通歐洲的狹隘河道流過去，再由此而通達世界各海洋。

從倫敦池(Pool of London)到鐘樓橋(Tower Bridge)，沿河一直下去，帆檣雲集，都是商船：泰晤士河畔堆滿了世界上倉庫中的財富；許多充實的船隻與貨物由北海運到都市裏來。在都市中心，有一條狹仄彎曲的街道，掌握了海上帝國的心臟。

這是蘭登廳街：沒有了這條街道，英國的船隻無法駛行，貨物無法裝卸，旅客無法踏上一艘郵船。因爲這條街道等於一紙提單，是船主與僱船者的聚合所，使貨物免於沉沒危險的保險街道，這條街道管理一條船舶在拔錨或止碇之前「堅固，剛强，和强壯，使之無論如何總是適宜於航行。」

初見蘭登廳街時，似乎與海洋無關。要等觀光者注意到鑲嵌在波特蘭石牆上面，大玻璃窗上的船公司招牌；或者找到了挂在屋頂旗杆上著名郵船的船旗，或者更精密地注意到每一個過路人有一種特殊搖幌的步伐，才覺得這街與海運是息息相關的。船主到鎭上來了，老大與伙計上岸來採辦什麼，英國的海員到總部裏去。

因此不多一會就可以在蘭登廳街上感覺到海洋的氣息。雖然你不能看到泰晤士河，其實只有一箭之遙；河上停泊着各色船隻，再遠處就是海洋。在這裏高厚的石壁之間，有不少人忙碌地工作着，有的人要運貨，有的人擁有裝貨的艙位，有的人可以接受保險。世界上每一個運輸業的人們先先後後總要在蘭登廳街上做交易。他無法避免，因爲這裏是衆矢之的；至於就海上保險而言，這幾乎是一種絕對壟斷的政策；換言之，即是勞合公司的獨門生意也。

因此可以說，勞合就是蘭登廳街。在這條船公司林立的街道中間，一座高大有白色衛牆的房屋就是勞合公司，其中的辦事人員受理各色人等關於船隻和貨物的簽字。勞合公司不是一個保險公司，只是許多人們的市場或敍會處。它是一個廣大的組織，其中的會員都有一件一致的密書：一本「勞合會員須知」。這一種組織產生了世界上最需要，也最複雜的文件，即所謂勞合平安水險規約是也。

這種規約，對於普通人固然覺得複雜，但於船上工作的人們却是清清楚楚。規約是積了幾百年經驗而產生出來的。遠在一六九〇年，湯姆勞合(Thomas Llogd)在這裏開了一爿著名咖啡館，作爲吃船上飯的人聚談地點。他供給了一大張船舶情報給顧客，當時被稱爲「勞合新聞」。其後即成爲現在著稱的商船日報 (Llogd's List)，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船員手册。時至今日，勞合會員坐在這著名店家的高背隔離椅座中間，像咖啡館裏的殖民一樣。一位穿着制服，報告當天消息的職員仍舊稱爲「侍者」，數年之前，這浩大的組合在郵局裏正式的通訊地址還是「蘭登廳街，勞合咖啡館。」

勞合的咖啡館裏挂了一隻著名的羅丁鐘(Lutine Bell)，這鐘是從羅丁號船上搶救出來。羅丁號之沉沒，損失重大，勞合公司賠累甚鉅，是難以使收支相抵的一筆交易。當羅丁鐘響的時候——一響是惡消息，兩響是好消息——全室中從喧鬧變爲寂靜。海洋裏什麼地區有一船舶遇險時，報告員把詳細情形大聲呼喊着，不多幾分鐘全蘭登廳街都知道了這件事情。但船主與貨主的財產是安全的，因爲勞合公司保證「因海上意外，戰爭，火警，剝奪，刦掠，盜竊，船舶遇難時貨物向外拋棄……」之一切損失。是一種莊嚴而完善的保證。

蘭登廳街上空在都市的微風裏飄滿了各大船公司的旗幟。街上前前後後有不少商人們的辦公室，需要艙位裝貨外運——茶葉，糖，橡皮，東印度羣島的香料等等的進口商。東風吹來的時候、你可以感覺到蘭登廳街的情調。這裏是一條都市的街道，不過具有特殊的情調，因爲你可以聽到就在下面的河上船舶的聲音，才知道你是站在與世界海洋交接點的街道上啊。

2. 佛里特街

佛里特街(Fleet Street)是英國新聞市場的中心。遠在五百年前，自印刷術草創時代起，以至現代新聞紙產生後所形成的喧鬧



在佛里特街望聖保羅教堂。街之左側，「每日電聞」報館，「星報」，「新世紀」報，路透社，則在街之右側。

與匆促，英國報業史是奠定於佛里特街上的。

初見倫敦的佛里特街時，覺得平常得很。一條狹仄的道路，長不過數百碼，路的中段略顯彎曲。坐在公共汽車樓層的旅客，原來靠在椅子裏的，想欠伸一望法院建築物一無生氣的窗櫺和光塔，汽車早已駛過去了。送進他眼簾的第二樣東西是矗立在山巔的，聖保羅教堂的穹形圓頂。不消幾分鐘，介於這二三百碼路當中的建築物已經落在旅客背後，看見了些什麼呢？並沒有多少啊！

然而公共汽車已經引導他穿過了世界的新聞室。他在匆促之間走過的道路是有着不少可愛的，羅曼蒂克的名字——例如「墨水街，奇事街，鄉村街」等。何以有鄉村街的名字呢？因為有一著名新聞記者曾經稱佛里特街為鄉村街，理由是佛里特街是倫敦市鄉村自治的標識，地地是人生的新聞，見解，和閑談的薈萃與交換之處。任何人想探究一件事的內情，讓他跑到這裏消息之源泉的地方來，在佛里特街上找一個職位糊口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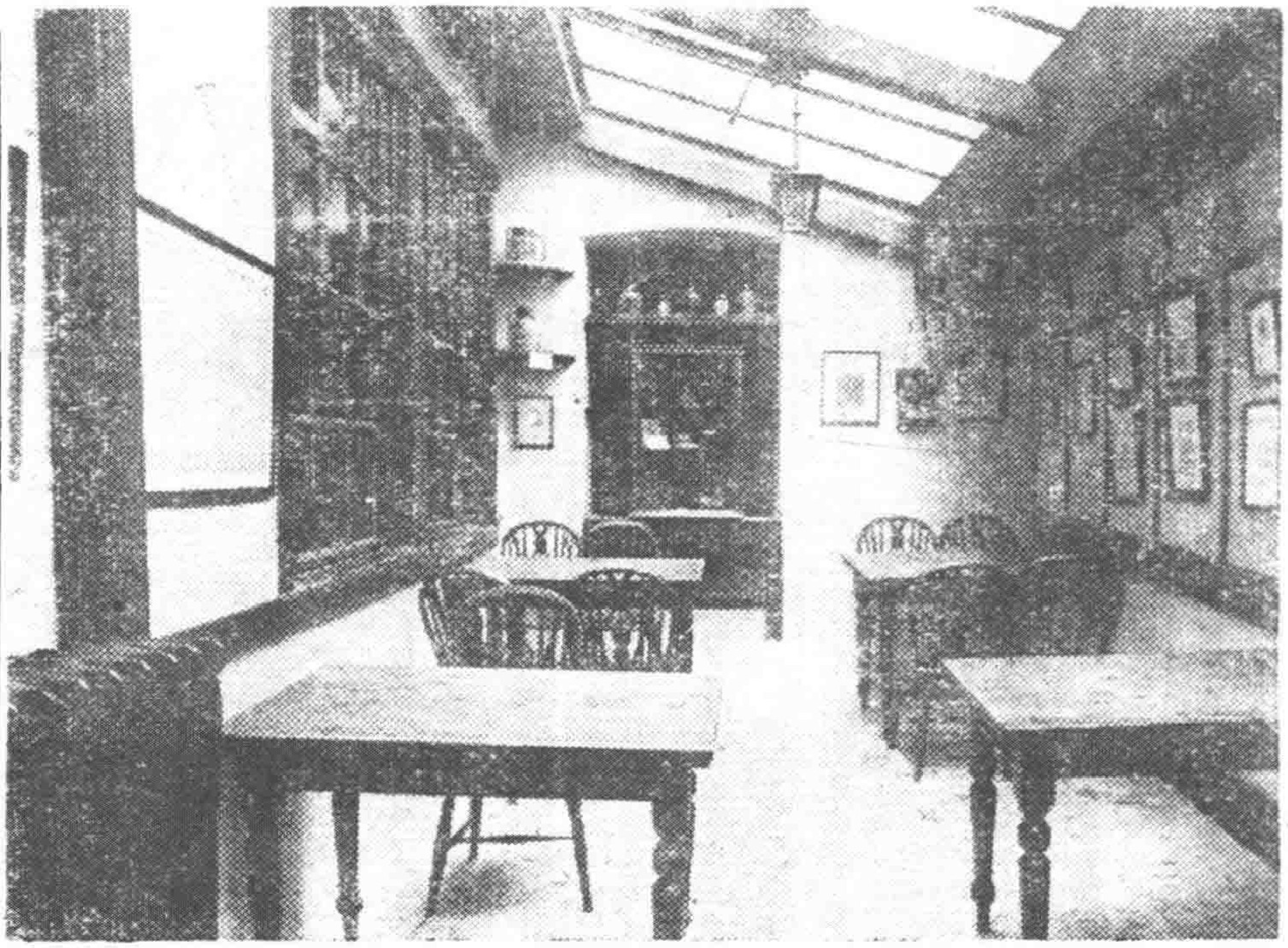
除了西頭的法院以法律為至尊無上之外，在佛里特街上唯一能够獲得的職業只有一種，即新聞事業是也。他的選擇可以從位在印刷所區域的「老父親『泰晤士報』」以至開設在波佛里街(Bouverie Street)亭子間裏的「北開爾郡消息報」(The North Kiltshire Messenger and Advertiser)的倫敦辦事處。所有的報紙都集中在這裏：全國性報紙，星期日報，夜報，週報，省報。通訊社也集中在此——路透社，聯合社，中央社。還有別國的報紙。這是一條屬於編輯，記者，特寫員，國會特派記者，印刷者，出版者，廣告商的街道。又是集合各國語言於一爐的街道，可是語法(Idiom)是一致的——即所謂新聞的語法。

但是觀光者細細察看一番，就會毫不遲疑了。那是說，除非他對着一排一排櫥窗仔細察看，注意到每一家新聞紙和雜誌的名字，才發覺到這不是一條普通的街道。世界上只有這樣一條街道，而在新聞從業員的眼光中，有他自已特殊的標識——「一個佛里特街人」。

數百年來傳統的習慣，倫敦市總是集合各種商業和職業於一個單純區域。在倫敦市的古城門「廟柵」(Temple Bar)與羅特蓋德廣場(Ludgate Circus)之間，就是英國報業的家庭。自一千五百年頃，這種集合的組織即已生根。英國最初的印刷工人考克司頓(Caxton)及其助手華特(Wynkyn de Worde)，就在佛里特街附近開設一家印刷所，造成了鄰近左右都成為印刷業與出版業的傳統。

彼時的佛里特街，是倫敦市中少數舖砌完好的道路之一。原來它是皇家所必經的路綫。英國皇帝及皇后由倫敦鐘樓(Tower of London)至威司敏寺(Westminster Abbey)加冕，要通過佛里特街。全街傾斜彎曲，又以雜耍著稱，街上多大漢，畸形人和西洋景，蠟像陳列，

五七一一七六



佛里特街上一著名酒店之內景，建築物於倫敦大火時被燬，一六六七年重新興建。今日倫敦的新聞記者常聚集此館，作為會談之所。

變戲法，和會表演跳舞的熊等等。當然街上也有開設一爿印刷所的瘋漢，同時還有別人在幹印刷事業。這些人僥倖能夠逢到詩人與朝臣輩出的英國黃金時代，蓋正值勒雷（Raleigh），雪特奈(Sydney)，培根(Bacon)，約翰遜(Ben Johnson)，和莎士比亞的時代。

時當一六〇〇年，人們常集台於「虹影咖啡館」(The Rainbow Coffee House) 中談論戲劇，宮廷，和抒情詩等。離虹影不多幾碼路，有一印刷者第一次用機器刋印了幾頁喜劇，原作者的名字印着莎士比亞幾個字。越一年或二年，「仲夏夜之夢」誕生於佛里特街而公諸世界，是莎翁第一次的單行本。「墨水街」的名字產生了。

那時還沒有新聞紙。但是此地印刷所極多，刋印小冊子的著作人可以和印刷所老闆談交易。這裏有可以印刷諷刺詩，論文，歌謠的機器。在佛里特街上出現了一個機智的朝臣，用了一聯串隱名的偶句，痛詆一個同時代的朝臣，攻擊出賣賤價歌謠的商人，反對由黨團出資的政治小冊著作人。有幾個少年拿了這種爆炸性文字在倫敦城市喊賣，他們是先驅者，遞遭至今，乃是一大批漆了各種色彩的大篷車，把甫告印就的報紙分配到倫敦各分銷處去的先河。

通訊社裏電報稿紙答答的聲音，活字機的格格聲，刀子在金屬圓筒上修理的尖銳聲，報童的呼喚聲，印刷的吼聲；電話，打字機，和篷車的喇叭聲——這些是今日佛里特街所組成的交響樂隊的器械。從出清每天早晨的「日報」，以至「夜報」材料的到手，佛里特街一日中靜止的時候其間不到兩小時。電報稿紙的答答聲徐緩下來不多一會，動力又重新開始，於是新聞從地球各方面彙集攏來，紛紛向狹隘的倫敦小巷集中。

和佛里特街相關的人各有其天賦之運命。他們所利用的酒店各有歷史的名稱和歷史的關聯。鮑斯威爾常到虹影等咖啡館，靜聆約翰遜的宣言。揮霍的詩人高爾特史密司(Goldsmith) 常喜去吃喝的地方是「福而康」(Falcon)。華爾頓 (Izaak Walton) 在佛里特街上出版了他的The Compleat Angler。拜倫爲了他的Childe Harolde刊行，在此訂約。十八世紀的政治家約翰·威爾克斯 (John Wilkes) 在佛里特街上爲了新聞自由而大聲疾呼。到十八世紀末葉，佛里特街胚胎成今日現狀下的雛型矣。

走進佛里特街，左面有一座不甚顯著的敎堂。遙臨着街道的壁龕裏供奉着一個單純的半身像。此人是今日佛里特街之父親，他在前世紀末葉，本世紀開始，給與英國以近代新聞學，並使之成爲世界的規範。他的名字是哈姆司華斯（Harmsworth）——是一個「佛里特街人」。路人行經半身像的時候，如其注意的話，可以從他的面貌上看出「墨水街」的故事。

山光水色佛里堡

趙爾謙

瑞士是歐洲的公園，幼時在校中讀了一課英文，說牠是如何如何的佳麗，夜間曾夢遊數次，不意此遊竟於第二次歐戰前實現了。我本來在北歐比利時邦讀文學與哲學，已經臨到最後關頭，做篇論文，便可了事。不意學校忽提出異議謂必須學拉丁文與希臘文而後可，我乃憤然而南遊瑞士。

黃昏渡英國海峽

不過未到瑞士以前，我應劍橋大學友人之招，往英國小住數週。旋又暢遊伯明漢，牛津，倫敦等城，我的印像是好極了，特別是留戀於牛津大學。我匆匆的看了奧里爾學院(Oriel College)三一學院 (Trinity College)，及聖馬利教堂的旁廊，徘徊其間，追念我所欽崇的十九世紀的英國文人紐曼(John Honry Newman)，遂與富有詩意的牛津作別了。

午後在倫敦的Victoria Station上車，黃昏渡英國海峽，晚餐後已入法境，護照檢驗後，復行登車，倦極而眠；雖在火車的急馳中，始終未醒，次晨侍者擊門，揩揩眼睛一看，則我等所坐的國際列車，已徐徐開入瑞士京城矣。

蓋英倫與瑞京之距離，快車只需十八小時，而余所取之捷徑，又爲Dover與Calais之航綫，海程較短，從英入法，不過數小時而已。餘則火車一路所停留的，不過三五個大站。沿途名城甚多，理應停留，以資觀光，無奈學校開學，業已兩週，假使我再從從容容，流連道上，則噬臍莫及矣！雖然，途中尙有一二有趣之事，亦不可以不紀。

車廂中幾個女伴

我們的車廂，名雖二等，但無臥榻，所謂呼呼而眠，亦不過坐以假寐而已。車中除我以外，有英國老太婆一，少女三。老太婆老態龍鍾，頗現慈祥和藹之色。她的手提皮箱內，滿儲朱古律糖，時時取出七八塊來，自已受用，也請我們吃。還有三個少女呢？以其言論考之，大約當爲交際花，初離學校到瑞士去賞識山水的。她們終夜喋喋不休，有時議論如何佈置茶會(Tea Party)，如何跳舞，說探戈舞(Tango)比狐步舞好而難學。在轆轆的車聲中，她們還是不斷的談：說每日午後出去參加茶會，是無聊的，許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星期六午後最忙的是茶，夜間最忙的是舞，星期日早間，在倦得不亦樂乎的時候，還得起來去做禮拜，聽牧師講些不可思議的神話！這幾位姑娘不但吸紙烟，并且也吸小雪茄烟，在歐洲婦女中，可稱僅見。英國人除英語而外，是不喜歡外國語，所以她們在法國及瑞士，顯然遇著煩難。車到瑞京，旅行中的伴侶，均分手了。

大學裏一片祥和

到瑞京以後，當天就趕到佛里堡(Fribourg)大學去報名，誰料到不但不嫌遲，反受教務處的歡迎，說再遲一點，也不要緊！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大學，是極端自由的，入學自由，上課自由，考試自由，完全是民主制度。我們在佛里堡可以聽三五年課，而無庸經過一次考試，到畢業交論文時，只需一個總考。這個辦法，似易而實難，因爲功課積聚愈多，愈難記憶，總帳不如零淸好算也。這個學府，具有國際性質，教授與學生，包羅國籍甚多，師生間的感情，異常親密，和劍橋牛津的導師制度，殊無二致。我們天天飯後是有茶會或座談會的，除彼此輪流外，也時常接受教授的邀請，到他家內去舉行，學生們可以隨便談話，抽烟，玩紙牌，討論些國際問題或社會問題。十餘個國籍不同的學生，圍著教授，在室內四週的沙發上坐下：提出各種不同的問題，例如普法雖然世仇，是否可以化干戈爲玉帛？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是否導源於共產主義而產生的一種反應？在座的雖有德、法、意、俄等國的學生，都能平心靜氣和顏悅色的陳述，不因主張和意見的歧異，而露出非理智的感情衝動。我們的茶話座談，儼然是一個小型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組織得條理井然，每次舉行，總是有益而無損，學生間得著無限的諒解，矢志回國後，努力於和平工作和國際合作者，不乏其人。

溜冰爬山和游泳

瑞士聯邦，從政治方面說，是由德、法、意三個民族組成的。所以共和國的南部操意語，東部講德國話，而西部則說法語。但是每個瑞士公民，會說三國話的實在多，算不了什麼希奇。佛里堡城在德、法、瑞士之交，爲兩種文化之焦點，外國學生之來此者，在語言文字方面，可以受著無窮的利益。德、意、兩國的貴族學生，在大學報名者最多，他們雖名爲大學生，實在不讀大學裏的功課，除了茶會座談而外，冬天到瑞士東部去溜冰，夏

天去爬山和游泳，行有餘暇，則以學問。所謂學問者，即專門研究兩三種外國語之謂。一二年後，仍然回到本國大學去攻讀，所以他們在此是暫時的，具有遊歷的性質，無形中佛里堡變成他們旅行期中的借讀學校，故教授們對於這一班高貴的門徒，也不得不十分客氣。

湖光山色異尋常

瑞士山水之美，爲全歐冠，處亞山脈(Jura)從西北入境，亞爾浦斯山脈(Alps)，則從西南入境，故全境皆山，頗具邱壑，山峯重叠，瀑布湖沼，遍國皆然。瑞士的湖光，瑞士的山色，迥異尋常，和這種最自然的景色相接觸，自然令人心曠神怡，得著無上的安慰，人雖萬物之靈，固亦自然之一部份也。她的山是蒼老而奇兀，光潤而茂密。假使出西境，過日內瓦而入法，越南境，穿山佛龍(Simplon)隨道而入義，則所見者，皆童禿不毛，平淡無奇之山，另是一個天地。蓋全歐山脈結晶於瑞士，亞爾浦斯的主脈，即在其西境，每逢雨後初晴之際，我們登學校的樓巔，可以看見該山最高的白峯(Mont Blac)，峯巔積雪，皚白如玉；經過斜陽夕照後，則倏忽之間，氣象萬千，或陳赭色，或顯紫色，或現朱色，一如在北平北海公園的白塔巔，遠眺西山的晚景者然，歐亞風光，正復有相同者。

別墅隱現綠林間

瑞士雖爲中歐小邦，但以量言之，則爲任何國家所不及，蓋全境皆山，覓一數百畝地的平原，頗不易得。山嶺既多，湖沼自富，山色固然可觀，湖光亦復悅目。瑞士的湖，有呈黝色者，如佛里堡城附近之黑湖(Lac Noir)，有露蔚藍色者，如梭格省(Canton de Zug)的碧湖(Lac Bleu)。湖水本無色，大約因環境和天光而變動，例如黑湖湖底甚深，而四週又皆松柏成林。碧湖地近義大利，天色四時皆爲深藍。水因光的反映而變其色，固無足異，然此亦足以吸引遊人矣。餘如萊夢湖(Lac Lemor)之波平似鏡，帆船在夕陽籠照下航行，大有「欸乃一聲山水綠」之概；繞湖一週，船跡所至，湖面頓見萬頃金鱗矣。四省湖(Lac de Quatre Cantors)則四面皆山，山上別墅衆多，隱現於綠林間。湖水深黑，舟行其間，頗有風濤之險。瑞士享盛名的城邑，均因倚山臨湖而得名。譬如說罷，舊國際聯盟會駐在地的日內瓦城，即因城臨萊夢湖而得名，多少騷人政客，流連於山光湖色之間。湖心城(Interlaken)以少婦峯(Jungfrau)而招徠，遊人均以攀登極峯爲快。盧山城(Lucern)則以地臨四省湖端，遊客趨之若鶩，尤以英美人士爲最，英語之聲，充塞於街衢，恍若置身倫敦紐約者然，不意猶在瑞士也。

天時地利與人和

瑞士人多鯁直忠誠，固執己見，不事通融，大約生長山林之間，秉性如此，不易變遷也。人民多山居，常見兒童往來於懸崖絕壁間，矯健如飛，即婦女亦復如是。交通受礙於山陵，瑞士人建築大量的精美而堅固的橋梁，以補其缺，故橋梁設計，在此邦成爲專門學問，楚里黑(Zurich)的工科大學(Polytechnicum)，特設一科以研究之。此邦人士又大量地利用瀑布及山洪，造成電力，以供火車之用，故全境煤灰甚少，實爲瑞士清潔的一大原因。不過瑞士人好潔成癖，出於天性，和荷蘭人堪爲伯仲，絕非法比人所能望其項背。瑞士北境的巴爾城(Bale)，有一國際車站，左邊屬法國，右邊屬瑞士，稅關則介乎二者之間。法側的車站和月台，則橋皮爛紙，狼藉滿地，而瑞方則有條有理，整潔異常，一塵不染，民族性有如許之差別，殊可怪也！餘則吾所欲言者，則爲瑞士人好組織，且具有此種能力，在交通機關方面，表顯得盡情無遺。郵政組織之美，成績冠於全球，萬國郵政第一次會議，即在瑞士舉行，紀念碑至今猶屹然立於瑞京公園。火車設備，異常清潔，濱湖之城，具有舟車(Boat Frairo)尤稱便利。電氣木桿，埋置地下，空中擾亂的聲浪，於以減除，電報可以速達，電話宛如對談。總而言之，瑞士是世界上的一個公園。旅行事業，甚爲發達，故國民直接或間接以此爲生者，何啻千萬。他們的工業是鐘表，機器，和牛酪；最重要的商業，是旅館。旅館的經營，其性質近於托辣斯，名稱劃一，管理集中，故「瑞士旅館」(Schweizerhotel)，到處可見。不過大城如瑞京，日內瓦，楚里黑等城，還有富麗堂皇的旅館，專供富翁或政客的享受，一切設備，儼然皇宮，雖舊國際聯盟的大廈，亦莫能望其項背，故當國際聯盟會尚未「壽終正寢」的時候，艾登，顧維鈞，李維諾夫等輩，常駐足其間，開些小組會議，以決定國際間的命運。今日時過境遷國際風雲人物，皆隨著聯合國的新機構，集中紐約，瑞士人的損失，是無可計量的。

形形色色的橋樑

常住北國平原的我，初到佛里堡，就如同到了香港一般，在城內的街道，爬上爬下的，頗覺到吃力而不自然，後來到也習慣了。原來這個城也是築在山上，計分三層，最小層爲低城(Basse Ville)，建築最古，屋宇簡陋，居民多中下等階級以勞働爲生。城中有木橋甚古，長近半里，其下沙寧河(Sarine)流聲潺潺，直穿城心，頗爲湍急。河底皆沙，時作漩渦，夏季游泳其間

者頗多，苟一不愼，輒遭沒頂！低城之上為高城(Haute Ville)，乃後建者，佛里堡邦（瑞士乃聯邦國家，佛里堡乃聯邦之一。）的政府及宗教機關，均結集於是，學校亦集中此地。城內重要街道，有名「大街」(Grande Rue)者，為貴族住宅區。他們的祖先曾隨拿破崙大帝征西伐東，以武功而得封，子孫猶世襲其餘蔭，時至今日，尚自稱為公爵伯爵而無愧色，社會亦莫之怪。高城外延，又逐漸建成新城(Neuve Ville)，一切建築，甚為摩登而寬敞，大有美國氣派，車站，公路，電報，郵政，商舖，銀行，旅館，大學的理工學院，皆在此區。全城既然是築在山間，故極曲折迴環之致。山巔堡壘甚多，用以防禦敵人。城市三區，全用橋梁聯成一氣，有木橋，鐵索橋，吊橋，雙層鋼骨橋，係大橋在上而小橋在下，二橋重疊，上下均可行人。東郊外有五十餘孔的鐵路大橋，亦為雙料，下便行人，上駛火車，直達瑞京，西郊外有四十餘孔的大橋，公路由此直通勞商(Lausanne)和日內瓦。餘外無名的小橋尚多，或在河干，或在山腰，或在峯間，故佛里堡尤宜稱為「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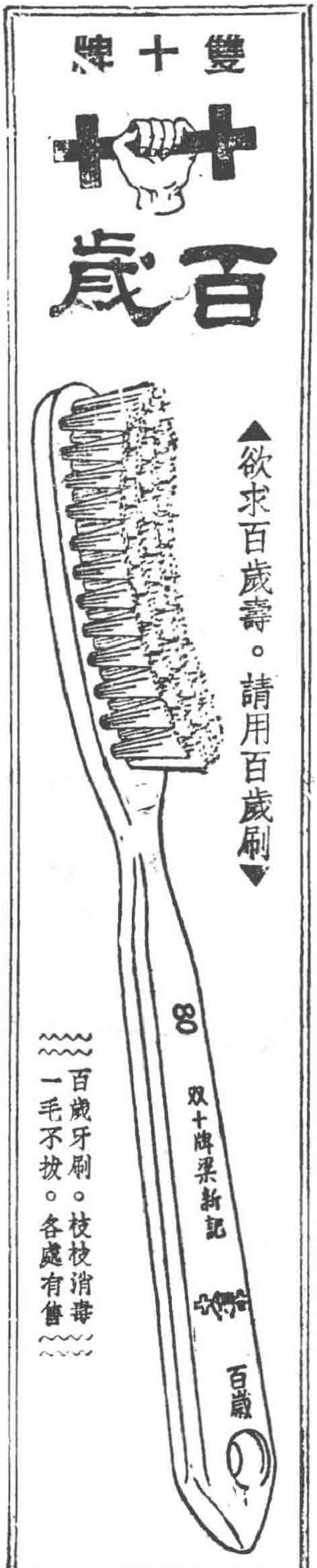
黃昏後遠眺寒山

立在沙寧河畔，從低城仰望高城，則有青山，綠樹，古堡，高峯，紅色的市政廳，灰色的教堂，其高聳無比的鐘樓，俯視一切，而其塔尖的陰影，則橫豎於碧空。這種中古的色彩與封建的遺剩，印在人們的腦海中，又多添一番詩意，故藝術家文人騷客，多來此暫留，以便得著煙士披來純(Inspiration)。不過我以為佛里堡的佳勝，固然因為天然的和人為的美景，滿佈城內，但是郊外亦自有其佳處。我最愛坐在離城較遠的草原上，在黃昏以後，遠眺寒山，見一輪明月，從樹梢峯間隙透出，不久則光芒四射，皓月當空，山景為之一變。看日出和看月出，各有不同的妙處，然而海上的浴日，和山間的明月，固各具有殊致也。

山溪中怪石縱橫

城外有山道近十五基羅米突，為散步最佳的地帶，山徑灣曲而幽邃，澗水湍急，瀑布倒懸，小橋三四，枕於中流。學生們常到此間來野遊，口中吸著煙斗，看見清流，便不忍去，必濯足而後已！這是夏天的好處，山中多陰而涼爽，不過春雨初晴之後，最不宜往，因為山中積雪初融，石罅間洗得清淨，泥土盡失，彼此往往脫離關係而下墜，至今山溪中石之巨如牛者，何可計數！不過多年以後，水激石穿，有作老人匍匐狀者，有似馬者，有肖人指與竹筍者，種種皆成怪石矣。

瑞士固擅山水之勝，而佛里堡尤入畫圖，英國藝人若望盧斯金說「佛里堡城，是瑞士城中之最美麗者」("Fribourg est la ville la plus pictoresque en Suisse"-Gohn Ruskin (1819-1900) 至今瑞士人猶以此自豪。



二小時喫一頓午飯，三小時喫一頓晚餐；而且在晚上是不作興睡覺的。

世間最享受的城市
阿京旖旎風光

伍墨衡
Ray Josephs 原著

當你初次在阿根廷的首都倍諾斯·愛勒（一譯布里諾斯·愛利斯）(Buenos Aires)進膳時，你的第一個問題將爲：「我該講那一國的言語」？

假使你的西班牙話太不行，不必因此着急。在這兒從帶着白色臂章的警察到街上的花販，差不多人人都會講一些英語。如果你再懂得幾句法語，義大利語，德語，波蘭語，土耳其語或任何別種言語，你就更可放心了。因爲在倍城，談吐和飲食全是藝術而且全都帶着濃厚的國際風味。

不論你是乘着美國飛機而來或是坐着用英國機車拖動的匈牙利火車而來，一到倍城，這國際風味就馬上會引起你的注意。

你將發覺德製或西班牙製的地下鐵道內漂亮得猶如美術館的畫廊，美國出品的汽車上裝着葡萄牙人造的車身，那精緻能使底特律人見了失色。

被稱爲 Avenida 的街道，兩旁有着咖啡座和技巧的建築物，情景恍如煤氣燈時代的巴黎。穿過了街你會走進一家丹麥人建造的旅館，由瑞士人管理着，他們的招待旅客眞是週到得無以復加。你的電話機是瑞典出品，所用的電流由比利時或荷蘭產的發電機供給。浴缸來自捷克，侍女的體內有着愛爾蘭的血統。那末，眞正的阿根廷人到那裏去了呢？這問的回答是他們全都是的。說得較確切一點，他們是 Portero，意思是「屬於港口的」。再詳盡的說，這字的意思是巴拉他河(Rio de la Plata)上的首邑倍諾斯·愛勒港的生活情形。

粗看起來，倍城沒有那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美麗的海灣和高丘，那聖第亞哥 (Santiago) 高聳的安第斯 (Andes) 山脈和山城，那墨西哥偉麗的景物。你看不到熱帶的棕櫚樹，古怪的土人服裝，拉丁美洲慣見的灰泥牆。它甚至還不足以代表阿根廷，雖然它的三百五十萬居民佔了全國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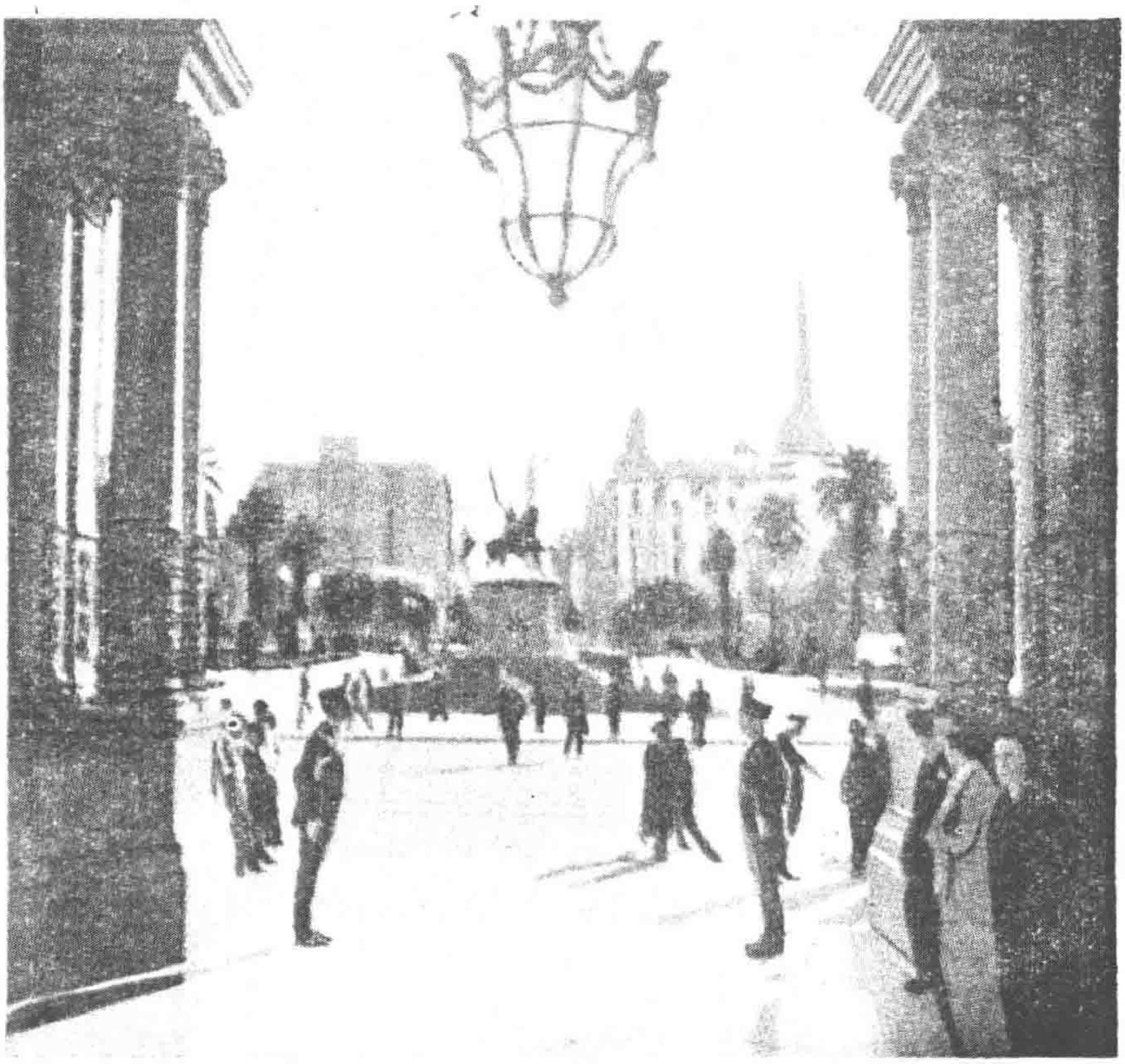
可是倍城從牛車時代一躍而跳進了超流綫型的世界。它是一個外向性的城市。在這裏你成天該打扮得漂漂亮亮，男人比女人更講究衣裝。在這裏你得化二小時吃一頓午膳，三小時吃一頓晚餐，而且晚上不作興睡覺。阿根廷人喜歡熱鬧，刺激，過於明亮的燈光和拉伐爾街 (Calle Lavalle) 上的波璃磚蓋的戲院子。即如這裏的黎可里泰墓場(Recoleta)也是明快的，各式各樣的家祠把它裝飾得像一個鎭市。

遠客到了倍城，住在當地的紐約人至多帶了你去觀光一下他自己所熟悉的地方。可是 Portero 們却不然，上自玩馬球的牧場主人，下至飛機場上的搬夫，誰都願意指點你那一處好玩，怎樣玩法。

他們會告訴你，除了正月到三月的熱季以外，這「空氣清新的城市」是終年可供你欣賞的。他們也會告訴你陌生人出去逛，以星期日最有意思。這兒的人從不讓工作來打斷他們的快樂，每有節假總要狂歡一番。但是他們一星期中所幹的正經業務却和芝加哥的一樣繁忙。到了星期六中午享樂的時間才開始了。

倍城人士週初總得到巴拉他菜市 (La Plata Marhet) 去一次。游人要觀遊倍城也以從此處出發最妙。你可旁觀主婦們在購買美味的豬排和來自草原的牛身上割下的肥厚牛排。你也可在此打聽那些產自里奧·內格羅 (Rio Negro) 的芳芬馥郁的水菓和乳酪的行情，它們的光輝好似陳列在鐵番那 (Tiffang) 的鑽石。甜美的食物到處擺設着，這是阿根廷人興趣所在。但你且莫以爲它們的用途是僅供口腹之好，因爲阿根廷是地球上輸出食物的主要國家，並且因而致富。每年十一月中的牲口比賽眞是不可錯過，高貴人士去參加的比去聽歌劇還要踴躍。美國拒買他們的牛肉，他們面子上雖不好意思向你表示歧視，心中却着實有些難受。

走出菜場你可步向教堂。那十七世紀的都城大教堂 (Metropolitan Cathedral) 是最古老的。它聳立在邁奧廣場 (Plaza Mayo) 上，環


遒奧廣場 Plaza Nayo

拱在旁的是警衛森嚴的卡薩・羅賽達(Casa Rosada)——玫瑰色的阿根廷的「白宮」，新造的闊綽的國家銀行(Banco de la Nacion)，大理石蓋的農業部和那重建的卡畢爾杜 (Cabildo)——獨立紀念堂。當一八一〇年時，佩着藍白二色標識的，阿根廷的愛國者就在這兒宣布他們祖國的獨立。這些建築物的名字你且先記下來，等以後再去參觀，因為這回你該到教堂裏去隨喜了。上教堂不僅是宗教上而又是社交上的儀節，你得全神灌注的看着。

在阿根廷上自總統，外交，社交和商界的巨頭，下至尋常的男女，人人愛上教堂。從教堂出來接着就去吃雞尾酒，這是牢不可破的慣例。最時髦的去處是「巴黎」，這地方不是茶室，也非酒肆，他們稱之為 Confiteria，裏面有富麗的燈飾，小巧的籐椅，坐在花樓奏樂的弦樂隊，和最漂亮的顧客。你坐着喝一杯私蘇打的苦艾酒 (Soda-and-Vermouthe) 或「聖馬丁雞尾」(Cocktail St. Martin)，發覺後者祇是帶着倍城風味的馬的尼酒 (Martini)，眞是枯燥乏味。

喝完了酒，你如果老練的話，可在街上停下來買一塊蛋糕或一匣糖，帶回去送給你的主人。這送禮的習慣不可不養成。這樣人家會說你是和氣的 Simratico，更要緊的是他們會稱讚你懂事，懂事是 Portero 最好的美德。

吃午飯該上巴來爾瑪 (Palerwo) 的 Hipodromo 飯店去。坐在陽台上，你的下面是拉丁美洲最易變幻的景物。你吃的東西也決不會是「熱狗」和「可口可樂」。第一道菜多半是火腿和瓜（義大利的），第二道叫做 Parril'a Mixta，接着再來一盤勾人饞涎的牛排（法國式的，上面澆着一夸脫的牛油），有時還有雞。這一頓飯祇化了你七角半美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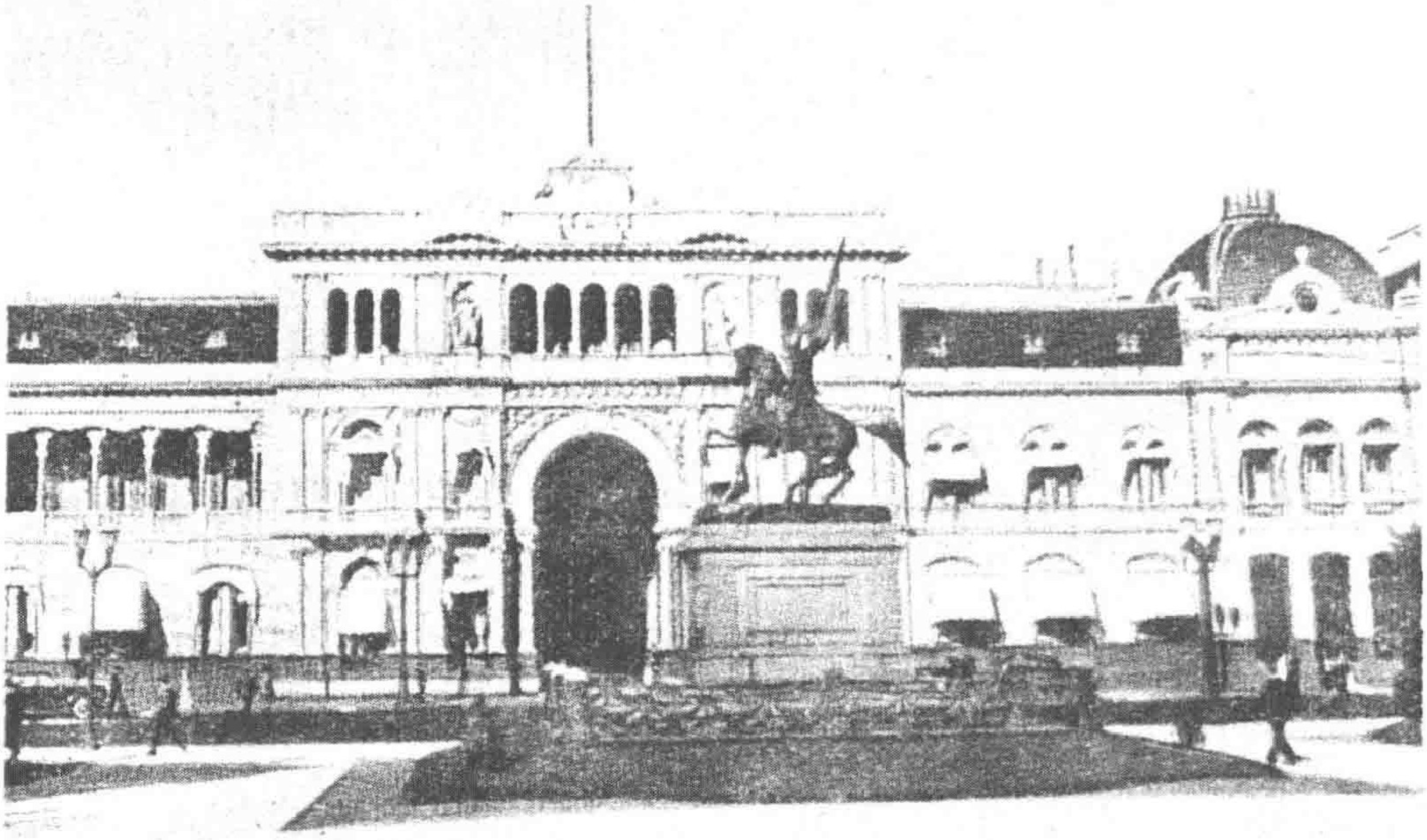
你別想在二星期內體會到倍城的風味。譬如那些牧場 (estancid) 吧，你總得在二星期後才能有機緣進去玩。有兩個二星期最好。照 Porteno 們說起來，要完全認識倍城的風土人情得化掉你畢生的精力呢。

要鳥瞰全城，你最好去登卡伐那 Kavanagh 大廈的屋頂。這大廈俯矚外交部和聖馬丁廣場 (Plaza Sau Martin) 上的玉蘭樹。它有三十三層高，在拉丁美洲算得首屈一指，同時又是世界最高大的全部水泥的建築物，現在作為公寓之用，不能隨便上去，但你只消給看門人一個「比索」(Peso)，他便可讓你如願以償。

× × × ×

城中形形色色

從卡伐那大廈的頂上向下俯矚，你可看到這西半球第二大港口的全貌。沿着河岸儘是些龐大的起重機和廣闊的牲畜場，規模宏大，連芝加哥也望塵莫及。它們像關卡一樣的吸收來自草原的財富以供這城市之用。西班牙殖民地式的房屋大多已不存在，但比門還大的窗戶和



阿根廷議會遠景

晚上緊閉的百葉窗和鐵欄仍能見到。

城中到處多是整齊的白色，灰色和黃色的房屋，並有胡同，高塔和尖樓點綴其中。仔細的觀察，你可發現這些房子是以河岸為起點一區一區的向內建築的。橫亘在各區之間的是方場，廣場和斜路。與世隔絕的綠色庭院隱藏在人家斑剝陸離的矮牆後面，告訴你，這還是總督時代的遺跡哩。

走在街上，且慢理會那些招攬生意的汽車夫，但是脚下要留神，因為到處在蓋房子，行人道上時常會遇到阻塞。街上擠滿了人：披着褐袍，帶着念珠的聖佛蘭西斯會敎士(Franciscan)，戴着氈帽，白袍玄披的聖多密尼會僧侶(Dominican)，穿着直條褲的商人，慣在南北美洲變幻莫測的市場裏大獻身手，可是在這裏他們會停了步買一張彩票，或讓擦鞋人擦擦皮鞋，還有曳足而行的洗衣婦，滿身雪白頭頂籃子的麵包師，騎在自行車上戴了高筒帽的掃煙囱人，以及叫賣領扣和經典的小販，一一和你擦肩而過。街道當中車輛多如潮湧——福特，馬立斯・奧克斯福，飛霞，奧泊而，雪鐵龍，色彩鮮明的送牛奶的高輪馬車，不習慣地靠着右邊行駛，因為在以前他們都是靠左走的。數年前試裝的幾盞交通燈，誰也不願去理睬。

倍城的路名使你看了好似在重溫阿根廷的身世——「世界最闊」的七九街（七月九日）紀念這國家的獨立，五二五街紀念反西班牙的革命運動，二三街紀念烏奎柴(Urquiza)擊敗暴虐的羅剎人(Rosas)的成績，甚至有一條街改名六四街，紀念貝龍總統 (Pres. Juan D. Perin) 的變政。這樣學習歷史眞是妙不可言。

當你在街上蹓躂的時候——本地人開起車來雖然快得不顧死活，散步時却決不匆忙——新奇的發現接踵而來：每隔三條街便是一條新的大道。這事的來歷要你經過了哥爾多巴(Cordoba) 或哥連德 (Corrieu es) 大街便會明瞭了。

在這世紀初葉，倍城見多識廣的父老們鑒於城中的街道太狹，便把全城的地圖重畫，把道路放寬。他們出一個佈告：「某年某月某日以後，越過此線而築的房屋一律加以拆除，勿謂言之不預也」。這計劃得到大多數市民的合作，有幾個胆敢不遵的，到期市府便來拆屋，絕不通融。

他們的遠見使倍城的市容毫不費事的煥然一新。

因了同樣的遠見，倍城才有了七九街下六條街闊的地下展覽室和停車場，還有環繞全城

的帶形的巴士將軍(General Paz)道，還有遍佈城內遠近的美麗的公園和廣場。即如港口的碼頭，當初建造時也是實用和美觀兼顧的。

地下鐵道的建設也是計劃遠大的一例，這去處又是你所決不能錯過的。跨下自動梯，彩色磚砌的牆，間接內照明和纖塵不染的潔爭感覺便呈在你的眼前。車站中更是值得一觀。倍城的五條地下鐵道中沒有美國車站中所見的被人塗抹的廣告畫，代替它們的是馬德里運來的精鑲畫壁，其中有的長達一街的四分之一。每條壁上嵌出關於阿國生活的畫面。你可學學那些白襯衣的學童，乘着地下火車，從一站到彼站，把所見的記錄下來，這樣一來當你回來時，對於阿國的歷史可說是目當熟悉了。

花園似的碼頭和畫廊似的地下鐵道正和Porteno們的人生觀配合——在動盪中不忘享樂。每日晨晚的上下寫字間時間內大家確是很匆忙的，加上工具的缺乏使交通擁擠不堪。一過九時，大家進了辦公室，就都鬆一口氣，這時就有人去坐在咖啡館中，叫一杯其黑如炭的咖啡，慢慢細喝。到了十一時，白圍身的侍者會頂着盤子來替你加咖啡。從十二時到二時是休息時間，大家慢條斯理的去吃午飯誰也不會狼吞虎嚥的。

到了四時又得抽暇喝茶。六時下了辦公室出來，天色還未全黑，正好在黃昏散步，不然也還趕得上電影院或戲院裏的 Matinee（日戲）。吃晚飯是不會早的，接着便是晚間的節目。新來的美國人時常抱怨睡得太少，但眞正的 Porteno 却只覺得日子太短，因爲他有這麼多的事要做，尤其是有這麼多的東西要享受。


墓場一瞥

在以前倍城人並沒有這樣好動。一九〇九年後，穿着深色夏衣戴着黑色草帽的 Porteno 才走出了咖啡館而開始愛好那一向被認爲英國瘋子的玩意兒的運動。許多的體育會先後成立，那愛斯格利瑪體育館(Gymnasia Y. Esgrima)是頂有名的，號稱世界第一。到三角形的底格列(Tigre)水鄉——離城四十分鐘路程的綠色威尼斯——去坐游船也成了時髦的玩意。在那兒你可看見法，德，英，義和瑞士的船隊，各成集團，大可組成一個奧令匹克會。國際游船賽於每年三月和十一月舉行一次，但每個週末的熱鬧情形已足和世界運動會媲美了。

在到底格列的路上有着不少戶外運動場(recreo)，每處都生着許多小火，用來煎炙牛排和香腸，這是牧牛郎(asado)的吃法，採自南美的高却族(Gaucto)。這些野餐處所的招牌是 Shell Harrods'，某某公共汽車線駕駛人互護會等等。都是古裏古怪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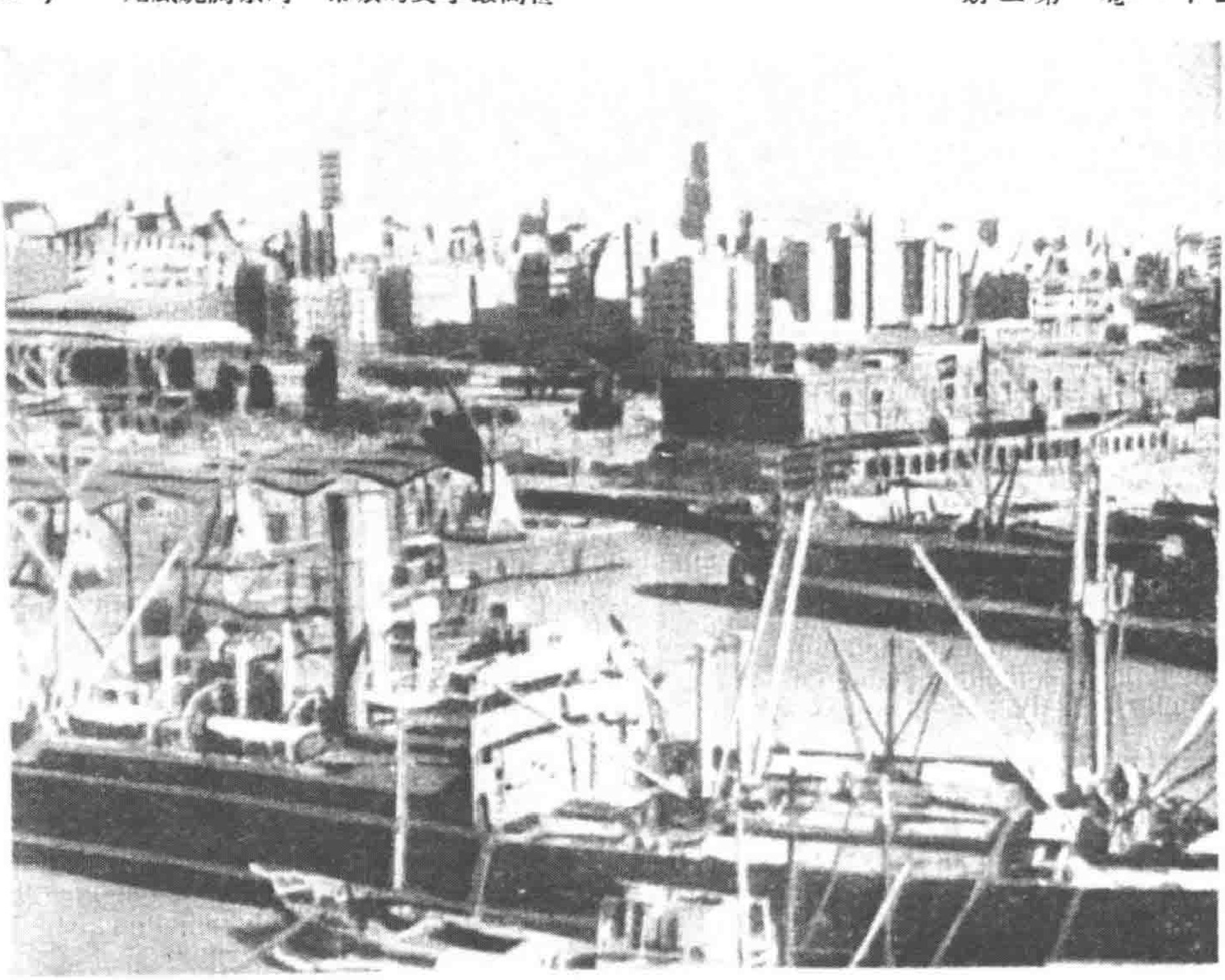
達官聞人們的私人體育場都在城區附近。他們的雇員，出幾個比索一年，就可在內游泳，打球和作任何運動，連鬥劍在內。鬥劍特別普遍。這也不足爲奇，因爲在紳士們之間用比劍來解決名譽問題並不是稀見的事。

× × × ×

最豪華的俱樂部

體育會之多像星羅棋布，並且除了城中那豪華的跑馬總會(JockeyClub)以外都很歡迎人們加入，所以在倍城即使最起碼的公務員也是

五七一一八四



巴拉他河上的倍城——西半球第二大港

體育會的會員。

要踏進佛勞里達街(Calle Florida)上跑馬總會闊達一街長的褐色大廈，並不是容易的事。沒有他們的請柬，不但許多社交界的名人休想入內，而且歷任阿根廷的總統中也有嘗過閉門羹的。

跑馬總會的會員都是些名門世家，包括Anchorena, Duggan, P.eyrredon等各姓貴族和其他二百家望族的子弟，他們好比中古威尼斯的王子，有着炙手可熱的權勢。不過現在他們的社交活動已和賽馬分開了。跑馬總會也以改良馬種出名，他們所養的馬和牛都是最佳的良種。

在這世界最奢華的俱樂部裏有一所西半球最致究的酒窖，那些名酒都是貴族會員所搜集來的，過去會中管酒的人每年總得雇一只船替會員運酒。會員所引以爲豪的還有古畫和彫像，收藏之廣可與紐約的都城(Metropolitan)博物館並駕齊驅。除此以外，古羅馬的浴池，華貴萬方的餐廳，會客室和公用室，也都是世界上頭兒尖兒的好地方。

同樣高貴而更傲然的是陸軍圓場(Circulo de Armas)，那裏是軍人的世界，好多次革命都是在裏面醞釀成功的。但眞正的倍城風味你還得到別的俱樂部去找。這些地方你很有機會可去，因爲阿根廷人是好客的。那Progreso是生意人的集合所，還有鄉下總會(Rural Society)是牲口商人和牧場中人的俱樂部。國際性的俱樂部却也不少，從日本人的到黎巴嫩人的都有。對於思鄉的美國人，最好的去處是國家銀行樓上的美國總會。在這兒倍城的美國商界首腦帶了他們的阿國朋友來吃飯和打彈子。在這兒你可吃到整個拉丁美洲中唯一可口的冰淇淋。

哥而夫球場如Hurling'un，Dou Torcuato，Sau Andre's等都會得到沙拉仁(Sarazen)，納爾孫(Nelsou)，和施尼特(Snead)諸人的讚賞，它們往往祇許男人入內，這規則是使美國人深感詫異的。

倍城是男人的城市。這不但在俱樂部中可以看到，在當地的生活中也隨時可以注意到。咖啡館是專爲男人而開的作家們光顧Richmond，爵士樂迷愛去Odeon，銀行家去Boston Bar，還有議會廣場(Plaza Cougre o)旁的Molino是政客們的會所。倍城的男子在這些地方消磨他們的生命，甚至完成重要的交易。

這兒的男人喜歡硬領，老成的衣服和旁德街(Bond Street)的裁縫手藝。定做英國的呢絨製品照我們的眼光看來也並不貴。

如果你是老門檻，定做上裝，二星期可以完工；皮鞋，帽子和手套二星期也可交貨。記住了，在倍城買東西固然不必像在墨西哥那樣還價，陌生人到舖子裏去仍得帶着犀利的目光

五七一一八六

•事前請教一聲老門檻，那裏便宜，那裏可靠，你就不致去上那拉丁花言巧語的當，賣給你一套衣服却不給你椅子。

食品店內有的是法國酒，波蘭火腿，英國的瓶藏食物，上而至於大的商店如 Harrods，Ga'hy Chaves，Casa Tow（英商），Tousa（美商），Ciudad de Mejico（墨商），Tres Filipinos（菲商），裏面的商品全是些舶來品和仿製品。你要想買樣道地的阿國貨回來，倒頗費事。

要買道地的阿貨你該上市立公典 (Banco de Prestamos) 去。這地方好大規模，彷彿紐約的百貨公司一般，和你心目中的當舖毫無相像之處。那裏的貨物，形形色色，什麼都有。你可買到巴剌瓜 (Paragua) 製的花邊，細如蜘網，也可買到沈重的馬鞍和盛錢的腰帶。公典旁邊的街上有出售巴利維 (Bolivia) 銀器的鋪子，阿國人就從那種葫蘆形的銀杯中喝他們的冬青葉泡的茶 (Maté)。這兒也有駝馬毛的毯子和外套，又輕又暖；河鼠皮，Chinchilla 鼠皮和狐皮，價格祇及紐約第五街所標的四分之一。還有籃子和飾針，以及各色甲虫做成的領帶夾和臂釧。



弗勞列達街上的行人

倍城吃食的地方受了女性和外來避難的人士的影響巳有了一些改變。專供男人去的飯店食堂仍佔多數，可是新添的菜館巳有不少，邁奧廣場旁的焙炙鋪以印度芥喱和招待週到馳名，愛爾維宮 (Alvear Palace) 旁的焙炙鋪裏，從玻璃牆外就可望到用牛奶喂大的嫩雞穿在鐵釬上燻炙，還有新的 Lancaster 和漂亮的汽車總會，這些都是新型店的代表。

Porteno 的烹調並不是西班牙式，它是國際性的。吃奶油要用匙，吃二寸厚的大塊牛排，不必用刀，價值祇有三角美金。菜市旁一條街上的 Los Pa itos 出售二角錢一塊的鴨肉，可吃得你手舞足蹈。Pariaiso 的菜使講究吃喝的托斯卡利尼 (Tosconini) 雅興大發，大作其狂想曲。

× × ×

倍城的夜生活

倍城對於吃過度注重，所以有吃有舞的地方並不多。像 Ta-Ba-Ris 是照着電影中美國夜總會的式樣而造的，它的舞蹈表演可和華而道夫 (Wa'dorf) 或巴爾瑪 (Palwer House) 媲美。它也供給伴舞的舞女（她們不戴帽子，還是與女顧客不同的地方），還有掛着幕幔的花樓，你可以從幕後看下面的表演而不為人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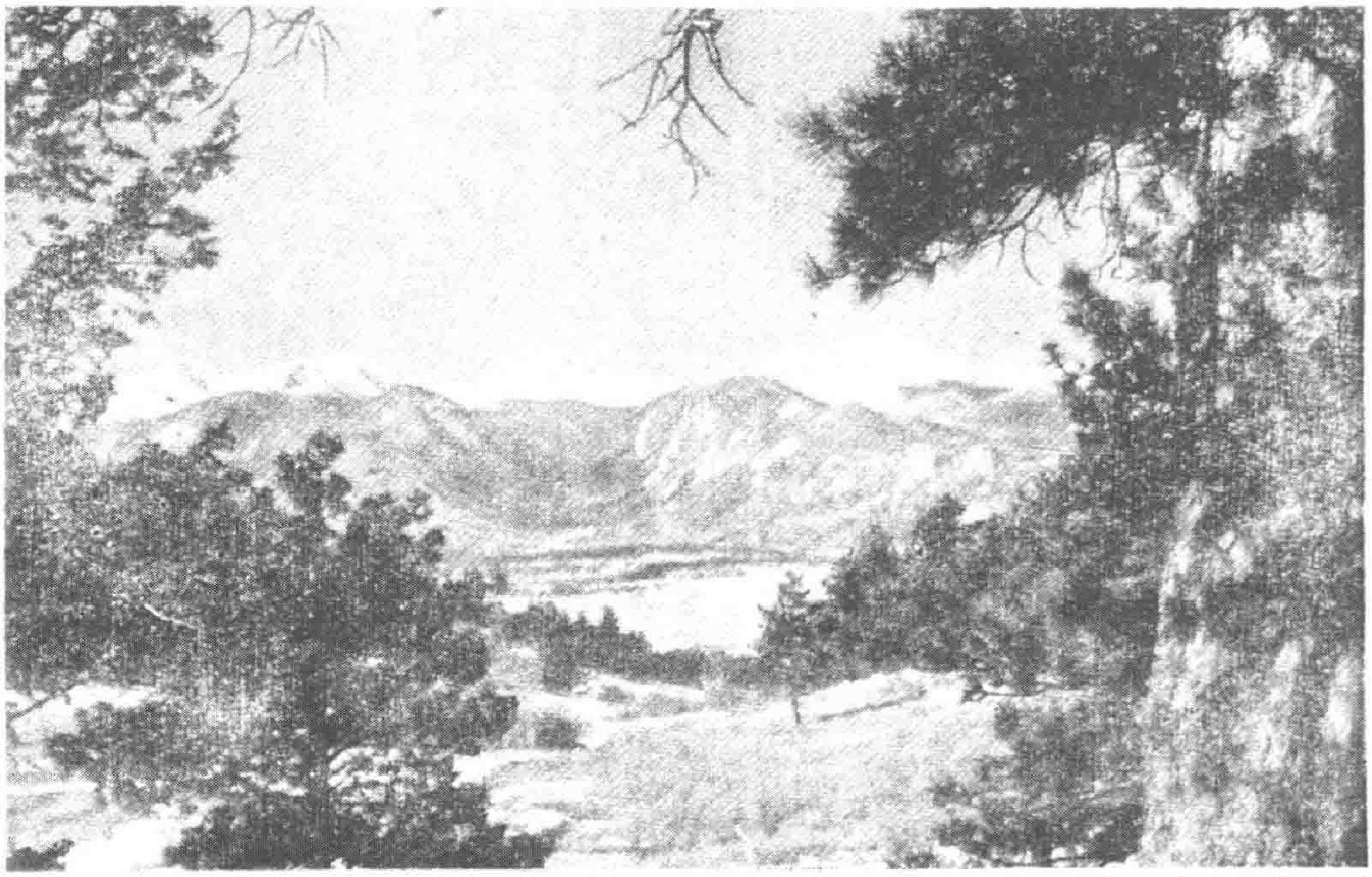
Portenos 中的舞迷大都把晚上消磨在 Embassy，Gong Roudoz-Vous 那些舞場中。夏天以 Alvear Roof 為佳，如果戶內太熱，郊外的 Olivos，或 Fautasia 和 El Raucho 都很涼爽。那些地方，四海一家，樂隊奏着賽巴，倫巴，狐步和探戈。賽巴和倫巴是從電影上學來，狐步從短波中聽來，探戈則採自巴黎。

你要聽眞正的草原 (Pampas) 音樂祇有幾處可去——邁奧大街 (Avenida de Mayo) 上的 La Querencia 中所奏的很是道地。聖太飛 (Santa Fé) 的 Versailles 中用的樂器是吉他和尖聲的簧管。

沿着利安屈羅・安瀾 (Leandro Alem) 的鋸屑道上景物又不同了，這裏是倍城風光的另一面，在那巴龍里河岸 (Barbary Coast) 的拱街下來往的都是船上的水手。

這兒，在那些名叫 Moulin Rouge，Liverpool Nights 的舞場中你看到了淫蕩的探戈，濃裝豔抹的酒排女和當年薩德港 (Port Said) 此岸最大白奴中心的遺跡。這就是倍城的風光，倍城生活的風味。你可在那日出七十種的新聞紙中感覺到。你也可在那多得如紐約城中藥房的書店中體會到。你也可在大事發生時街上的叫喊聲和塔上的警號聲中體味到。

你如果以為一個城市只是工作和暫住的地方，你對於倍城也決不會有所愛好。假使你的確能認識和喜愛大都市的風光，那末你的靈魂中巳有着天下一家的精神，你也必定會喜歡倍城的。（終）



崇偉的山峯，繁茂的松林，無樹的鼠尾草原——這就是可羅拉多高原。

可羅拉多高原獵奇

丁挹文

引言　可羅拉多 Colorado 爲美國西部之一州。境內崇山峻嶺，綿亙不絕，高度在一萬四千呎以上的山峯有五十座之多；山頂上一片廣漠無垠的大草原，只有隨風起伏的鼠尾草，連一株樹都沒有；那兒不分冬夏，都括着從北極荒原吹過來的寒風。

可羅拉多有極豐富的礦產，木材，和牧場。這一片偏僻的土地，對於喜歡接近自然，研究自然的人們，眞是一個好去處。那兒地廣人稀，充滿着明麗的陽光，舒卷的白雲，繁茂的森林，空曠的牧場，冬天有皚皚的白雪，春天有嬌豔的野花。而且在草原地帶，森林地帶，高山地帶，各階層都有不同的珍禽異獸，奇花異卉，提供無窮的資料，給我們觀賞和研究。

松鷄求偶

松鷄求偶是自然界的祕密之一種，我們直到最近幾年，才逐漸明瞭牠的眞相。松鷄的羽毛和鼠尾草葉的顏色相似，當一隻松鷄靜伏在鼠尾草間時，牠簡直是溶化在草中，分不出那兒是鷄，那兒是草了。

春天一到，雄松鷄便出來活動，追求雌松鷄。牠們往往一百多隻結爲一羣，在鼠尾草原中，揀個空曠的場所，大家把白色的頸囊膨脹得非常大，各自裝腔作勢地跳着，來吸引雌松鷄。那種場所並沒有什麼特點，幾乎任何地方都有的，可是松鷄却認定了那幾處場所，每年都到那兒去演出牠們的浪漫史，世代相傳，永不變更。究竟爲什麼緣故呢，我們一直到現在還不能够瞭解。

要參觀這幕浪漫史的演出非常不容易，因爲松鷄十分機警，一聽見聲音立刻就會飛走的。我們必須先找到牠們的求偶場所，預備好一個隱蔽的地方，隔夜就候在那裏，不要作聲。然後，到旭日初升，金光滿地時，就有一百多隻松鷄出現在我們眼前了。似乎每隻松鷄都有自己的地段，各不相犯。有時牠們走得太近了，便在界線上劍拔弩張，各不相讓，甚至於蹤跳撲擊，好像鬥鷄一樣。

這祇是前奏曲。一到雌松鷄出場，正戲便開幕了。雄松鷄膨脹起白色

的頸囊，豎立起扇形的尾巴，把黑色的頭縮緊，藏在頸皮的摺紋裏，幾乎連眼睛都藏起來了。頸囊一脹一縮，堅硬的羽毛綷綷作聲，在五十呎以外都可以聽得見。雌松鷄却若無其事，一路尋食，一路緩緩地踱過來。四周的雄松鷄面對着這位莊重的姑娘（雌松鷄樸實無華，不及雄松鷄漂亮），大家都提起足趾，聳着頸囊，從喉嚨裏發出一種猪叫似的啼聲來，爭先向牠求愛。就在這時候，如果有一點聲響，或見一隻金鷲飛過，他們立刻就會逃散的。

三種鷲鳥

春天是松鷄求偶的時期，也是金鷲哺雛的時期。牠們把巢築在斷崖絕壁上，或是極高的黃松上，都是人跡不到之處。牠們飛到極遠的地方去覓食，覓得後便回來喂牠們白毛的雛鳥。

還有大角梟和短翼鷹。大角梟以黃松上的舊的鵲巢作爲自己的住宅，我們常可以在積雪的樹中找到很大的雛鳥。短翼鷹常在巨松地帶（較黃松地帶爲高）度夏，在繁密的枝柯間，要找尋牠們的卵和雛鳥，簡直如大海撈針一樣困難。

當六月的薰風溶化了山畔的積雪時，潮濕的山谷便叢生着野花。流星，虱草（一種美麗的草，却給牠題上一個醜惡的名字），金車草，香羅蘭，交織爲一幅豔麗無比的圖案畫。再加上遠處雪山頂上舒卷着的白雲作背景，簡直叫畫師們爲之擱筆了。

高山地帶的春天來得遲一季，當下面已經是夏天時，高山上的積雪才開始從白楊和杉樹間溶化起來。於是，褸斗菜的綠芽便從泥土裏伸出頭來，而且不久就開花了。同時，薄荷花也搖曳在和風中。

高山地帶的植物變化得很快。林地裏滿地的褸斗菜，不多幾天便落花結籽了。野玫瑰，洋葵花，荷蘭芹，開滿在潮濕的山谷裏，到後來，木蓮也開花了。

夏天的鳥

在高山地帶，原只見白雪皚皚之中，點綴着一些枯樹禿枝。僅僅下過不多幾天的暖雨，好像就在一夜之中，積雪就溶化了，蓓蕾就綻放了，嫩綠的新葉歡迎着從山坡下搬上來避暑的動物們。時序變化的迅速，好像舞台上更換佈景似的，不多一刻，山上就充滿着生氣了。

夏天有許多動物，如鹿，麋，和各種鳥類，都從底下的草地遷居到高山地帶來避暑。同時，紅胸啄木，黃羽啄木，長毛啄木，各種各類的啄木也都整天忙着工作，只聽得森林裏一片「的的篤篤」的聲音。雌啄木則忙着把白色的卵安放到白楊和松樹幹上深而且黑的洞穴中去。

樹幹上見有洞穴時，如果用手杖去打牠一下的話，常會有出乎意外的收穫的。或許會有一張貓頭鷹的天眞的大臉從洞裏探出來問道：「是誰在那兒敲門？」看見來客是從未見過的人類，牠的驚奇是不下於那位不速之客的。

雷鳥鼓着翅膀，守護着藏雛的所在，防止人們的射擊。



岩灰色的水鶺把牠們圓形的巢築在緊靠着湍急的山澗邊，當牠們迅疾地飛向巢裏去的時候，活像是一隻鳥兒在投河自殺的樣子。

白楊林是高原居民最喜歡的住宅區。青鳥用蠕虫來喂雛鳥，啄木鳥用螞蟻來喂雛鳥，青雀在牠們的懸巢上蕩鞦韆，唱山歌。樹林裏營營嚶嚶，十分熱鬧。

山上最普通的禽類是知更鳥，一直到森林線的盡頭，與山頂區的草原地帶接界處，還有牠們的踪跡。因爲牠們每年要產兩窩雛鳥，所以一直到八月，多數的禽類都早已結束了牠們的家庭生活時，知更鳥還在那兒辛勤地忙碌着。牠們善於適應環境，牠們把巢築在茂密的松林中，或者高到樹尖，或者低至樹根，對於牠們都沒有一點困難。

白楊和黃松地帶還有一種闊尾的蜂雀。在湍急的山澗旁，一株柳樹上，棲着一隻蜂雀，牠璀燦的頸毛，和山巔的雪光相映輝，這實在是一個足以怡神悅目的景緻。雄蜂雀是從不回巢的，我們絕未在蜂雀的巢裏發見過雄蜂雀。雌蜂雀性馴膽大，用翅膀來保護着雛雀，把食物從喉嚨裏嘔出來喂牠們，即使有人在附近觀看，牠也不怕的。

蜂雀的巢常築在林蔭處搖蕩的枝柯上。雌蜂雀生下蛋便在巢內孵着，孵出來的雛雀是黑色的，才比青蠅稍微大一點。母雀不息地用小昆虫來喂雛雀，牠把針狀的長喙伸到雛雀的喉嚨裏才把食物吐出來。到後來，那小小的巢簡直容納不下那長大起來的雛雀了。

更上一層

當我們更上一層，爬到一萬呎處時，季候就更遲了。下面六月裏開過的花這裏要七月末才開。樫鳥早就築好了巢，嘰嘰咋咋地叫着到各處去覓食。星鳥却在林子裏到處打家刼舍，掠奪人家巢裏的食物。枝柯間棲着各種小巧美麗的流鶯，囀唱着動聽的歌兒。

山湖四周的柳蔭是各種小鳥的集居處。白冠雀的巢築在森林線外的灌木叢中，牠們的雛鳥長成得非常快，母雀不得不整天忙着替牠們覓食。灰背鶯的巢也是築在矮小的灌木叢中，或是地上隱蔽處所的。別看輕這種小鳥，牠們竟是一萬呎高原的居民，甚至在北極圈中都有牠們的踪跡呢。

高原小鳥中最美麗的要算是深紅色的松雀了。松雀的巢築在茂密的松柏間，非常不容易尋覓，沒有幾個人曾找到過松雀的巢。松雀很乖巧，牠們覓食歸來，並不直接飛入巢內，先在離巢百碼處落地，然後慢慢地跳過去。雌松雀不及雄松雀美麗，牠在巢裏保護着雛雀，一聽見雄松雀覓食歸來的聲音，便招呼一聲，迅疾地直飛出去，和雄松雀更替覓食去了。牠們用昆蟲和萬壽菊籽來喂雛雀。牠們先飛到較低地帶的沼澤區去啄食半熟的萬壽菊籽，乾脆就嚥了下去，然後飛回一萬一千呎處的松林裏，把籽再吐出來，喂給巢內的雛雀吃。

無樹地帶

自松雀築巢處再往上爬一千呎光景，便是森林線的盡頭處了。那兒烏鴉棲息在虬曲多節的松枝上，或飛翔在亂蓬蓬的松針間。再往上爬，便是沒有樹的鼠尾草原地帶了。在那遍地爛石的山頂區，整年都有形似豚鼠的岩兎居住，那是種形體很小的哺乳動物，叫起來聲音十分尖銳。

頂山無樹地帶的動植物是和北極圈裏的動植物很相近似的。地面有各種叢生的小花小草，例如虎尾草、王冕花、山葵花、金楊梅等，按着時序，變換色彩。禽類很少，只有雲雀、朱雀、山鷄，還能够適應那兒的生活環境。

白尾的山鷄是很適宜於北極或高山生活的，因爲牠的脚上有羽毛，能在雪上支持體重，身上的羽毛能自仲夏的深苦色變化而爲冬季的純白色。當白雪積滿不毛的山坡時，山鷄便換上白色的新裝，靜靜地蟄伏在雪堆中，簡直和白雪化而爲一了。山鷄的雛鳥在秋天裏長成時



一張天眞的貓頭鷹大臉從樹洞中探出來問道：「是誰在那兒敲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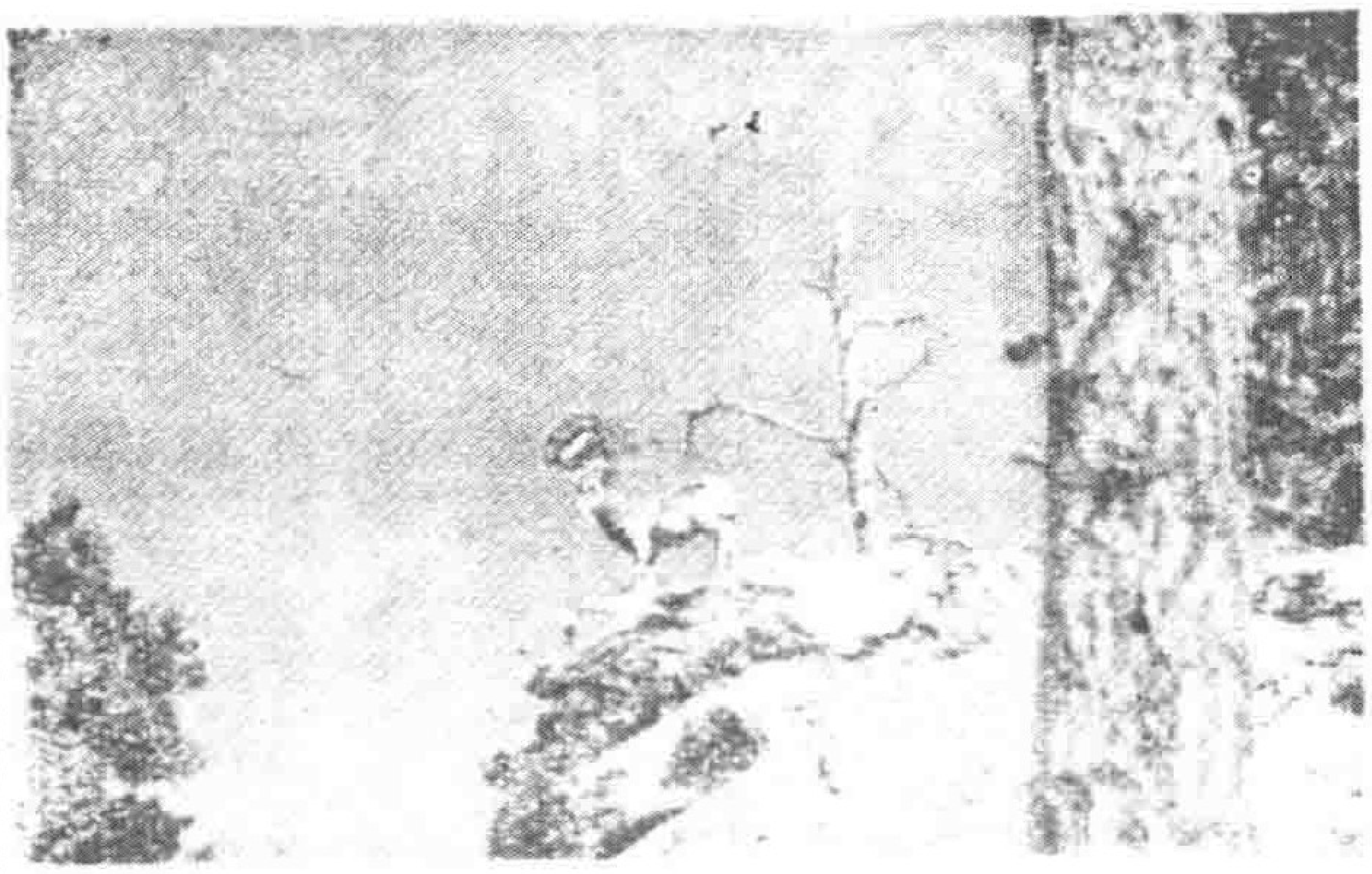
是葡萄色的，與四周的景色也完全一致，驟見時還以爲那是一塊圓形的岩石，上面長了一只眼睛哩。

高原獸類

森林線邊緣的樹蔭，對於麋鹿是一種絕好的障蔽物。牠們平時生活在高山的草原裏，秋

風一起，牠們便遷居到較低的地帶去避寒，每年都是如此的。初秋時，我們偶然能在空曠的地方看見一隻麋，帶領着牠的家屬，可是通常牠們都是喜歡盤居在茂密的樹林裏的。鹿則各處都有，從繁茂的大樹林，到矮小的檞樹林，以至鼠尾草原，到處都有牠們的蹤跡。

高原獸類最有趣的要算是洛磯山羊了。牠們夏天居住在白雲籠罩的斷崖上，比森林線要高出許多，好像是另外一個世界似的。下臨紫色的山谷，絕壁千丈；遠望積雪的山峯，穿出雲層，而與蔚藍的天空相接。在萬籟無聲中，忽聽得石子滾落絕壁的聲音，便知道有洛磯山羊在拔脚奔跑了。



洛磯山羊居住在斷崖絕壁上——下臨紫色的山谷，上接蔚藍的天空。

大角山羊從前在美國西部山中是很繁殖的，目前却幾乎減種了。第一，是因爲這種山羊很容易染病，牠們的病常是從游牧在高山上的家羊身上傳染過去的，由於沒有天然的免疫性，所以傳染得很快，死亡率也很高。第二，是因爲這種山羊在冬季要從高山上遷居到較低的地帶去避寒，就很容易爲獵人所捕殺。有此兩種原因，就無怪這種動物日益稀少了。

幸而泰列亞爾山脈的幾家牧場主人，對於大角山羊能夠善加護持，這一種族才得綿延下去。泰列亞爾山脈像是一座舞台上的背景，紅色的禿石，受風吹雨打，蝕成奇異的形狀，好像外景中所用的道具似的。公羊於十月末自極峯處率領着母羊和幼羊，開始遷居到較低的地帶去避寒。

公羊常常三隻一羣，聚在一起，頭碰着頭，肩連着肩，成爲一個圈子，大家轉動着白眼珠，互相跪了下來。然後，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其中兩隻起身跑了開去，突然又轉過身來，用頭相撞，開始劇鬥，甚至在牛英哩以外都能聽得見牠們的鬥聲。

可羅拉多高原，自春徂冬，從地面一直到一萬四千呎的高峯，每一季候，每一階層，都有各種不同的動植物在那兒活動變化，好像一具萬花筒似的，構成一幅五光十色奇妙萬狀的圖畫，呈獻在我們眼前，叫我們一輩子也欣賞或窺探不了其中的奧妙，使我們不得不驚嘆自然的偉大和神祕！

廣大華行

THE CHINA MUTUAL TRADING CO., LTD

上海中山東一路一號　　電話 一四四五三

中國獨家經理

美國 施貴寶藥廠

E. R. SQUIBB & SONS N. Y.

各種名貴藥物

美聯太平洋公司
ALLIED PACIFIC CO.
5% D. D. T.



1 加侖听
¼ 加侖听

哈腦維亞太陽燈公司
HANOVIA CAEMICAL & MFG. COMPANG



太陽燈，紫光燈

費軒化學器械公司
FISHER SCIENTIFIC 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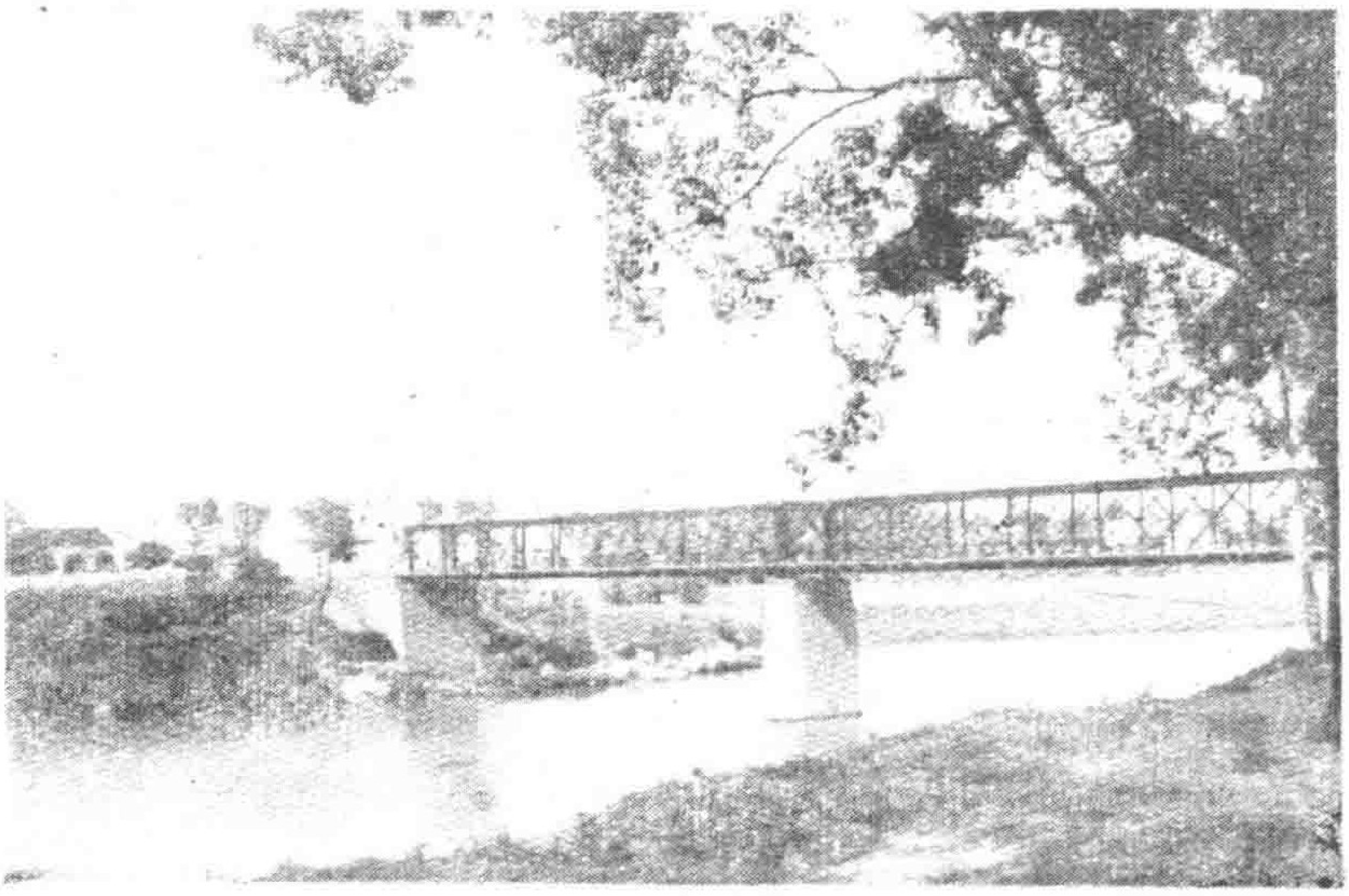
化驗儀器

吉士玻璃材料公司
CHASE BOTTLE & SUPPLY CORP.

玻璃器皿

美麗玲瓏的諒山

陳樾



諒山麒麟橋

抗日戰爭期中，當粵漢鐵路已經被敵寇切斷，滇緬公路猶在工程時代；同桂公路甚爲重要，牠不僅支應湘桂黔桂兩鐵路的工程，并且爲西南進出口的通道，因緣時會，我也由陸上跑出國門鎮南關到達同登，Dong-Dang 由同登南下有狹軌的鐵道與柏油的公路平行，經十餘分鐘可達諒山，Long-Song，諒山係讀史者都很熟息的地名，因爲中法之役，馮子才等在此打敗法軍，而顢頇的清廷，却在北京簽訂辱國的條約，致我們此來，非取得我國護照與當地居留證不可。

諒山係一座美麗玲瓏的城鎮，她的建築泰半是西式的小洋房，墻壁或作淺藍或作金黃，蓋以紅瓦；諒北的駐縣 Ky-Lua 基地不平，遠望房屋高低相錯，煞是好看。主要街道栽着行道樹鳳凰木等，嫩綠層層，嬌紅簇簇，或綠蔭蔽日，彷彿公園，甚饒詩意。說到形勢：諒山南北是兩座兵營，因爲此地是越南的國防邊境，并且是河內 Hanoi 的背脊，所以此地雖然是一座小小的城鎮，但却有一家舞廳，也有一家電影院，法國人是醇酒美人的享樂者，此地適應法國駐軍的要求，肆上有各種名酒，就是 Brandy 已有很多牌子，並且有杏仁的或櫻桃的；至於飯後酒呢？白色的桂花，香綠色的薄荷味，種種色色不一而足。

此地的女人綽號南國美人，她們慣穿白色綢褲子，配上一件嫣紅姹紫或緋紅墨綠的旗袍，襯出其紅暈嫩白的臉色與蛋形的臉孔，確實名實相稱。可惜有的把皓齒染黑，眞是煞風景。還有法國的婦女，在法國飯店在巴黎飯店進進出出，她們高跟其鞋，高聳其臀，珠其項鍊，香氣襲人，此地有些法越混血兒，無論男女，長得都很不錯，她們與當地的法國駐軍，自然有瓜葛的關係。

法國駐軍醉後常到安南人家中胡鬧，已經亡國的越南男子只得垂頭喪氣，說到安南男子的服飾，如果不是穿西服，就是穿白褲黑衫，衫不短不長，剛好到膝，多以黑緞縫製者，頭戴黑紗帽，亦以黑緞縫製者。

在文廟中在祭孔的時候，他們舉行儀式，多穿着這種禮服，他們祭孔的儀式很拘謹，就是步伐也是有節奏的。

奔波路 Rue Paul Bert 的駐縣橋邊，有一座洪大王廟，其建築不類杭州的作風，也不像緬甸境內的形態，自有其巧小玲瓏的形式，該廟香火非常熱鬧，我曾於晚飯後的暇晷，在那裏看她們在神案前，彈琴舞蹈誦經，這兒的熱鬧，顯出教堂的冷落。

步過駐縣鐵橋在電燈廠的旁邊，有一座安南王的行宮，雖然已經刷上了一層黃灰水，但仍可辨認有聯語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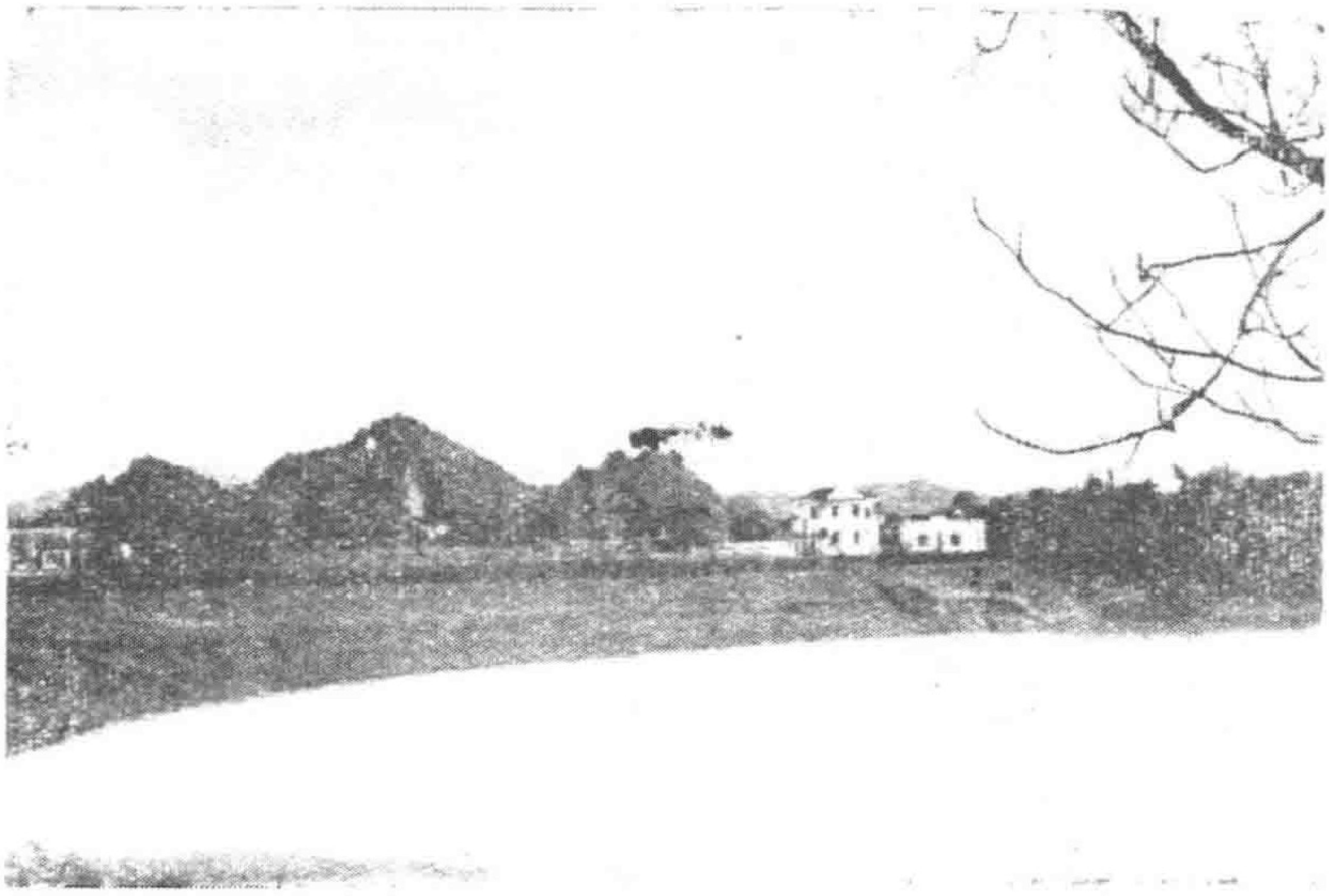
「十州懷漢遵王道，
萬叠雲山拱御屏。」

在奔波路之西距鐵道不到一里地方有幾座石灰石構成的石山，山上風化的泥土，長出灌木籐蘿棕梠之屬，點綴得這幾座石山，猶如蓬萊仙境。其中山洞最著者有二青峒和三青峒，二青峒可由山之東南麓進，而由西北麓出，其中黑黝黝非火炬照明，簡直行不得。洞口有安南名士所謂狀元舉人之流的詩詞，石刻，不勝臚列，三青峒峒口有所謂御製覽三青峒詩序，茲抄錄如次：

從來名藍古刹，留傳永久者，一以江山之

勝，多爲豪邁者賞玩；一以江山之靈，多爲流俗者景慕，所由重加修飾，增行營構，雖遐陬絕塞間歷世代終不泯也。戊午春三月朕北巡省方與全權沙露公抵諒城省分界覽屯兵，因馳電輿過三青，歷見某峒、某寺、某石、某岩，或穿風竅，或隔雲扃，傍叢凹而羅佈，連疊景以縱橫，凡天然之奇巧，人工之培築，皆一目之所經，追憶黎景興辰英居士於此一初經營驢蹄騷古今，不一而足，何待品評。顧撫景而怡情，有不禁飄然句會偶爾詩成因題一律，并序特勅勒銘雖觸予懷者，不必在此江山之勝，而固吾圉者深有望於此江山之靈，後之觀者尙於此寒山深處，領悟乎一垂曲炲之大明。詩云：

寒山深處電輿來，路指三青陟彼嵬。
峒隔雲扃標樂土，石穿風竅達天台。
岩連疊崇鍾奇勝；寺傍叢凹巧築培；
車轍甫經周覽跡，大明安忍後陰崖。


諒山文筆山・山麓爲文廟

啓定三年春日

陰曆的除夕，此間爆竹終宵，彷彿中國內地。次日景象一新，桃符戶戶，顯出陽曆年之冷落，不能深入民間。

新春的時候，諒山四鄉的人到諒山趕街，鄉下的人幷不是安南人，而是泰族之旁支，或苗人、或傜人，其服飾彷彿滇桂內地的鄉下人。當街子散後，在她們回鄉的路上，女的先行，男的在後，彼此唱答山歌，如醉如狂，而城裏的道地安南人則朝山進香，幷舉行其大規模的橡棋競賽，將相士馬，車砲等每一顆製成斗大的牌，由童子執之，在田野之上，兩方以安南話差遣棋子行動，這是著棋的別開生面，至少我個人感覺如此。

從前的安南文是以漢文爲基礎，再根據六書稍有增删而已。可是自從採用拉丁化新文字以後因爲言語的差異，以如此新工具表現其思想使我們總不着邊際，使我們對於該國精神已生隔胲。玆附拉丁化新文字一小段以供國人參攷。

Bữa ây, chang vậo bộ áọ tropical cũ. dã mạng nhiều chỗ và sờn cả cổ, nhưng hãy còn sạch-sẽ. đứng-dắn, rố là một người làm ăn cần-kiệm tử-tế. Mỉm cười. Bẩy hỏi Si

— Chú bảo the nao. dễ ăn vậo luố nậy thì không ra dược ngoai bãi với cás chu sao ?

按此種文字幷不能統一於全越南，因越南之言語，幷非統一者，且同音異義之字又多，所以發票契約只得用法文。

我認爲我們言語複雜，文化悠久，文字革命斷不能「拉丁化」，說一句笑話，就是「抽丁化」也不行！可行之辦法是保持統一性，朝簡便方面跑而已，未知學術泰斗諸公以爲如何？

諒山因鐵道直通河內海防，附近又多山，所以住諒山吃到海鮮既不困難，嘗到山珍也非難事；此間黃果甚佳，不亞美桔，柚子也甚佳，相當於沙田柚，香蕉有一種小小的，皮薄薄

，既香又甜……趕街時菠蘿，檳榔，菠蘿蜜，木瓜……不一而足，美不勝收。此間出口貨以茴油為最著，當時一大桶的汽油不過四五十元越幣，而一桶同體積的茴油則達數千元越幣之貲。

茴油是大茴所製，大茴亦稱八角香而有甜味，諒山出口之茴油，其實有一些是廣西邊境運來者，這是我們的房東，一位安南人所談者。

諒山雖然係一座美麗玲瓏的城鎮，但是自從敵寇攻陷廣西，切斷同桂公路、湘桂鐵路以後，我們就毫不留戀的離開她，我們下河內上老街，過河口，由滇越路回到祖國的懷抱，抗戰的大後方昆明。



喬家柵湯糰

旅行上海請嚐本地名點

鷄肉春卷　蝦仁餛飩　糟田螺　擂沙圓　排骨麵　夾沙粽子　麵筋百葉

質料精美　名不虛傳

鴛鴦小閣

古色古香佈置　明星簽名紀念

襄陽路(拉都路)三三六　西門路二七六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七二〇六

渣華郵船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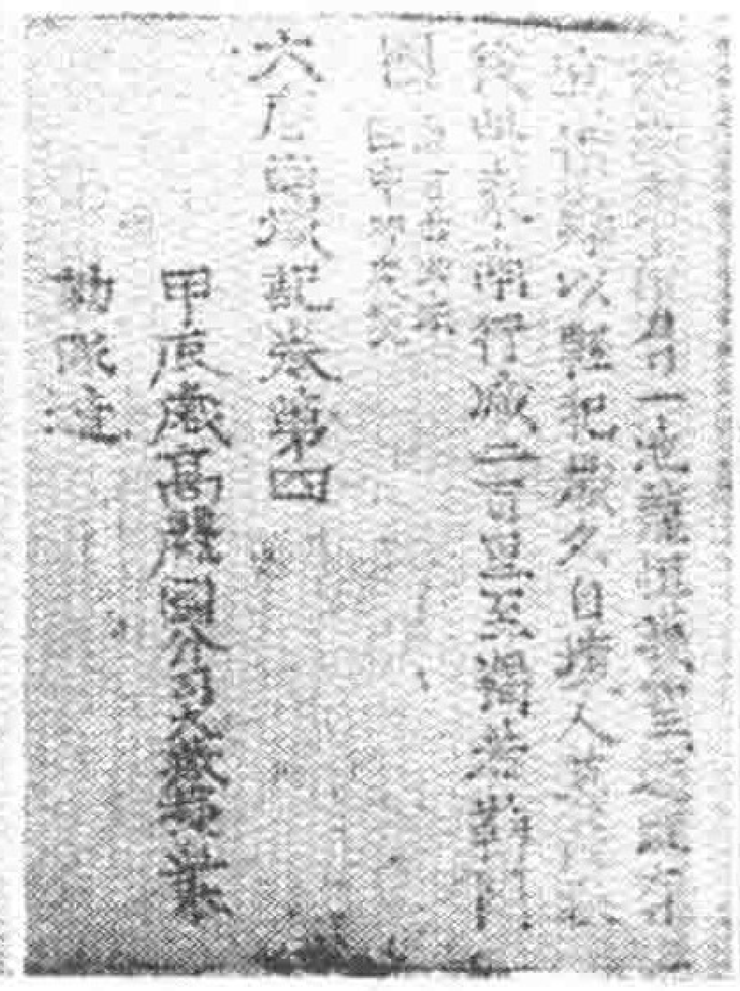
地址四川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六二四七

巨型快輪　艙位舒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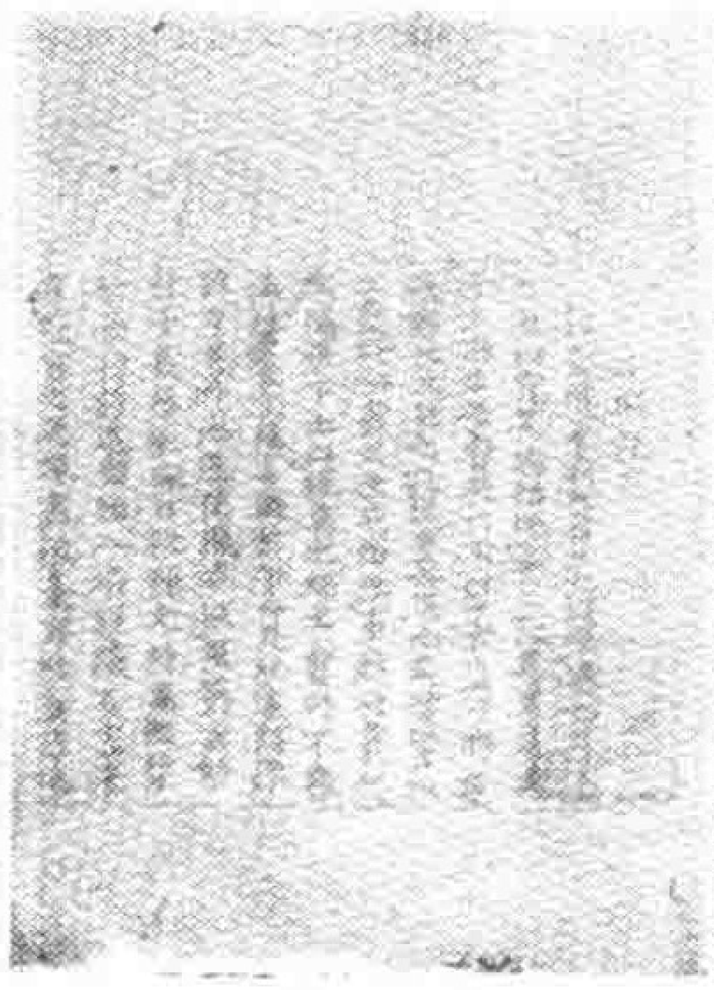
直放　香港，菲列濱及荷屬東印度各口岸



日本京都帝大叢書設之大唐西域記



日本富岡氏藏本



朝鮮藏本



增上寺藏本

新疆文史溯源

——西北邊地拾異之十二——

陳澄之

「吾儕忝居仲尼之徒」

到了奇台，爲了張傳道先生家的藏書，實在有些兒依依不捨。在我動身西去的前夕，張先生和我在學問上作了一夜的長談。

「前人著書也有不少鬧笑話的，」張先生翻開味經堂刻的「西域記」序文，遞給我看。其中開卷即有：

西域之記，有大唐西域記，爲唐釋元奘撰。後有佛國記，爲宋法顯撰。二者皆記異端之語，吾儕忝居仲尼之徒，不可一日與聞也。……

「其實，孔二先生果生於今世，未必不讀西遊記，七劍十三俠……」我笑了起來。

「恐怕性史性典，他老先生也得瀏覽一遍吧。」傳道把書一合，往桌上一放道，「這位仲尼之徒，果早生個一千五六百年，就學於孔仲尼的話，恐怕非天天挨打手心不可。他先生把大唐西域記和佛國記的時次弄錯是一，又以爲法顯是宋人，又一錯。你說該打不該打？他還要妄視別人的著述爲異端，未免……」

「研究新疆的文史，」我感慨地說，「我主張宜乎親臨其境。」

「你的主張固然不錯，可是現在的中國人，肯下這苦工夫能有幾人。有的人即便到了新疆也多半是走馬看花。就拿奇台來說，來來去去的大員倒是不少，他們說得出何處險要？何處無險可守麼？」

「這也是我要領教的。」

「你還記得不？自前清到現在這近百年來，每一次的動亂中，鎮西和奇台爲什麼特別富有軍事上的價值？更爲什麼各城都可能棄守，而這兩地獨能守，其故何在？」

以我在天山北路所見：鎮奇在亂時之所以能安如磐石，完全憑仗着優越的地勢——四周環山，要隘重疊，天山爲郭，蒲昌爲池，這是在軍事上最爲難攻易守的地帶。

山北重地

談到鎮西和奇台的地勢，我不得不向防邊者進一警惕之言。

鎮西在天山北麓不但是東路的咽喉，北路的保障，而且是新疆的重鎮，苟鎮西不守，全疆動搖；鎮西有異，西北齒寒。紙房子（在西山，距縣城二百四十七公里）是今日直通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扼要大道，我們嚴防了沒有？沒有！四墩（又名「四十里卡」，在城西），我們駐重兵了麼？未曾！天山廟（又名「二層台」）距城十公里，較四墩尤爲重要，我走過時，兵戍毫無。陶楨達坂和噶順達坂，都是宜設重防的地方，而一無防禦可言，眞是令人胆寒。陶楨達坂直通鄯善，一路險竣非凡；緊守噶順達坂，奇台可望無虞。

我看北邊的蘇海叶，在今日我們要特別重視牠，不是爲了別的，祇是爲了由此可以直達烏里雅蘇台！再有一點，我要提醒關切邊疆安危的國人：鎮西的西北角上，很有不少的捷徑和歧途，由都蘭哈拉，通到科布多去。

關於奇台的地勢，給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這裏的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五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婆羅痆斯國　戰主國
吠舍釐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婆羅痆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殑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氣序和暢穀稼豐盛果木扶疏茂草靃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万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南禪寺藏本



知恩院藏玄奘表啓眞蹟

頭水到東墩的一片大漠。這一片大漠上，我曾徘徊過一兩天之久，誠可謂「平沙無垠」，既說不上崎嶇，更談不到防守。

小屯，北套橋，黃平湖，漢溝，這幾處都應駐兵而未駐。三箇泉和一碗泉，皆當設防而未設。

深以爲八戶，臥龍居（就是當年的「鄂隆古」），大石頭（就是「潤舍圖」）和色必口（就是「色必特」）道路險阻，不防猶可言，但那與科布多交界的元湖，卻千萬不可棄之不顧，而任人踐踏才是。

元湖無人，已是不成話說；元湖驛亦復無守，未免令人焦慮；而更退一步的北征糗台也竟無一兵一卒，要知道一旦西北邊外有事，天山北路必適當其衝，然最先聞警者更必是鎭西奇台一帶，而這一路上各式兵種咸宜之地，祇有元湖，今日元湖似應趕設重防，以固邊圉。

財・材・才

奇台的富庶居天山北路第一位。但一旦有事，要保奇台，必先守老奇台。當年建置這城時，設有雉堞一千三百七十二，修有礮洞四十九。由此可見奇台在軍事上的重要。

西南角上與博克達山毗連的大黃山和小黃山裏，有極其豐富的草原，而且山也不高，所以如果在此興辦一個大規模的牧場，豈止可以利奇台一地，並且可以把今日北路的奇窮現象消弭。對今日談邊政者，我們主張他們要「務實」，千萬不可再徒託空言。鞏固邊陲一定要從經濟建設下手！如果不改善安定邊民的生活，決不足以使邊民一心內向；苟得邊民一心內向，雖無邊防，實已有防！

邊陲的經濟建設，必須就地取三才（所謂三才者：一爲有貝之「財」；二爲有用之「材」；三爲有智之才），以應邊陲之需求，再求邊地內地之呼應，來完成理想的強有力的邊防！誰能說邊地無「財」？金山遍野！無「材」？一切工業原料具備！無「才」？歐洲及近東留學歸來者至夥，惟無美國留學生耳。

開發西北，建設邊陲，我們切不可抱「一鏟挖個井」的觀念，尤不可好大喜功，祇顧表面好看，而毫不切實際，而毫無助於民生。我以所見，新疆在這半世紀以來，爲甚麼老是發生問題？老是不靖？其病無他，政治上一味高壓；經濟上拚命剝削；文化上竭力愚弄；談軍事，掌權者想做土皇帝；論國防，「做一天和尙撞一天鐘」；說外交，「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脚」。

不是說開發西北，要就地取材麼？現在我就拿很小的一件事來說：奇台西北草湖一帶產有一種比棉花要耐用，比鴨絨要細柔，比絲棉要保暖的靈雀窩——果悉心經營，必大有出路。靈雀窩不但有棉花，鴨絨，絲棉之功用，且有過之無不及，況能治一切腿疾，可是蓋慣了外國鴨絨被，穿慣了淸水絲棉，着慣了美國棉布的人們，他們並沒有注意及此。至於一般邊民的卑棄祖國，則又當別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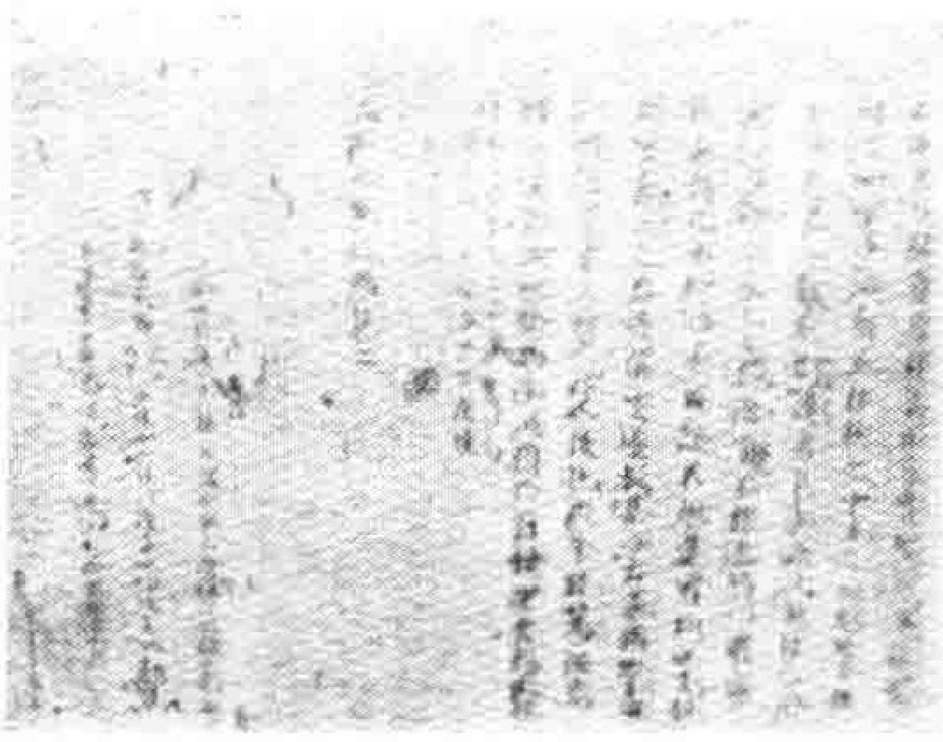
十一世紀的古本

奇台之行，中外古今關於中國邊陲史地書籍之得暢讀，可算得今生之幸。

研究新疆文史，大唐西域記不能不讀，這是一部最有價值的書，但今世研究這部書曾下過很大工夫的不是現代的中國人，而是同一時代的各國人士。單就英國斯坦因來說，他平生搜藏的大唐西域記的版本有七十八種之多。以我個人所知，現在中國坊間所印的大唐西域記，沒有一部能趕得上日本明治四十四（西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印行的，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叢書」版的精確。日本研究大唐西域記頗有心得者當推羽田亨和富岡謙藏。

今世一般流行的版本，多半是根據明本印行的。根據宋本的也不少，其實歷代版本以宋版的錯誤


古本西域記中燕國公序


香嚴氏藏抄本


石山寺所藏西域記抄本

最多。

很多年前，我曾看過朝鮮方面的古本，可是我所見到的古本，已經不是朝鮮最古的版本。朝鮮最古的版本當推高麗文宗時代（西元一〇四七，夏天授一〇，遼重熙一六，宋慶歷七，日本後冷泉的永承二年——）的刋印本。可是這古本在高麗高宗三十八（西元一二五一，元憲宗一，南宋理宗淳祐一一，日本文永的達長三）年的兵亂中被燒燬了。後來便根據南禪寺的殘本和增上寺僅存的舊本，重行刋印，我見到的便是這新刋本。

在朝鮮的這十三世紀刋行的大唐西域記裏，我們可以看出那十一世紀中葉刋行，後來被元兵所燬的版本乃是以宋本爲據的：第一，刋本中凡段、敬、鏡、竟等字的末筆皆缺，而段、敬，鏡、竟諸字都是宋代皇家的祖諱。第二，書中有許多簡筆字，都是宋時流行的俗字。第三，朝鮮古本中的誤謬和中國所藏宋本的誤謬，如出一轍。有這三點確據，所以我們才敢斷然，大唐西域記的流入朝鮮，不在唐代的當時，而在宋代。

西域記的抄本

歐西研究大唐西域記者，多尙古本，此書古本流落到異邦去的，不知凡幾。如翻譯此書聞名的芝猶里亞Ziyuria，註解此書詳盡的卑路Biron，都藏有不少的版本。

在今日，當以北宋版本的大唐西域記最爲名貴，世俗間已不多見。朝鮮藏本就是根據此時的版本，日本帝大叢書亦屬此類。讀後者可知宋版之體裁字句，除了把字的缺筆和簡俗改正外，可算幷沒有多大的出入。明版本的乃是後世流行最廣的原本。實在說起來，明本者當以黃檗版爲宗。

至於大唐西域記的抄本，目下最古的要算西元一一六三（宋孝宗隆興一）年的了。可惜這抄本現藏在日本石山寺。這抄本中有敬播序，但缺燕國公序。這抄本的卷一、三、四、五、七經過多少名家的鑒別，斷定是出諸某一個人的手筆。卷九至十二這四卷的問題最大，亦復是今日最值得研究的。據一般學者的推斷，最後兩卷，就是卷十一和卷十二，乃是一個人所抄，其字跡與卷九卷十迥然有異，或許是後人補抄的，那麼是根據那一種版本轉錄的呢？按內容的排列字句，諒來是照朝鮮的後一種古刋本抄的。至於這抄本的卷九卷十，按羽田亨的考據，認爲是西元一四四九（明英宗正統一四）年抄的，他當然自有其論據，毋庸吾人在此重述。

次一名貴抄本，爲藏於日本醍醐三寶院，西元一二一四（宋寧宗嘉定七）年抄寫的。這抄本乃是根據石山寺抄本重抄的。這抄本的八十八年前有另一和石山寺藏本大抵相同的抄本。這是西元一一二六（宋欽宗靖康一）年書寫的，寫得不是草率，而是粗劣。原藏法隆寺，如今在日本神田香嚴的家裏。經過這一次的世界大戰，此書是否無恙，猶未有所續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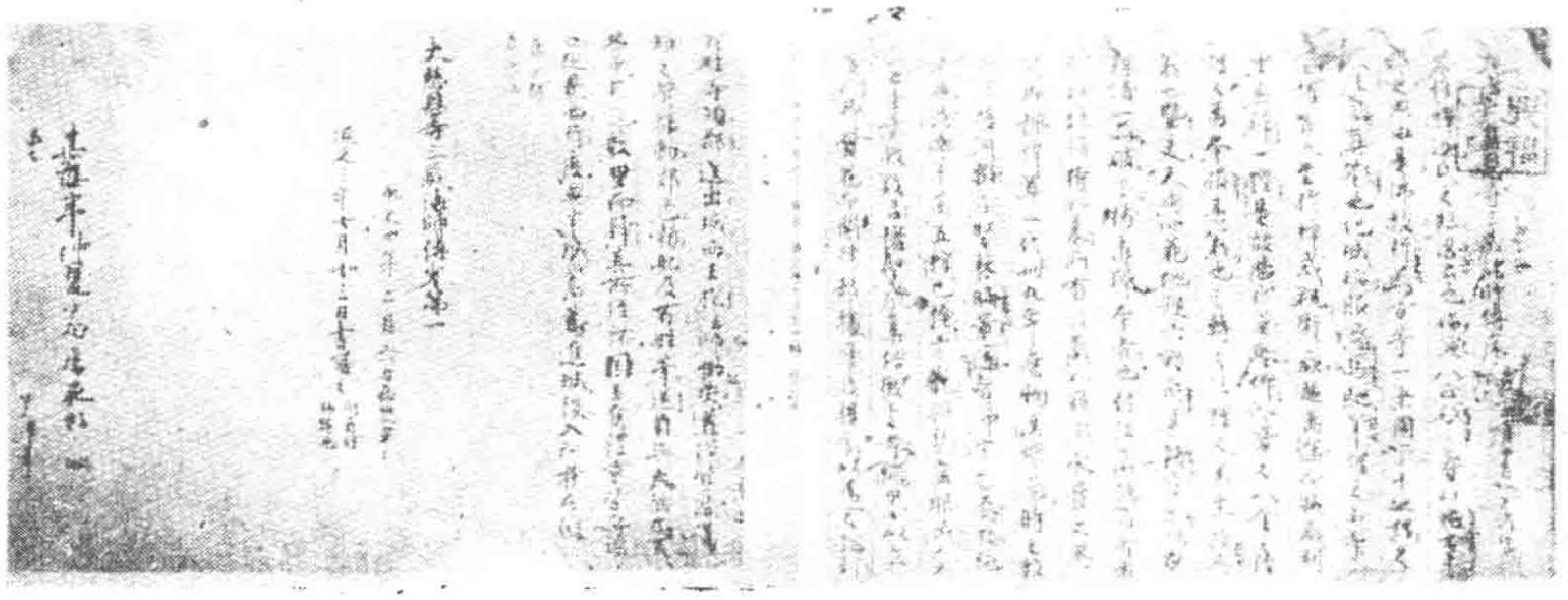
十七世紀的抄本，以明永曆時的日本承應抄本最精，約在西元一六五二（明桂王永歷七，日本承應二）年所寫，這是根據很多版本校訂之後才抄寫的。校時在西元一七二一（清康熙六〇，日本享保六，歲次辛丑）年。有一點是值得考究的，就是這抄本的題記上明明寫着：「譯人撰者之號，惟在第一第九，餘卷無之。」事實，今天各本每卷都有譯人撰者。

中國所藏古本

大唐西域記是中國唐代的著述，可是今日要想一見唐本的大唐西域記，已不可能。

現在中國所存有最古老的經藏，除磧砂藏外，便要算山西趙城廣勝寺所藏金代熙宗天眷（西元一一三八——一一四〇）年間所刋行的了。這古本最大缺憾：沒有總目，同時這古藏中所收的大唐西域記，內容如何，一時未克竟悉。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浩劫，此古本是否也受到了損失，乃是一個問題。

西域記的古刋本約有二十種之多。唐時的經鈔著述，我們且不去論牠，至於大藏的開雕，始於宋太祖開寶四（西元九七一）年的蜀版藏經，這版本的可貴，就是



興福寺三藏傳原蹟

完全由於按循開寶舊本雕造的。我們讀不到唐本的，至少能讀及此本，也就可以想像得到唐本的精妙何在了。

我們對此書古本的探求，在今日雖求其次，如宋東禪寺版，思溪版，磧砂版，元杭州版，明代南北藏本，都不易見了，我在奇台張家讀到一部開元寺版本的大唐西域記，令人愛之不忍釋手。由此可見，荒漠上未必沒有文化，但今日保存這邊地上古今文化不至終於堙沒，乃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

大唐西域記乃是唐太宗貞觀十九（西元六四五）年二月，玄奘在洛陽叩謁唐帝時，勅命就其經歷見聞，修撰成書。此書完稿於貞觀二十（西元六四六）年的秋天，進表末署：「貞觀二十年七月十三日沙門玄奘狀上。」

這部書至今猶為研究新疆、中亞、印度一帶史地風土文化的權威作品，玄奘遊蹤之廣，雖不及馬可孛羅，而學識之博，却又遠非長春老人所及。文辭的絢爛雅贍，雖長春西遊記有詩為佐，終不及其流布廣遠；內容的豐富週詳，豈是馬可孛羅遊記抗衡得了的。這就無怪乎大唐西域記顯誦當時，盛傳後世，至今不朽，且無出其右者焉。

譯人撰者

讀者今日每翻閱一部大唐西域記十二卷，每卷首頁必定刊有：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照這樣看起來，大唐西域記的撰者是辯機（辯機是大總持寺道岳法師的弟子。貞觀十九年春正月，玄奘自西域歸來，齎經像到西安，赴洛陽謁帝後，仍回到西安，勅居在西安弘福寺翻譯經文時，辯機乃是參預綴文大德九人之一。年紀很輕，很有些才學，但並沒有到過西域），而玄奘反成了譯人。這是今本大唐西域記上的一大舛誤！

這舛誤的由來遠矣，最早的舛誤之根埋藏在大唐內典錄。這書的卷之五，列玄奘所譯大小乘經論六十七，最後附有大唐西域記一十二卷，統標之以「京師大慈恩寺沙門釋玄奘奉詔譯」。後人列書，亦以為大唐西域記為玄奘譯，就是為了大唐內典錄將玄奘所譯的經文和所撰的大唐西域記並列而生的誤會。

確定西域記為玄奘撰，不誤以為譯，且亦不提及辯機的，很有好幾部書籍，如圓照貞元釋教錄卷之十一及卷之二十八；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之八及卷之十三；靖邁古今譯經圖紀卷之四等。這一切確據已足够證明大唐西域記為玄奘所撰，並不是譯的，且更與辯機無關。

可是在開元釋教錄卷之八內，有一註牽涉到辯機；註曰：

見內典錄。貞觀二十年玄奘奉勅於弘福翻經院撰。沙門辯機承旨綴首，秋七月絕筆。

智昇的此一註解，僅是把大唐西域記卷末，辯機記贊中語，摘要作註。他所得的一點根據在此而已。

由此可見，天下事稍一不慎，便要出很大的毛病，往往影響後世至巨。立言著論，則尤不可不慎，讀書就更不可不細心了。

辯機這和尚！

大唐西域記上的辯機，原來是一位不守淸規的和尚。所以我很願大家都知道辯機是怎麼一個人？

當玄奘東歸時，辯機是大總持寺裏的年靑和尚，在法師道岳的丈下，算得是有才學的。當玄奘奉詔譯經時，他也是譯員之一。其時另有一位高僧道宣，也曾參與譯經的工作，跟辯機很有交情，所以在通宣的著述中，常常提到辯機。

辯機也算得是唐代高僧之一，為什麼後世沒有

爲他立傳呢？這就完全爲了辯機與高陽公主淫亂，事發被誅，佛門諱之。但通宜在當時跟他很親近，所以在著述中常提到他。至於辯機與大唐西域記的關係，祇有兩個史實可據。

據大唐西域記卷末，辯機所撰記贊：

辯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爲大總持寺婆多部通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雕，幸入法流，膩膏不潤，從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鷃雀之資，廁鵷鴻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承忘記，倫次其文，尙書給筆扎而撰錄焉。淺智偏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尙無刊落。……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異聞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誠皇校，二十年秋七月絕筆煞青。

據道宣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載：

既承明命，返跡京師，遂召沙門慧明、靈潤等以爲義證，沙門行友玄頤等以爲綴輯，沙門智證，辯機等以爲錄文，沙門玄模以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完字譌。其年五月，開創翻譯，……微有餘隙，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沙門辯機親受時事，連紕前後。……

現在，我們可以斷言，大唐西域記成書的可能性有五：（一）玄奘身忙，辯機代筆；（二）玄奘撰其所見所聞，辯機事後補綴；（三）玄奘譯授，辯機筆記；（四）全書資料，多爲外文，玄奘譯之，辯機編之；（五）一手由辯機整理玄奘所供給之材料而成。

名貴的唐代寫經

本想在奇台多住些時日，多讀一些書籍，可是迪化方面函電交逼，催我早日西去。離奇台時，張傳道一家依依惜別。送了很多的土儀，我都謝絕了，祇拜領了一張殘缺了的古代寫經。

這一頁殘經的內容，照原來行列錄之如下：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
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
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无量阿僧祗
刧於燃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
諸佛悉皆供養承事无空過者若復有人
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
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
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詩所得功
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
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
可思議

這殘經的價值，我曾跟好多朋友研究過，從紙色，從書法，大致推斷起來，這乃是唐代人所寫經文的殘片，當然是很可貴的。但，有一點至今猶在懷疑中，就是這殘經是內地人寫的，還是新疆人寫的？如屬前者，又怎麼流傳到新疆去的？如屬後者，則唐代西域的漢族文化能如此之高麼？足供讀者研究。

出奇台，轉眼便到了南柳樹河，其實此地那裏有河，祇不過在春夏之交，頗有雪水成溪耳。過小屯，西卅里舖，達大泉。

在大泉，我沒有碰到一個女性，天山北路的男多女少乃是普遍的現象，不過大泉這地方連一個女人都沒有，多少有點兒單調得離奇似的。

國華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信託事項
詳章備索
總行　上海北京路河南路口

五七—二〇〇

中國有多少溫泉

陳炎冰

「中國有多少溫泉」？可以說：直到現在爲止，還沒有正確數字的統計。原因是：中國地大物博，國事紛紜，誰有閒心去管那無關大體的溫泉？

中國溫泉的存在是事實，你不去管牠，再過若干年代牠也依然一樣的不會減少；祇要國土完整，中國的溫泉，終歸在國境內；雖然從九一八事變起直至今年九月二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爲止，其間經過十四年的漫長的時日，國內有不少的溫泉，隨着國土的淪喪而同陷入敵手；但是，在國土完整光復的今日，全數溫泉又還在祖國的懷抱裏；在關心溫泉事業的人們的心目中，這實在是值得額手稱慶的一樁大事。雖然漠不關心的人還不少。

不管國人如何漠視溫泉，而溫泉在醫療領域中已佔一重要的位置，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醫學進步的國家，莫不注意於溫泉的建設；最近，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氏的遺囑上，也指定遺產的一部分是捐助擴充喬治亞州溫泉，以作小兒麻痺症溫泉治療之用；溫泉之被進步人士的重視，豈偶然哉？

我們渴望國家繁榮，就一定需要科學進步，對於作爲醫療重要工具之一的溫泉，是必需研究利用，絕不容其久長的湮沒於荒山僻野中。

我們堅信：「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自然，在國土完整恢復的今天，亦卽溫泉重歸原主的時候；現在，抗戰已告勝利，戰後的建設計劃，也正在分頭研究擬議中；我們希望國家繁榮，更希望醫學進步，對於戰後溫泉的建設，就不該再忽視吧！所以，在目前來計劃今後如何建設溫泉，我想，這並不是等於瘋人說瘋話吧！

遠在民國廿六年，我在「中國溫泉考」的序文中曾經這樣的說過：『「……研究中國溫泉，須分三階段：第一，調查溫泉。第二，化驗溫泉。第三，建設溫泉。……」因爲，必先明瞭溫泉所在地之後，才能夠進行化驗和建設的工作；所以，調查全國有多少溫泉，實爲着手溫泉事業的第一步工作。

中國溫泉究有多少？雖然從未有調查統計過；但是，關於溫泉事蹟的記載，遠在秦漢以前，歷代史地文獻，都有可攷。宋蘇軾謂『天下溫泉有七：驪山而下，曰汝水，曰尉氏，曰匡廬，曰鳳翔之駱谷，曰渝州之陳氏山居，曰惠州之佛跡岩。』明楊愼溫泉詩序則謂「不止此數，滇雲之地，溫泉尤夥。」讀蘇楊二公文集，當知其對於溫泉最感興趣；惟關於溫泉數量的估計，則殊欠周詳；「天下溫泉」，何止七處？「雲滇尤夥」，亦屬猜測而已。

其實，要詳確的調查全國溫泉的所在地，確非輕而易舉的一件工作；國土遼廣，交通不便，此種工作的完成，其責任是在於政府，個人能力，祇有望洋興歎！

但是，在調查工作準備之前，先搜集古今有關溫泉記載的文獻，作初步的統計，以供將來實地探勘的參考，不無多少貢獻。拙着「中國溫泉考」，就是本此意志而實現；該書出版後，不幸適值抗戰爆發，事隔將近十年，讀者有何評論，不得而知；而政府方面，正注全力於抗敵，溫泉固未及調查，而國內不少溫泉，就在抗戰期間曾經一度淪入敵手；查遼寧省的湯崗子溫泉、熊岳城溫泉等，敵人曾建設陸軍溫泉療養院，吾人對此，將作何感想！

抗戰，已告完全勝利，建設，也在加緊進行；建國需要科學進步，人民更望身體健康，那我們就有理由堅持建設溫泉一定也要作爲建國計劃中之一部門而同時着手進行；因爲溫泉是醫療大衆化的無價之寶。

「中國溫泉考」，曾詳載各省溫泉的所在地，讀此，便可知全國溫泉的分布和數量的大概；雖然還不是實地調查的結果，但是，全摘自古今地理之誌，詩人之詠（楊愼語），雖不算詳確，然皆有書爲證，自非杜撰。

茲爲着檢閱方便起見，特將該書——「中國溫泉考」所載的「中國溫泉之分布」一篇，簡列爲一表，各省溫泉之所在及其數量，一目瞭然，謹以此聊供有志溫泉事業之人士的參考。錯誤之處，尙望高明指正！

中國溫泉一覽表

省名	溫泉數	所在地	備考
江蘇	五	江寧、句容、東海、江浦、宜興。	江寧的湯山溫泉，建設宏麗，爲國內有名的溫泉，查江寧句容都有火山岩，所以該地溫泉，怕是火山活動衰歇後的餘波。又江浦溫泉出於下部石炭紀之灰岩內，其一部變質甚烈，殆爲造山動力所致。
浙江	三	紹興、臨安、杭縣。	
安徽	九	歙、潛山、巢、舒城、廬江、壽、和、滁。	歙縣黃山溫泉，建設頗好。查黃山原屬花崗岩，溫泉卽出於花崗岩和前寒武紀的變質砂岩頁岩揉觸處，這是地層裂轉帶的所在。
江西	四三	九江、修水、永修、星子、南豐、黎川、資溪、南城、臨川、龍南、崇義、大庾、信豐、	九江廬山溫泉，風景極佳，建有新式浴堂。

		彭澤、寧都、德興、瑞昌、萍鄉、吉安、遂川、安遠、奉新、會昌、尋鄔、石城。	
湖北	二三	應城、嘉魚、咸寧、蒲圻、崇陽、蘄春、羅田、京山、隨、光化、房、保康、宜昌、黃岡、宜城、穀城、興山、五峯、英山。	應城的玉女池溫泉，有旅店澡堂的設備。
湖南	三二	宜章、桂陽、郴、安化、邵陽、攸、甯鄉、湘鄉、城步、豐陽、桃源、祁陽、永順、芷江、臨澧、慈利、臨武、永興。	查宜章縣有溫泉八處，爲全省冠。
四川	一八	巴、南川、綦江、筠連、開、冕甯、越雋、西昌、汶川、合川、資中、彭水、峨邊、懋功、會理。	巴縣的北碚溫泉和南溫泉，建設很精美。
福建	五三	閩侯、龍溪、連江、閩清、莆田、仙遊、同安、和平、南靖、長汀、清流、朋溪、武平、連城、甯化、永春、德化、龍岩、永泰、南安、安溪、沙、將樂、大田、永安、永定。	查閩侯（福州）城建於冲積層之上，其周圍盡包以花岡岩等火成岩；從城東北的湯邊鄉起，至王莊附近，縱橫綿亙六七里。用人工掘下一百三十尺左右，卽得溫泉。底盤部是花岡岩，所以該處溫泉大概都是由火成岩作用而發生的。福州和漳州兩個地方做溫泉澡堂生意的不下十數家，其營業的興旺，爲全國第一。
廣東	一〇六	從化、龍門、增城、博羅、清遠、中山、台山、曲江、樂昌、乳源、翁源、東莞、寶安、新豐、紫金、龍川、河源、潮安、潮陽、惠來、豐順、五華、興寧、平遠、梅縣、饒平、揭陽、海豐、新興、羅定、鬱南、雲浮、封川、陽春、陽江、信宜、廉江、電白、南雄、始興、連縣、陽山、英德、和平、樂會、萬甯、陵水、感恩、澄邁、文昌、崖縣、臨高。	粵省溫泉分佈達五十餘縣，只從化溫泉稍有設備而已。查粵省山脈綿延全境，而溫泉多循之分佈，故其發生，想亦爲造山動力所致。
廣西	一六	賀、懷集、平樂、鍾山、昭平、象、容、陸川、博白、北流、桂平、上思。	桂省溫泉，分佈於臨賀嶺與勾漏山脈，似與造山作用有關。
雲南	一三〇	安甯、騰衝、鳳儀、祥雲、鄧川、賓川、洱源、云龍、建水、開遠、蒙自、姚安、大姚、鶴慶、劍川、保山、師宗、彌勒、元謀、祿勸、元江、永勝、蒙化、文山、尋甸、永甯、麗江、路南、羅平、宜良、峨山、新平、廣通、牟定、會澤、徵江、瀘西、雲縣、河西、華甯、芒市、龍陵。	滇省溫泉，分佈於滇池周圍二三百里之間者甚多，因該處南北漸層最發達之故。又騰衝附近，其地在第三紀或第三紀後火山活動頗劇烈，所以溫泉特多。查安甯的碧玉泉，風景秀麗，建築華美，爲全省之冠。
貴州	一六	貴筑、開陽、思南、石阡、仁懷、黃平、普安、定番、息烽、綏陽、鳳岡、婺川、德江。	
河北	二二	北平市、昌平、青、撫甯、昌黎、平山、阜平、沙河、邯鄲、遵化、玉田、臨榆、薊、盧龍、遷安、井陘、元氏。	昌平的北湯山溫泉和北平市的黑龍潭溫泉，設備頗好。
河南	二一	安陽、孟、洛陽、新安、嵩、澠池、盧氏、陝、商城、臨汝、魯山、禹、溫縣、偃師、方城、鄧縣。	
山東	三〇	曲阜、臨淄、安邱、臨朐、蓬萊、棲霞、牟平、文登、榮城、卽墨、臨沂、郯城、招遠、歷城、淄川、嶧、牧、壽光。	
山西	三八	曲沃、鄉甯、襄垣、黎城、孝義、汾陽、渾源、大同、平定、孟、五台、聞喜、隰、萬泉、定襄、苛嵐、繁峙、垣曲、平順、離石、靈邱、遼、和順、榆社、代、中陽、晉城、偏關、河曲、保德、靜樂、臨。	晉省溫泉，薈萃于太行山背斜層的西翼，及呂梁山背斜層之間。溫泉多屬低溫者。據王竹泉氏云：大半由于地下水循流作用所致。
陝西	一八	臨潼、藍田、甘泉、寶雞、郿、西鄉、蒲城、澄城、山陽、永壽、長武、宜君、扶風、安定、郃陽、鄜、洛川。	陝省溫泉，多集中于渭水斷層帶。查臨潼的華清池溫泉，爲歷史上有名的溫泉，唐代宮苑的制作，雖然巳湮沒，但近年巳修築爲公園，遊浴者足踵相接，誠不減嘗年盛事。
甘肅	二六	榆中、定西、通渭、漳、西和、靜甯、隆德、平涼、華亭、甯、慶陽、正甯、山丹、武威、永昌、靈台、清水、酒泉、鎮原、涇川、古浪。	各溫泉出沒于南北山之間，且爲古今地震震源之所在，想與地質變動有密切的關係。

察哈爾	一二	赤城、龍關、蔚、萬全、陽原、宣化、延慶、涿鹿、沽源。	
熱河	一三	豐甯、承德、平泉、淩源、哈喇沁右旗、翁牛特右旗、克什克騰旗。	
遼甯	六	遼陽、興城、北鎮、安東、蓋平。	各温泉都建有新式澡堂。
吉林	二	位于長白山。	長白山尚有較新的火山遺跡，該處温泉想不祗二處。
青海	五	貴德、共和、西甯、陶勒穆勒、厄魯特西甯。	
西康	三	康定	
西藏	一	西藏地方究有多少温泉？典籍中無可稽攷，但據地質學者的調查報告：在中部火山作用甚强，今已歇息，其遺跡成爲各地湖沼，在萬七千尺之高地上，尚有温泉，冬季又有間歇泉的沸騰，極爲美觀。其東部近西康處，爲古代火山叢集之處，温泉特多，惟惜尚無詳確的統計。	
台灣	三	關仔嶺、北投、蘇澳。	

附記

一、由上表統計，全國温泉約六百三十餘處，分佈二十四省二地方區。

二、上記温泉所在地及温泉數量，多根據於吾國有關温泉記載的各種文獻，搜羅雖未詳盡，然由此可知其概略；精確的統計，自應有望於當局的實地調查。

三、查日本有温泉九百餘，已有世界温泉國的稱譽；德國僅有温泉八十二，而建設有五百五十個療養院，號稱爲國際温泉場；我國温泉數雖遜於日本，但較全歐爲多，而其已設備利用者，則寥寥無幾，誠堪惋惜！

環球無綫電報公司

上海廣東路五十一號

發往美國各地之無綫電報

請註明

VIA GLOBE

經由交通部國際電台

拍出

可靠　準確　迅速

美國人要旅行

調查各國的旅行事業近況

張德乾

編者按：這一篇文字係譯自美國假期Holiday雜誌，內容報導英、法、中歐各國，瑞典以及中國、日本旅行情況，關於各地交通、票價、旅館、餐館等等，均有詳盡說明。其中涉及中國一段，與現狀微有不同，不過美國人在注視着全世界各地的游覽區，準備隨時去旅行。我們鑒於國內政治這樣混亂，真替旅行事業着急，所以把這篇文字登出，希望大家深深地體會，我們究竟在什麼時候可以恢復全面交通呢？

普通美國人現在還不能夠到歐洲和太平洋各地去旅行。除非是在業務上或家庭間有不得不去的理由，方可以到歐洲，非洲，和東方去旅行。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在使任何人沒有必要的事由不要跑出西半球去。關於簽發出國護照的種種限制，在最近的將來，尚無寬放的希望。所以，至少在最近幾個月內，美國人要旅行只能夠在美國國內，或是到加拿大，墨西哥，中南美洲去。或是在某種限度內到百慕大，牙買加，巴哈馬，波多里哥，古巴，和加利比沿海的其他各國去。所以此時此地的旅客，只有帶着飢餓一般的好奇心，暫時把目光集中在往日旅行家所寫的見聞錄，藉以估計將來旅行事業復興後，將發達到如何地步。「假期」雜誌曾請各國首都的新聞述評員和通訊員，報導當地的實際狀況，以供美國旅客的參考。由他們的報告，可以看出戰後各國的旅行事業大都已有相當的進步了。

英國——Merrill Mueller 倫敦通訊

歐洲戰區各國的旅行事業，沒有一國能夠比得上英國。沒有一個參戰的國家能使旅客享受戰前的舒適與豪華，只有英國還能夠達到「差不多」的地步。今明兩年中，她還不能夠無限制地招待各國旅客，但是她很能夠跟得上旅行事業的發展。

英國政府看到旅行事業即將蓬勃，曾經設法把許多原來要到大陸去的旅客，接到英國去，搶得了不少的旅行生意。工黨政府正在嚴令陸海空軍，把他們所徵用的旅館從速發還給旅行事業。在風和日麗的南海岸，在蘇格蘭，在北愛爾蘭，有幾百家旅館正在裝修中。足足有幾百萬件傢具，被褥，刀叉，車輛，正在發還給各旅館和旅行社，以便他們在今年夏秋兩季中復業。今年的糧食供給情形是不會怎麼好的，可是終還能夠養得活英國商人，而且比許多別的國家要好得多。至於旅館的設備，若就名勝區正在修理中的各大旅館而論，可以說是好極。即使是在公路旁的小客店，也還過得去。

英國的交通差不多已經恢復正常了。英國火車的舒適和效能，可以和美國相比，臥車却還不行。最好的班次是從倫敦到蘇格蘭的夜車，但是臥鋪票却限於有優先權的人才能夠買得到。許多國內長途汽車路線已經恢復正常，國內航空路線也已經完全恢復戰前的班次了。

在英國游覽是和往日一般好，隨處都有公共汽車，船，和出租汽車可乘，還有嚮導可僱。現在英國正在開辦航空游覽事業，將在英國史上創一新頁。屆時我們隨處都可租用飛機和駕駛兼嚮導員，飛到英國任何地方去旅行。

票價是最重要的問題。從紐約到英國，單程飛機票為美金三百七十五元。「伊莉沙白王后號」要到九月份才能恢復民用，在此期間，最舒適最經濟的航海旅行，只有搭「法國島嶼號」，以及荷、比、丹、瑞、挪、各國的小輪船。

一到英國境內，就只有旅館費用是驚人的。除開最貴族化的俱樂部之外，一切餐館的餐價都有限價，最高不得超過美金一元。出租汽車的價錢也與戰前一樣，沒有調整過。小賬也仍然是照賬單加一成。英美匯率照官價是每鎊合美金四元零四分，但是實際上一個金鎊只能買到約值美金兩元的貨物。旅客們用不着害怕。在英國所徵的苛烈的購買稅是並不施行於出口貨的。他們儘可以向零售商或批發商定下貨，開個美國地址，託他們送去好了。這樣，他們就可以逃避配給制度的限制和三分之一的購買稅。

只要你有一張美國護照，你便可以得到英國領事的簽證，幾乎是毫無問題的，祇須在任何英國領事館填一張極簡單的聲請書便成。

法國——Paul Archinard 巴黎通訊

在過去十三個月中，鐵道運輸是大大地進步了，可是比起戰前來還是很落後。行駛時刻相當準，祇是慢些。臥車票必須在兩星期以前預定。飛機票至少在一個月以前預定。有好幾千輛出租汽車正在開放給巴黎民衆乘坐。專駛游覽區的長途汽車暫時祇有軍人才可乘坐。

旅館設備正在改進中。有十幾家大旅館已經發還了，包括「喬治第五」，「黎支格耶」，「斯克里貝」等。還有幾家大旅館將陸續發還。尼斯，康斯，皮亞黎支等地的情形也好多了。諾曼地避暑區已經毀壞。外省各地多尚不足供應旅客們的需要。巴黎各大旅館的最高租金為每間單房連浴室，每天美金六元二角五分，加一成半捐稅；每間雙房連浴室，每天美金七元五角，加一成半捐稅。捐稅馬上就要提高五成，因此旅館費用就要比一九三九年增加兩倍了。

在中等餐館中吃麵包和牛油仍舊要用配給票。頭等餐館却無論吃什麼都用不着配給票的。普通廣告上所登的餐價規定為美金一元左右，但這種數字祇是寫在餐單上的，並不是開在賬單上的。當你真的去吃時，就要在美金五元以上了。

英吉利海峽的渡海時間是縮短了。旅客們在上午十一時從倫敦動身，可以趕得在下午六點敲過抵達巴黎。這多少是由於戰前著名的「金箭號」列車已經恢復在加萊和巴黎之間行駛的緣故。

你必須要有一張美國護照和法國領事的簽證才能夠到法國來。

中歐——Max Jordan貝倫(Bern)通訊

目前在中歐和東歐，普通旅客只能夠到瑞士去走走，此外隨便什麼地方都不能夠去。

德義奧仍還在盟國軍部的管理之下，沒有一張軍部的通行證，誰也不准出入，持有這種通行證的人仍還須有一張普通護照才能生效。就義國情形而論，入境護照必須經義國領事簽證。

瑞士對於領事簽證是很馬虎的，我相信，任何美國公民，只要有一張美國護照，就可以在任何瑞士領事館得到簽證，到瑞士來旅行。

瑞士的旅館都在正常情形中營業。對於旅客的供應可以說是應有盡有，而且價錢很公道。祗需美金兩三元就可以在頭等旅館中開到一個很好的房間，多數還連浴室。膳食是好極了。普通吃一頓飯祗需美金一元二角。旅客入境時都發給餐券，憑券進餐。有幾種食物仍受配給限制，例如肉和牛油，可是儘有許多不受配給限制的食物可吃。

在義國，住宿問題仍是很嚴重，雖然已經有寥寥數家旅館恢復營業了。在這幾家旅館裏，旅客們可以得到戰前最高水準的供應，可是價錢很貴。我們得化美金十元至十二元一天，包括房金和膳食。這是指我們將美金照黑市匯率換算而言，如果照官價換算的說話，這個數字還得加一倍。

奧國的情形仍是很黯澹。只有軍部或外交部因公出差的人才能夠獲得住宿。他們必須在陸軍食堂就食。德國的情形也是如此。

除開瑞士之外，在別的國家中，只有軍部或外交部因公出差的人纔得住有舟車可乘。有兩班很好的國際快車，行駛於巴黎和維也納，及巴黎和羅馬之間，可是車票終是早就賣光的。乘汽車旅行，在有軍部汽油可用的人，隨便到那裏，都是很舒服的。在瑞士，汽油配給已經取消，可以自由購用了。

波蘭，匈牙利，以及巴爾幹各國，都還被封鎖在「鐵幕」之內，普通旅客是不能夠進去的。

瑞典——Sven Norberg斯篤哥爾姆通訊

對於旅客們，瑞典提供許多極好的游覽機會——艷麗的風景，夏季的海浴，冬季的運動，汽車旅行，獨木舟旅行，徒步旅行，無不相宜。瑞典的交通，不論是鐵道、水路、航空、公路、都非常好，而且比別國便宜。

糧食方面，即使是在餐館裏，也還在施行配給制度，但在外國旅客，還是毫無問題的。至於住，要在大城市或風景區找旅館不是一樁容易的事，除非是在好久以前就把房間預定好。

瑞典的旅館費用大致和美國相彷。例如在最好的旅館裏開一個雙房連浴室，每天約需美金五元，一個單房連浴室，每天約需美金三元，好好兒吃一頓飯約需美金一元，沒有小賬的。旅行事業的收費都受國家管理。

領事簽證在瑞典方面是毫無困難的，可是，當然你必須要有一張有效的護照。

中國——Guthrie E. Janssen上海通訊

不像別的遠東國家，中國的風景區在戰時並未受到損害，祗是中國的交通和幣制却在戰後給予我們不少麻煩。旅客們必須等到中國的交通和幣制恢復正常以後才能夠來，否則便須碰自己的運氣，或許要化許多冤枉錢，却過得很不舒服。

駐在美國的中國領事館，隨時可以替你簽證一張旅行護照，隨收手續費美金十元。但是在本年中要搭輪船到中國來旅行還是不可能。在東方服務的政商兩界人士，他們的家屬共有六千人，正在候船出國，其中有許多人尚不能在八月以前成行。據輪船公司預料，最早要待明年四月，才可以有艙位給旅行家搭乘。中國的鐵路甚至不能供應少許旅行家的需要。目前在通車的只有那短短的京滬杭綫，和平津綫。只有京滬綫上有臥車和餐車。誰也不能夠預料，從北平到廣州何日可以恢復通車。票價仍舊很便宜：例如從上海到南京，頭等車祗需美金一元半。

中國航空公司希望能在十二月份開始接受一點游覽生意。目前該公司所有的旅客機都尚在為政府服務。可是另有十四架DC-4型和星座式機已經定好了（譯者註：該公司現已有四架DC-4型機加入滬平綫）

旅客們當然是不要到戰區去旅行的。目前最糟糕的是旅館問題。無數的中國人正在由內地回到沿海各都市來，把旅館都擠滿了。上海幾家主要的外國旅館，如華懋，匯中，都城，國際，光是房金一項，就需每天美金八元至十四元。

其他物價也都在那兒往上漲。到夜總會去玩玩，吃一頓西菜，從前是很便宜的，現在却和胡天胡帝的紐約館子一樣貴。外國貨是貴得不得了：美金八元買一瓶雪花膏，美金一百五十元買一套西裝，美金二百元買一只最小的無線電收音機。

旅客們要到遠東別的地方去旅行，在最近一年內是談不到的。馬尼剌只有一家旅館可住，就是那炸壞了的「馬尼剌大旅館」。越南和東印度正在鬧內戰。香港的旅館正在受着英國軍部的管理。

日本——George Thomas Folster東京通訊

要想到日本來旅行，目前很少希望，什麼時候能夠來，實在很難說。日本簡直是炸光了，癟得和一隻廢胎一樣。

在和平條約沒有簽訂以前，美國國務部簡直不願意談起旅行問題。在美日匯率未曾確定食宿問題未曾解決以前，美國商人恐怕是不能夠到日本來的。

即使是在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我們也難以想像日本的重建會有如何成就，足以招待外國旅客。剩下未有炸毀的旅館也都損壞不堪，正在粗枝大葉地裝修一番，供佔領軍使用。在海濱和山間的名勝區的旅館尚都完好，但已為佔領軍接收過去，作為休息營之用。

日本沒有多餘的糧食可以供應外國旅客。日本陸海軍解散後所剩下來的存糧已經挪來濟急。據當局預料，等這批存糧吃光後，明年的糧食問題就將益形惡化了。然而目光遠大的日本旅行事業仍在那兒計劃着新的旅館和風景區，準備以第一流的設備來供應旅客。他們想在日本的內海之濱建設起第二個「蒙脫卡羅」（賭城）來。

五七一二〇四

海屋劍客羣 （十二）

葉勁風

〔情節索引——天目迤西有深谷，四面絕嶺屏障，覺厂老人闢爲桃源，隱居其中，題名大覺谷。二十餘年以來，老人親友共居其中，爲數頗衆，老人擇其中優秀子弟，授以武功及養生術，且遣赴各國，研究新學。爲集思廣益計，在上海唐氏家祠，成立百忍莊，聯絡同志，研究新村計劃，以大覺谷爲實驗區，作全國新村先驅，以開闢邊疆爲最大目標。百忍莊成立後，數年內聚有若干新舊同志，學問之外，尤注意武事及養生術。蓋老人認爲，凡體格不堅强者，意志每薄弱；一遇困難，不沮喪，即淪爲巧取豪奪，運用陰謀欺詐技魎以求達目的；實我國自私卑鄙怯懦之病源。百忍莊同志，疾惡如仇，嘗爲社會鏟除不平，有如劍客行爲。七七後，老人鑑於倭奴猖獗，乃决暫留「海屋」，指揮同志，暗中活動，補助我反間諜網人力之不足。廬山會議時，潯陽江頭，當地土劣，受倭命綁架代表；「海屋」同志，即聯合我警務，勦平匪窟，破除其陰謀。次在首都集合同志，鏟除漢奸走狗之新青社。八一三前夕，滬地戰雲瀰漫，百忍莊同志，誓與倭奴鷹犬週旋。對內分派職務建立工作新程序；對外，不與社會各界接觸，一方面哨探鬼蜮動向，一方面則進行掃除陰謀恐怖根源。會氏弟兄羽白與守一，前奉命回大覺谷，增强天空掩蔽，並將谷口封閉。羽白有事先期返滬，守一于谷中事畢，亦回百忍莊。惟第二日忽失踪跡，僅有短簡寄來，蓋正着手一種秘密工作，頗不順手云——〕

（二）又是一套「失踪」翻戲（上）

二十八日晚上我們都在百忍莊上，舉行了一個小會。剛待散會，只見小弟弟唐傑，興匆匆地跑到大廳裏來，因爲害怕炸了人的耳朵，所以儘量壓低了嗓音，對大家說，「給您諸位一個好消息，守一哥已經回到上海了……半小時以內，可以準到莊裏。」

「我就知道他該回來哪！」子珊把兩隻手掌拍了一下，閃爍着兩隻亮晶晶的大眼珠子，把大廳內坐着的人，全部掃射一過，眼光却落在對面她的姐姐子玉身上；滿臉堆着似乎自負而又懊喪的神色。

坐上的人，羽白夫妻，華胄夫妻，還是稍長一輩的，還有管氏兄妹，唐慧，范心田，馮逸，希賢，等，還是日常在一起混的；另有笪，馬，杜，三位，是剛剛鏟除了那個虹口謠言總機關的；還有兩位不大常到百忍莊來的；一位是法律博士，老廣東，伍光照，早兩星期就要鬧着投筆從戎，殺日本鬼子的；一位就是心理教育專家，章明女士，自從大學畢業，二十幾年就在教育界裏忙碌着的，一共十來個人；剛剛聽見小弟唐傑，報告了守一的好消息，正靜靜地要聽他還有什麼下文，忽然被子珊這麼高聲一嚷，人雖然只有十七八歲，那嗓子因在舞台上喊過兩年，操練得又響亮，又脆甜：再加上掌一拍，叭的一聲響，於是把大家的視線，都吸收了過來。然而因爲子珊這時却悵悵地直瞅着對面的姐姐子玉，衆人眼光，又不約而同，集中到子玉身上，都靜靜地，似乎等待子玉說話。

「怎麼哪？」子玉看見子珊無端說了那麼一句話，又恨恨不已似的，瞧着自己，便也圓睜了兩隻大圓眼睛，反問子珊：「大概又是犯了什麼毛病吧，直瞧着我？」

「你才犯了毛病咧，」子珊回起嘴來，「我說我算準了守一哥這時該回來哪，難道算錯了？……爲什麼偷着笑？」

「姐姐沒有偷笑，胡塗丫頭！」紹華坐在子珊上首，一灣手臂，把子珊一把摟在懷裏，不許她和姐姐拌嘴。

「這孩子儘會欺負姐姐，她不是好好的坐在這裏，什麼時偷笑過來？」慧君也一灣玉臂，摟過了子玉，一手指着子珊。

「不管笑沒笑過，」子珊仍舊從紹華懷裏，偏過頭來，瞅着她姐姐，「我只問我料的錯不錯？」

「料什麼呀……！」子玉還回眞的露出了幾分頑皮的笑意，「前日不料，昨天大家還在着急的當兒，也不去料一料；直到小唐哥報告了消息，才來一回『料事如神』；我告訴你，你這叫做『趕脚的餓空了肚子——盡放馬後屁！』」「屁」本來是「砲」：子玉故意改過。

「嘖……」子珊從紹華手臂下掙了起來，瞧着子玉旁邊的慧君，「你瞧，慧姐姐，她說我放馬後屁！」子珊撒嬌了。

「那麼，你到底放沒放過呢？」慧君笑着問。

「沒放過！」子珊急于否認，有些忘了神。大家一聽，忍不住都哈哈大笑起來。在笑聲裏子珊提高了嗓子，「前幾天鬧着那個什麼岱崎的日本鬼子失踪，我們這裏守一哥也不見了，我就說守一哥必與這失踪的玩藝兒有關係。今天早晨看報，知道那日本鬼子給人找到了，我又告訴她，說守一哥快要回來了，她不信，我說可以打賭！」

子珊話剛說畢，同時有兩個聲音一碰；一個說「對」，響得如同雷轟；一個說「鬼話，」却也清脆嬌甜。說「對」的是小弟唐傑，說「鬼話」的是子玉。兩個聲音雖說碰了一個正着，各人都聽得清晰，明白。因這一碰，兩個發言的人，同時都縮住了口，沒有繼續說下去，因彼此都要讓讓。這麼一碰，倒把全廳的空氣，又弄得辭蕩下來。

就在大家靜默的當口，也不過這麼一兩秒鐘的空間，子珊立刻乘隙而入：

「小唐哥也說對，可知我這話至少還有第三個人聽見了的，不是嗎？也可見得我沒有說假話。」子珊很得意的瞧着她姐姐。

「不。……是。……對。……哦。……」小弟唐傑一時窘住，不知應該怎樣才能把自已的意見表明出來。要是說那個「對」字是贊成子珊沒有說鬼話，當時就要得罪子玉了；而且他所謂對，僅僅是說子珊猜得對，理想不錯；因他根本不在管氏山莊裏，更無從聽見子玉子珊姊妹的交涉。可是他聽了子珊攀扯到他頭上，要拿這個「對」字來作根據，堵住子玉的口，故爾趕着說了一個「不」，準備解釋子珊的誤解。但一時如眞的把這個意思說明，子珊的立場，立刻就要失敗，勢必要把她臊得無地自容了；所以又嚅嚅嚅嚅的改了口氣，說了一個「是」。但一想又覺不對，要把「是」字改去，說他先說的那個「不」是「對」的。但這一切思想的轉變，都在半句話的短促時間內，自已心下很明白這些轉變，決定無人可以明白，要大家明白，除非每個單字下個，加上一段注脚；這，哪裏辦得到？所以最後來了一個「哦」，表示自已明瞭了自已這三個轉折的矛盾可笑。

就在唐傑轟轟的嗓音，轟出了這四個斷續的單字的當口，衆人先是一怔，再一瞧見他窘得無法說明的樣子，大家不覺得一齊哈哈大笑起來。

大家正笑着，紹裘忽地伸過一隻手來，在我肩膀上輕輕拍了一下，又把自已坐着的椅子，往我身邊挪近了一些，輕輕問着我：「大哥，您對于心理分析，也頗有些研究，我們不妨把剛剛過去的一回事，分析一下，作爲游戲，如何……？」

我和紹裘，有一個脾胃相同的一點：每每在大庭廣衆之前，最喜歡選擇一個大家不甚注意的角落裏坐下，同時不愛乘熱鬧發言，只注意大家說話，觀察說話人的神色，來推斷事情的前因後果。我們二人，在這一點上，可謂臭味相投。紹裘的心理分析，相當高明。前回南京，把日本大使館失踪書記的案件揭破，可以證明。現代普通的心理學，應用心理，等等一類的出版，他看過不少。據他說，西文的著作，過於科學化，雖是實事求實，然而過分機械，把人類原有的靈性，弄得汩沒，只知一二三步的按方式推求，不知應用「觸機」的靈感。所以他仍舊贊成我國最古的太公「陰符」，和「計倪十策」，這兩部書。「陰符」和「計倪十策」都是玄學一類，帶着些神秘色彩的兵書戰策，似乎與心理學一門，不相關連。其實，說到戰策，無一句無一字不是眞正的應用心理。其中雖也討論方式，實則以心靈爲主。紹裘這話，我認爲極有見地。這時他看見大家都笑哄哄地，興味集中在三個年齡最小的身上，其興味的焦點，却是一個眞假難明，是非莫辨；所以他一時技癢，對我提出了心理分析的玩藝。湊巧我這時也正在觀察子珊子玉的神色，要看她們姊妹二人，究竟誰在寃誰。

「我想，」我對紹裘說，「我想百忍莊的人，無論誰，對于守一秘密出走，知道一定與目前社會上發生的注目問題有關；這是無可疑慮的。目前社會上最叫人焦慮的，豈非二十五日報紙上宣佈的，那個什麼日人失踪案件？不過大家心裏雖都料想到這一點，也僅僅是猜想而已，誰也沒有指定守一出走，必與這事有關。」

「對。」紹裘點點頭，「這是一個提示，下文呢？……」

「我想子珊的話，有兩個可能點：一，她也許對她姐姐說過，只因子珊一天到晚，說話太多，她姐姐子玉，也許沒有留意。二，也許子珊眞的沒有說過這話，僅僅自已心下有了這樣一個推想，也是由于自已一天到晚喊喊喳喳，沒有一個住口的時候，話雖不會說出，在她幻想中，却認定已經對她姐姐說過了……」

「那麼，打賭的話，又怎麼解釋呢？」紹裘引出子珊口裏的話，提出我的漏洞。

「我想打賭的話，也許同樣出諸子珊的幻想，否則必是她故意寃她姐姐一下，亦未可知。」

紹裘聽了我這番推索，略略點首，似乎表示贊成，然後又連連搖頭，似乎又另有理解的意思。我方想聽他說出甚麼道理來，廳裏人聲大，忽然靜止下來，抬頭一瞧，原來曉莊已經大踏步走了進來，大家已經起身迎接，故而停止了喧笑。

曉莊含笑，招呼大家就坐，自己也在大廳當中，那張長案上首主席上坐定下來：

「眼面前只有一個問題，要請大家討論一下——眼看時局，十分緊張，戰事恐怕不能倖免，根據上次一二八的經驗，避難的人民，食宿兩項，是個可慮的問題。我們根本不是慈善機關，當然不必多事。但難民一時擁擠起來，社會秩序，必定紊亂；一般為虎作倀的宵小，必定利用機會，於中取事，這是一個最可怕的問題。……

「下午，章明，伍光照，兩位同志，曾經謁見厂老師，專誠為這件事，向他老人家請示一個辦法。老人家當即指示，我們同志可以設法籌欵，事情則讓其他機關去辦理，只要這些某機關信用可靠，就可把籌來的欵子轉交過去。……

「因為我們決計不圖榮譽；而且同志只有我們一二十人，根本忙不過來，還有很多事情，我們必得自動參加，暗中出力哩。我們既是籌了一部分欵子，必定可以獲到監護的便利；那就是說，雖民團體中，決對不許潛伏宵小，讓他們乘機活動。但又非堅壁清野的辦法，並且也做不到。我們只要求得一種從旁暗中監視的便利。……」

曉莊說到這裏，便向散在大廳裏的各同志掃射了一眼，「各位對于老師的主張，有什麼補助或討論的嗎？」

百忍莊喜歡在大庭廣衆之中發言的，只有三位，一，慧君，二，子珊，三，建中。如今建中不在這裏，當然只有慧君和子珊了。但子珊這時也許還在回憶她同姐姐子玉的一段口舌，不知究竟自己真的對姐姐說過那句話，還是自己在夢中說過的，連自己也弄不清楚，所以這時，雖然曉莊提出了籌欵濟難的問題，她仍就怔怔地坐在那裏，似乎還沒有理會到似的。那麼，就賸慧君一人，似乎應該開口了。

然而，我提出這三個人，說他們喜歡發言，根本不是說他們愛出風頭。百忍莊沒有出風頭這回事。實際上，他們這三個人，都是一片天眞可愛；建中是幽默派，出言諷刺，有時不免流入滑稽，但一秉天性；慧君心急口快，爽利潑辣，諸事搶先，腦力又極其充足，思想敏捷，別人一時想不到，她却早已看得明白。如要叫這樣的人，也吞吞吐吐起來，那就叫做「矯揉造作」了。至於子珊，是一位較小型的慧君，却有着更大的孩子氣，幻想力很豐富，嘁嘁喳喳，更是她的天性；叫她不說話，恐怕有些不可能。

「大哥剛才的話，當然是代表老伯覺厂老人發言；」慧君看見衆人都不開口，果然首先發言了，「這所說的，當然是老人家經過了一番思索的；我敢說我們很少補充或討論，我看我們現在還是商量進行的手續和各人担負的職務罷；省得專在理論上囉嗦。這是我的私人意見，不曉各位在座，以為如何？」慧君流動星眸，向大家看了一眼。

曉莊當下接口，說明分派職務的事，已經擬好了一張表格，就要張貼起來；表格上說明辦事正副人手，姓名，各人名下附有兩個空格；一，意見，二，附註。各人見了表格，如對自己或他人職務有意見，或者有所補充的話，可以寫在空格內。曉莊提到職務名單的時候，立刻從衣袋掏出了那張折疊的表格，順手遞給身旁坐着的羽白，叫他看了，傳給別人。

關於輪派職務的名單，這裏我不想贅舉；只把主辦籌欵的三個節目說明：一，話劇，由范心田和馮逸主持：二，音樂大會，由遲希賢，顧青，主持；三，遊園茶會（附藝術品和字畫，義賣）由陳華胄及夫人唐燁主持。這三個大節目的總理負責人，乃是章明和伍光照二人。

衆人方在傳觀職務表格的當口，猛不防驀地聽得大廳隔壁甬道，一陣足音中，夾着一陣「嘿嘿嘿」的笑聲。笑聲未了，只見守一和建中，已經跨進了大廳，燈光映照之下，兩個人都是一律襯衫長褲，夏季餘炎尙在，兩人的衫袖都捲在小臂以上；建中手裏提着他那個寶人丹的小皮箱，人却矮了守一半個頭，身形也小了一套：

「嘿，諸位大家在此，想是等着歡迎我們二人的大駕？嘿嘿嘿。」

這時廳堂裏，連曉莊也離了座；衆人一陣亂着，把二人包圍起來，紛紛向前，同二人握手問好，有如至交親故，久別重逢一般，歡忭不盡。

守一回莊，事前已有小弟唐傑的預告，大家已經知道；惟有建中忽地從南京跑來，却是出乎衆人意料之外。他雖然一直週旋嘻哈，我同紹裘在一旁冷眼觀察，細覘他的神色，知道他這次突然回百忍莊來，必非預定程序，大約其中必有特殊緣因。

全廳十多個人，一陣熱烈歡迎了守一和建中之後，羽白的夫人伍氏，因見守一遠道歸來，便忙着傳喚自己名下用人，侍候守一沐浴換衣，又因建中從南京來，所以同時命公上侍役，趕緊整理一點茶點冷飲；作一次簡單歡迎茶話

會。這件事也是百忍莊常有的例舉，並非新創。守一回到自己那邊去後，這裏一大部分人，因爲章明已乘空將職務表格，貼在牆上了，便擠在一起，看着談着。

建中和我同紹裘，隨意搛了兩句，看見曉莊羽白華胄三個人，集中在長案的主座一頭，便叫我們二人隨他一路，湊了過去。我們知道他必有話跟曉莊商量，也正想聽聽究竟是個什麼問題，便過去在長案兩邊，分開坐下。

「信已經收到兩小時了，」曉莊告訴建中，「信中的寓意，我都明白了！不過匡時本身究竟有沒有危險？」問了建中這句話，還沒有等他回答，立刻又對羽白和我們等四人說，「南京方面，上次自從你們解決了新青社之後，不多兩天，日本大使館裏，新到了一個什麼平田大郎，由東三省特地趕來，預備擴張特工的實力，除了新青社原班人馬之外，又招集了不少亡命之徒：大事活動。却不曉得他們從什麼地方探聽明白，知道有一般同志，和他們作對，並且知道匡時和建中老弟，是其中的主持人，已經下過兩次警告。我看他們本領不小，胆子可也不小！……」

「胆子不小倒是實情，」建中接着曉莊的話，「本領却不見得；那是怪我們一時大意，就在我們坐過的汽車，那個車夫身上，出了毛病。他們首先查明了汽車牌號，然後探索到匡時的藥店，和我住的地點。一人一封信，完全是恫嚇口氣，也幼稚得很。匡時現在住在新街口一家熟識的旅館裏，大概沒有危險。」

我們大家聽了是這麼一回事，又知道匡時沒有危險，才放了心。

華胄微微冷笑，輪着手指，在臺面上輕輕敲着，「可惜這邊也正有事，否則倒好到南京去，看看這位東京人物，和那起骯髒骨頭哩。」他這兩句話，好像新詩一般，是按着格局，一字一板，慢呑呑地，吟哦出來的。

「對哪，」羽白也縐起眉尖，「我們同志太少，不够支配，顧此失彼。這邊是少不了一個；要到南京去，和他們根本解決一下，怕也需要動員全部人馬的力量，」說着又問曉莊，「老人家那邊，二哥也提起過這事？」羽白華胄都和曉莊是姻親，所以羽白稱曉莊是二哥。

「沒來得及，剛才僅僅是陪着章伍二位，商議警欵，和上海方面行動的事。」曉莊答着，「這事總得報告他老人家一聲，我們也得從長計議……嗯……」他沉吟了一下，「我看上海和南京兩方面的事，都是一般吃緊，一般重要……」

「來了！」我們這邊正談着這件事，忽地聽見子珊的嗓音，高聲這麼一嚷。我回過去一瞧，只見子珊一跳一躍，向大廳後面飛跑過去，一邊還高聲說，「這可有的聽了，守一哥：：」站在靠牆邊，正喊喊喳喳，研究那張職務名單的一羣，聽見子珊這一嚷，也都側過身去，瞧着子珊跑去的地方。不到一霎，果見守一一手邀着小弟，一隻空着的手臂，被子珊雙手捉住，三個人一排，向大廳內走來，都嘻嘻哈哈地。

子珊一面拖着守一，把他安排在長案中間一隻位置上坐下，一面回頭招呼其餘那一大羣，「喂，咱們不收門票，大家快來聽故事。」說着自己趕緊貼近守一身邊，也坐下了；好像愛看戲的孩子，揀好一隻臨近戲台的座位，穩坐江山似的，預先佔據着。果然，一會兒，紹華和慧君把子玉夾在當中，面對守一坐下，好比佔據了戲院官廳的前三排；其餘如顧青，馮逸，章明，伍光照，宜浩，等等，也都圍案就坐。羽白夫人伍氏，指揮用人，把一應點心冷飲端整就緒，也挨着唐燁坐下。這一次會集，除了覺厂老人本來不出席外，全體二十二人，僅有匡時一人未到，却也算是百忍莊一次盛會。

曉莊見衆人坐齊，舉起杯來，代表百忍莊說了兩句話，歡迎莊外各處散住的同志，又代表百忍莊全體，歡迎大家懸念着的守一，和從南京趕來的建中，這才對守一說，「守一老弟這趟辛苦了，我們意料之中，認爲你必定經過了一個涉險的過程，乘着大家在這裏，可以公開一下，想必同志們都願意聽一個清楚明白。」

「眞慚愧，」這是守一的開場白，「這一次不聲不響，離開百忍莊，本是和平常一樣，，想到中區去替大虎二虎買一點狗虱藥，順帶配幾件收音機零件，寄回大覺谷去，誰想路上碰見一個從前日本老同學，是日本和台灣的混血，現在雖是替日本軍部担任特務工作，却在私下，又是一種秘密團體中的鐵血份子，他跟我本來知己，也曾邀我參加那個秘密集團，後來知道我們也有同樣性質的組織，才放棄了那個念頭，僅僅約着彼此交換消息。所以這次一碰面，他就透給我一個極重要的機密，並勸我就此進行破壞工作。……

「因爲時間十分緊迫，並且我一個人，足以担負得下；同時我又答應了他，在未破案前，決不透露這個秘密，因這種種，所以無法預先報告二哥，及各位同志。這一點，我應當向二哥，及各位同志告罪。……」

曉莊聽到這裏，微笑着點點頭道，「很好，這是一段開場白，請說下文罷。我們本來就料到其中必有這麼一重秘密關係咧……。」

守一把故事說開了頭，這才將這幾天的經過一段一段的，說明出來。

原來他所提到的這個同學，所參加的這個團體，是日本軍部中一個最秘密，同時也是一個最畸形的組織；因與這部記載，並無多大密切關係，所以這個團體的內容，都集中在「一寸山河一寸血」中，逐一發表。他這同學名叫山本正岩，漢名叫林正岩，在那團體中是「〇十三」號；這是經我再三追問，守一方肯愼重其事告訴我的。

這林正岩透給守一的秘密，究竟是怎樣一件公案呢？原來日人七七蘆溝橋發動戰事之後，一般少壯派的軍人，計劃在七月十八和七月二十八這兩個日子，前後在上海和廣州發動侵略戰事，響應宛平的「事件」，想叫我國政府，忙于應付，只好屈膝的意思。這發動戰事，也得造出一個藉口，以備應付國際交涉。

像日本這種拙笨的民族，那裏想得出一條光明堂皇的謀略來？所以費盡了參謀本部數千名所謂智謀專家的大才，也只想出一個「失踪」一套老魔術。他們並不承認這是一套醜劇，更想不到這一套原來正和七七「失踪」案是一篇雷同的老文章。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爲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坊大街
電話一八〇一

交通消息

滬菲線航機復航

遠東航空公司自上年「呂宋小姐」號失事後，即奉菲政府命，停止飛航，茲該項命令業已取消，於二月一日開始復航。

西南航空公司開航

西南航空公司業已籌備就緒，將於本月內開航，初期航線規定由廣州至桂林、汕頭、海口、三線，將來視事實需要，再行開闢其他路線，該公司現有各型飛機五十餘架。

招商局開闢國外航線

招商局近致力外洋海洋之開闢，先決定航行四條國際航線：(一)滬菲航線：已選由海閩輪行駛中。(二)滬暹航線：已選由海廈輪行駛中。(三)滬加航線：自滬經星加坡，仰光到達加爾各答，已選由海黃輪駛行，約本月中旬開始。(四)滬關航線：自滬至關島，航輪業在選定中，一俟選定，即行開航。

中航機首次抵美

中國航空公司爲開闢滬美航線，特派該公司Dc4型四引擎機「南京」號，於上月廿四日由滬至舊金山作首次飛行調査，於廿八日安抵舊金山，機上載有國人八名及美國人十一名，「南京」號於赴美途中，曾在關島，威克島及檀香山等處停留，該公司擬於匝月後，正式開航由上海至舊金山定期飛行，闢每週暫定二班云。

京滬杭路局訂購新式車廂

京滬滬杭二路局爲整修京滬、滬杭兩路設備，曾於去年向美國訂購大批鐵路器材，茲悉二月份即可開始運華，其中有三十節最新式車廂，該局已請美術家陳之佛等設計車內佈置，將以作爲兩路頭等車廂，現有之頭二等車廂則改爲二三等云。

浙贛鐵路趕修中

浙贛鐵路局長侯家源氏，最近視察諸暨一帶工程，並已促工程處迅即在金華段釘道，擬於三月間修築完竣通車，業向行總方面，請撥道木及鋼軌等鐵路器材協助修築。

浙東公路交通

浙江省交通處江山區辦事處，鑒於浙贛路衢饒段業已全綫通車，爲配合交通起見，特增加該段客車班次，每日由金華、蘭溪、龍游、衢州，江山等處往來行駛客車，除規定班車外，凡乘客滿廿五人時，得臨時請求加放客車云。

徐淮間通車

交通部公路總局直轄第一運輸處，與江蘇省公路局合辦自徐州至淮陰間客貨運輸，已自上月廿七日開始，又徐州至宿遷間客貨仍屬暢通，有大轎車六輛，每日對開一次。

東北區鐵路近況

東北區鐵路截至目前止，業經國軍接收者，共達四・二七四點五公里，已經修復通車，三・三零七點五公里，計屬於錦州鐵路局者有瀋陽至榆關，大虎山至溝山，葉柏壽至赤峯，新立屯至義縣，錦州至古北口等鐵路，共一・五三零點五公里。現已修復通車者，爲一・七五點六公里。屬於瀋陽鐵路局者，有瀋陽至梅河口，瀋陽至安東，梅河口至通化等鐵路，共九二五點九公里，現已修復通車者，五四九點七公里。屬於吉林鐵路局者，有梅河口至吉林，長春至拉法，長春至王府等鐵路，共五六八點一公里，已修復通車者，五一一點四公里。屬於齊齊哈爾鐵路局者，有四平街至梅河口，四平街至茂林，通遼至鄭家屯，共四二一點四公里，已修復通車者，三二四點九公里。屬於中國長春公司，已修復通車者，七四五點六公里。

平漢路孝感縣至漢口行車時刻表

72	64	62	A 32	A 12	2	車次	1	A 11	A 31	61	63	71
客漢 貨 混信 合	普漢 通 祁 客	普漢 通 孝 客	輕漢 便 駐 快	車漢 每鄭 星間 期輕 六便 開特 行別 快	特鄭 別 漢 快	站名	特漢 別 鄭 快	車鄭 每漢 星間 期輕 一便 開特 行別 快	輕駐 便 漢 快	普孝 通 漢 客	普祁 通 漢 客	客信 貨 混漢 合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4.53 4.28		 15.05	8.36 8.34	9.29	10.56	孝感縣	 16.58	 21.31	17.40 17.45	 18.20		13.33 13.58
3.02 2.42	 7.10	13.39 13.19	7.35	8.36	9.46	祁家灣	 18.09	 22.24	 18.44	19.52 20.17	 7.45	15.30 15.45
1.06 0.46	5.33 5.28	11.38 11.33	6.29	7.38	8.30	漢口江岸	 19.29	 23.2	 19.51	22.06 22.08	9.46 9.48	17.29 17.44
0.33 0.13	 5.15	 11.20	6.20	7.30	8.20	大智門	19.40	23.30	20.00	22.20	10.00	17.57 18.22

平漢路郾城縣至信陽縣行車時刻表

74	A 34	A 32	A 12	2	車次	1	A 11	A 31	A 33	73
客信 貨 混郾 合	輕駐 便 郾 快	輕駐 便 漢 快	車漢 每鄭 星間 期輕 六便 開特 行別 快	特漢 別 鄭 快	站名	特鄭 別 漢 快	車鄭 每漢 星間 期輕 一便 開特 行別 快	輕駐 便 漢 快	輕郾 便 駐 快	客郾 貨 混信 合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2.10	12.05 11.40		19.10 19.00	1.04 0.39	郾城縣	2.45 3.10	11.47 11.57		14.00 14.20	 17.15
22.30 21.00	9.30	 18.00	17.12 17.04	21.58 21.28	駐馬店	5.51 6.26	13.45 13.55	 8.00	16.30	20.40 21.40
20.02 20.00		17.22 17.20	16.32	20.36	確山縣	 7.16	 14.27	8.37 8.39		22.39 22.59
19.00 18.58		16.41 16.39	15.59	19.43	新安店	 8.07	 15.00	9.18 9.20		24.00 0.05
18.05 17.45		16.05 16.03	15.30 15.28	18.56 18.54	明港	8.52 8.54	15.29 15.31	9.54 9.59		0.59 1.19
16.55 16.53		15.26 15.25	15.00	18.10	長台關	 9.36	 15.59	10.32 10.34		2.10 2.12
15.30		14.38 13.38	14.13 14.03	17.05 16.35	信陽縣	10.40 11.10	16.46 16.56	11.25 12.15		3.30

平漢路信陽至孝感縣行車時刻表

72	A 32	A 12	2	車次	1	A 11	A 31	71
客漢 貨 混信 合	輕漢 便 駐 快	車漢 每鄭 星間 期輕 六便 開特 行別 快	特漢 別 鄭 快	站名	特鄭 別 漢 快	車鄭 每漢 星間 期輕 一便 開特 行別 快	輕漢 便 駐 快	貨漢 混信 合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客
 13.10	14.38 13.3	14.13 14.03	17.05 16.35	信陽縣	10.40 11.10	16.46 16.56	11.25 12.15	 4.30
11.59 11.49	12.58 12.57	13.26	15.56	柳林	 11.50	 17.33	12.56 12.59	5.26 5.31
11.00 10.48	12.23 12.21	12.56	15.23 15.21	雞公山	12.22 12.24	 18.03	13.36 13.37	6.26 6.41
10.27 10.17	12.06 12.03	12.41 12.35	15.05 15.00	武勝關	12.40 12.45	18.18 18.23	13.52 13.55	7.12 7.14
9.16 8.46	11.19 11.14	11.50 11.40	14.15 13.55	廣水	13.34 13.59	19.12 19.20	14.50 15.00	8.20 8.50
6.40 6.20	9.42 9.40	10.23	12.22 12.02	花園	15.32 15.52	 20.37	16.32 16.34	11.08 12.03
4.53 4.28	8.36 8.34	9.29	10.36	孝感縣	 16.58	 21.31	17.40 17.40	13.33 13.58

平漢路鄭縣至郾城行車時刻表

76	34	12	2	車次	1	11	33	75
混郾 合鄭 間 列客	輕駐 便 鄭 快	車漢 每鄭 星間 期輕 六便 開特 行別 快	特漢 別 鄭 快	站名	特鄭 別 漢 快	車鄭 每漢 星間 期輕 一便 開特 行別 快	輕鄭 便 駐 快	混鄭 合郾 間 列客
車貨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間	車貨
12.00	17.00	23.20	7.40	鄭縣	20.00	7.45	9.00	6.25
6.45 6.00	14.07 13.52	20.46 20.38	3.58 3.38	許昌	23.50 0.10	10.11 10.19	11.55 12.15	11.32 12.42
3.00	12.05 11.40	19.10 19.00	1.04 0.39	郾城縣	2.45 3.10	11.47 11.57	14.00 14.20	15.45